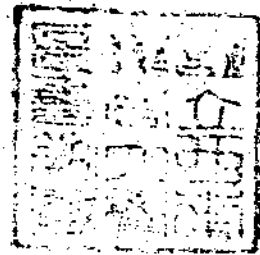


· 友良修自年青 · 物讀餘課生學

學 自

期 三 第

3



售 經 總 店 書 華 華

版 出 日 一 月 七 年 二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自學 第三期目錄

自學自傳

史筆……………子雲 (2)
 證件和自學青年……………園丁 (3)
 放開眼界……………園丁 (4)
 論目前的會計補習學校……………品 (5)

時事解說

北非戰爭急轉直下……………益之 (5)
 法國復興的曙光……………源 (6)

學習修養

一位老前輩談學習……………真求 (7)
 如何建立革命的人生……………楊曼萍 (8)
 我的自學小史 (三)……………梁漱溟 (10)

閱讀和寫作

讀報指導……………星林 (12)
 從欣賞到創作 (文藝修養)……………林植 (15)
 嘻笑怒罵皆成文章 (文藝寫作漫談之一)……………張先疇 (18)
 談寫文章和做人……………司馬文森 (19)
 學習的故事 (三)……………葉明 (20)

各科學習方法

自學

(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自學雜誌社

桂林環湖北路廿四號

發行人 孫懷琮

總經理 華華書店

桂林環湖北路廿四號

本埠 各大書店

印刷所 中新公司

桂林：觀音山麓

本刊文字非經
同意不得轉載

每月一册全年十二册零售每
册七元預定半年四十二元郵
費在內全年暫不預定



學習外國語的先決問題.....陳原(25)

▲▲各科自學報告▼▼

調整算術全部內容的報告.....廖庶謙(28)

▲▲史地及公民知識▼▼

日本是不是人稠地狹(日本研究).....張友漁(31)

突尼西亞.....德鑫(34)

今日的中國財政(經濟常識).....陳文川(36)

▲▲科學和技術▼▼

人類怎樣成爲高等動物的？(自然科學講話).....陳潤泉(39)

各國模型飛機運動面面觀.....何萬修(42)

▲▲少年文藝▼▼

聚寶燈中篇(三).....阿拉伯無名氏(45)

鴿子.....賀宜(51)

豆般的穀粒(舊中國活報之一).....馬寧(53)

在紅水河上(旅行記).....孫源(41)

四個銅板的回憶(兒童習作).....王子英(37)

▲▲新書評介▼▼

讀「南洋風雨」.....立懦(58)

▲▲風土記▼▼

內江的糖業.....懷銘(57)

編輯部啟

近來承讀者以及教育者們踴躍投稿，我們非常感謝。可是因爲來稿中篇幅長的較多，有好幾篇長到六七千字以上的，實在無法字容納下去，但又不忍割愛，這未免使我們爲難了。本來本刊原有的文字，就有好幾篇長到七千字以上的，但因爲性質是軟性的，所以讀起來並不感到枯燥。但這樣的文字再也不能加多了，再多也會使刊物顯得單調，沉悶；何況我們的整個篇幅是有限的呢？

今後盼望熱心寄稿諸君，多來幾篇短小精悍之作，一千字以下的稿，尤其歡迎。

本刊擬按期轉載四書語譯，特別希望對放翻有研究的朋友們給我們稿子。

自學偶談

史筆

子雲

偶然在一篇論文中讀到引用的蘇聯人所著俄國史中的一段話，其中談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年俄國向外發展的情形，說當時俄國政府所採取的是侵略政策，不覺發生一點兒感想。

那段話中有幾句是這樣寫的：

在一九〇〇年，沙皇軍隊聯合日本的，德國的，英國的和法國的軍隊，以空前殘暴手段，鎮壓了在中國的人民起義，而這個起義的锋芒是反對外國人——帝國主義者的。還在這時以前，沙皇政府便強迫中國以遼東半島及旅順口砲台讓給俄國。……北滿被沙皇俄國用武力所佔領，……沙皇政府在遠東進行侵略中，碰到了另一個強盜——日本。

爲什麼今天的俄國人對於他們從前政府對外發展的行為，加以「侵略」

空前殘暴」的罪名呢？爲什麼毫不「爲親者諱」而公然指從前的政府爲和日本一樣的「強盜」呢？

自然，站在我們被侵略的中國人立場上看，俄國政府強迫租借旅大及佔領北滿的行為，的確確是侵略，是強盜伎倆。但作爲一個俄國人，站在俄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大可以不稱爲「侵略」，而稱爲「拓展版圖的武功」吧。對於那「強盜」的名稱，大可以改作「雄才大略的英主」吧。然而他們不是這樣，難道今天的俄國人完全沒有愛國心了嗎？

在某些研究國際政治的專家看來，今天的蘇聯，還在遵行彼得大帝的遺囑，想從波羅的海，黑海打開向外發展的出路，在遠東則想從滿蒙伸入太平洋，根據這種帝國主義的政策，於是有蘇芬戰爭等等。假使這些國際專家的觀察不

錯，那指斥舊俄政府的侵略行為的歷史，簡直和蘇聯立國之遺相違背了。這尤其令人不懂。

親愛的讀者們！請你告訴我，一個真正反侵略的人，對於本國對外的侵略行為，是不是應該反對？假使反對了，是不是就沒有愛國心？蘇聯對芬蘭的作戰，是爲了自衛呢，還是爲了向外侵略？蘇聯現行政策，是不是進行舊俄政府的遺囑？

自然，一個蓬蓬勃勃地生長着的新興國家，像蘇聯這樣，處在萬國並立互爭雄長的環境裏，說它沒有一種野心存在着，我們也不能相信。可是從它那種非常適於自給自足的地理條件（廣土衆民）與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計劃生產）來看，它的野心決不會仍然和彼得大帝時代一樣想做一個大殖民帝國。從它那種指斥向外開拓領土的行爲爲侵略，爲強盜舉動的論調來看，恐怕它的野心正是要阻止乃至瓦解一切侵略政策，使殖民的世界完全改變形勢。這種野心，在物質上的確沒有擴大一寸領土的可能，而在精神上，則很容易擴大它的領域（即獲得弱小民族的同情）。

現在英美對華廢除不平等條約，似乎也有些開拓精神上的領土野心了。然而從英國對於印度的政策看來，似乎這種野心還很薄弱，舊的物質上的野心還是很熾烈的。拿這樣的政治武器，去打擊貪婪橫暴的希特勒，恐怕依然是無力的吧！

我國宋外長近來也會在國際上聲明過中國沒有領土野心，即戰勝日本後，我國並沒有擴大領土的要求。在我們以仁愛和平為立國精神的國家，這種聲明自是當然的，我們歷代的史論家，對於那些具有開疆拓土的偉大武功之帝王，大都不肯贊許，往往斥責他們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的罪過。這樣的精神決不是柔弱的，而是堅強的，偉大的。只有能夠以實力自衛的民族，才配以世界和平為己任，才配講民族平等。我們也當承認我們有推行仁愛與和平到全世界每一角落的野心。我們相信，以我們的天賦條件，和擬議中的以養民為目的的經濟制度，來開展我們的前途，必然地可以實現我們的理想。

而這一類型的野心是沒有排他性的，中英美蘇如果同時具有充分的這一類

型的野心，那末他們的合作必更堅牢，他們維護世界永久和平的力量必更強大。

證件和自學青年

園丁

現在我們要找職業，常常需將證明自己學歷與服務經過情形的文件，即畢業證書、聘書、委任狀、或代替它們的證明書，給予那操着用人之權的人們。這些證明文件的作用，就是將本人的學問與經驗作一個介紹。對於陌生的人，像這樣用證件來介紹自己的工作能力，總算是合理的辦法之一。

然而目前社會上流行的觀念，似乎特別尊重這種證件，而不大注重證件所代表的學問與經驗。例如一個學識可以做中學教師的人，只因他的學問是從自修而來，沒有大學或師範學院的畢業證書，便沒有實現為中學教師的機會。在某些地方，甚至已經做過幾年小學教師的，還須要繳驗師範畢業證件，那些拿不出證件的，縱令他們的工作成績比有證件的還好得多，也要被迫停職。其他機關任用公務員，也不少是一證件第

想到這裏，我才覺得那個罵俄國從前政府是強盜的蘇聯人，並沒有侮辱他們的祖國。

「」，把學歷與工作能力看作次要的。根據多數青年的經驗，「證件第一」，不但找工作是這樣，便是升學和到學校去插班，也是這樣。沒有證件，便不能報名投考。在他們看來，這似乎是不容許自學者有上進的道路。

因此又使得一般在學校的學生，眼光完全看在校書上面，而不注重實學。平日用功，只在於準備考試。一旦考試通過，證書到手，他們就什麼都不去學習了。

而那些無力住學校，或中途失學的青年們，有時還被迫而借用別人的證件，被人們加以「不誠實」的考語。

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我們不必歸之於法令，因為依法令的規定，無論做用職員或招考學生，都是注重考試的，證件不過是對於過多的投考者給予相當的限制罷了。而通常的投考資格，還

有同等學力一項，這大可以容納一般自學青年的。問題祇在於運用法令者不是過於機械，而忘了事實的需要。

在中國這樣教育不普及的國家裏面，學校既不夠容納全部有求學志願的青年，有志求學的青年又未必人人有繳納學雜等費的財力，事實上不能不容許校外自學，而且須提倡校外自學。因此自學者應該有他們的升學或就業的機會。爲了給予他們的機會，我們主張，根據國父的遺教，發揚我國注重考試的傳統

放開眼界

閱讀有精讀與略讀的兩種方法。精讀的材料宜少而精。略讀就不然。材料雖然也得經過選擇，但不必那麼嚴格，甚至必須反對在閱讀以前的預選，而提倡邊讀邊選的方法來。這方法就是：在未看閱讀一種書籍以前，不僅僅從它的名目上去決定去取，而應當翻開看看，大致知道它的內容，方才決定讀不讀。也許有人要說：「這不已經是略讀嗎？」照這樣說，豈不是每一部書都得略讀一番？」這一點筆者並不想多費筆墨來

精神，擴大考試的範圍，增加考試的次數，經常地考試各種部門各種程度的自學者，給予以相當的學歷憑證，使他們得以同等學力的資格參與各種升學考試與就業考試。（當然最好是一切升學與就業考試不必繳驗證件）

事實上，現在便是以同等學力報考的也得繳驗證件了。假使沒有很多機會使人們獲得同等學力的證件，則此項規定對於校外自學青年還是沒有實惠的。

圖丁

答辯，但得說明一句，就是略讀之中也還得分爲二種：一是通篇略讀；一是僅讀目錄和序文。大凡一部新書到手，首先讀讀它的序文和目錄，就會知道它的內容的大概了。如果你願意詳細知道它的內容，這時便可以決定進一步去通篇略讀它；如果你覺得沒有通篇略讀的必要，便可拋棄它了。我所謂翻開看看，祇是讀序文目錄吧了，並不是主張每部書都要通篇略讀一下呀。而且我還可以補充一點，就是還未曾見過面的書，只

要有人介紹它批評它，我們先讀讀那種介紹的文字，也往往可以得到選擇上的知識，不必再去讀那部書的序文目錄了。

略讀爲什麼要這樣廣泛呢？因爲略讀的主要目的在於擴大眼界。

一個學習者如果祇是精讀了少數的書，就再不涉獵其他的書，他的眼光一定會狹隘得和「井底蛙」一樣。一則精讀之書，如果不在其他的讀物得到許多經驗，了解就不會澈底。再則精讀之書，祇能包括一點基本的知識，並不能包括全部知識，如果僅僅熟悉基本的知識而不作較廣泛的探求，知識就不會符合實際，因爲實際太豐富，而知識太簡陋了。三則精讀之書，只能包括過去公認的一些原理原則，或事實，但實際生活既日新月異，知識也不斷的在發展中，有若干新的事實和新的原理原則，是從前少數精讀書中所不會有的，要是你拘守在那少數書本以上，你就不免成爲時代落伍者。

徐謐說：「少所見，多所怪，遇着駱駝，說馬瘦背」。馬瘦背是人們的主觀判斷，和客觀事實不合的，然而眼光

時事
解說

北非戰事急轉直下

益之

突尼西亞戰事自三月二十六日英第八軍突破軸心軍馬雷斯防線後就有急轉直下之勢：英軍自突破馬雷斯後，接連攻克了加倍斯，馬哈雷斯，斯法克斯等沿海要地，而中部美軍則自西向東沿鐵路經下沙夫向海岸推進，終與英第八軍會師，聯同北進薩美爾。德國軍不得不急向後退，即軸心之重要軍事地蘇斯亦不守，撤至突尼斯。突尼西亞北境則英第一軍已攻克薩拉角，迫向比塞大。現盟軍已成包圍之勢，軸心軍被包圍在突境時突入地中海之東北角，以突尼斯及比塞大為根據地企圖作最後之掙扎。突尼斯係地中海之著名商港，而比塞大則為法國在地中海上的主要軍港之一。該兩港口除了原來的軍事設備外，軸心國家在此早已築有鞏固的防禦工事。盟軍想將軸心國力量一舉而逐出北非，不是容易的事，終要準備一場惡鬥的。隆美爾這一次自馬雷斯防線失守後，馬不停蹄地迅速潰退，其原因則為盟軍在北非的力量加強，軸心軍的被俘太多，兵力不足，後援及接濟路線又因盟國空軍不斷地炸毀那不勒斯西西里島及盟軍潛艇活躍於西西里海峽而致不甚暢通，不得不縮短防線與阿漢德軍會師死守此東北一角。但說軸心軍不經過死戰就會被追撤退，一個教訓則克就會實現，那就不會這樣簡單，因為這不但戰略要求軸心國家死守此角，而戰術上也要求他們這樣做，第一在戰術上，突尼西亞的東北角面對西西里島，與西西里島只一水之隔，這西西里海峽為地中海的交通要道，扼住了這一角，是威脅着英法兩國海軍及運輸的地中海中部通道的，如失去此角，則不但盟軍海上交通暢無阻，而且將以此為空軍之根據地，而為進攻歐陸之跳板。尤其對意大利的威脅為大。第二：盟國開關第二戰場是以突尼西亞戰事結束為先決條件。雖然我們還不能知道突尼西亞戰事結束後多久開關第二戰場，但盟軍結束北非戰事後，隨時可以選擇適當時機進攻歐陸，這確是事實，因此德國所預備的線戰爭隨時會出現。第三：失了北非後，軸心國家就處於歐洲的大包圍中，從此只能守不能攻，戰路上已處於劣勢了。第四：丟了突尼西亞，德國在歐洲的威信大有損害，被壓迫民族反抗運動會更形活躍，尤其法國吉羅德的北非法軍虎視眈眈更為可怕。第五：德國的和平攻勢亦非要求盟軍突尼西亞不可。其他如穩定義大利及展開對南蘇春季攻勢上都要求德國在突尼西亞作最後之掙扎。所以在軸心的力量被逐出突境以前，突尼西亞的東北一角上勢必有場惡鬥。

自
學

狹小的人們，却還強辭奪理的說，世間沒有什麼賤賤，祇有馬，而這個奇怪怪子的東西，確是賤賤的馬無疑。這不使人家笑脫牙齒嗎？有許多專門讀古書的人，喜歡拿古文的尺度來衡最新興的語體文，說它不合太史公韓文公的筆法；還有些專門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喜歡拿淺薄的實用主義來衡量學術的價值，說文學哲學是紙上空談，是奢侈品，一切學術祇有自然科學才有補於民生日用；還有些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喜歡憑藉那先入為主的成見，抹煞一切不同學說的價值，認為除他自己所知道的學說以外，其他都不是真理：——這一切，其實都是和說馬賤賤的一模一樣，足以令真正有學識的人發笑的。

如果你不願意鬧馬賤賤的笑話，請你大膽的作廣泛的略讀吧！任何書都可翻開看看，最好由自己決定讀不讀，別人的介紹不足必要的。

論目前的會計補習學校

品

現在大後方各大城市中，會計補習

五

法國復興的曙光

源

法國自一九四〇年夏崩潰以後，人民處於外敵德國法西斯鐵蹄及內奸貝當賣國賊兩重壓迫之下呻吟苟安，其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但法國人民是愛好自由的，革命的，勇敢的，他們為自由奮鬥的精神，在歷史上已經更多次證明了；不斷地流血，再接再厲終於成功的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個明證。他們是不會甘受宰制的。他們一定是要反抗的，要奮鬥的。

德法停戰後不久，在海外就有了由戴高樂將軍領導的自由法國運動，在國內，廣大的民衆處處表示與德國不合作，消極抵抗，例如德國人進咖啡館，法國人立即離座他去等，巴黎的大學生不怕流血，成隊遊行示威，德國的士兵軍官，時時給刺槍或投入河中，雖然德國佔領當局以槍斃人質為報復，亦制止不了這種反抗運動。

尤其法國工人反德更為堅決，德國需要大批法國工人到德國去作工，法國工人就很少去應徵，雖然德方之聲呼囑動告亦屬無效，最後只能用強迫手段徵工，但也沒有辦法。德國只得不得釋放法屬俘虜，留來作工，但法屬俘虜中大部份是農民，熟練的工人就不多。這使德國及貝當之流亦無可奈何，這可見法國人心之不死。

最近報紙上常可見法國已有遊擊隊之出現，常常突擊小隊德軍及破壞交通，巴黎德軍且需使用坦克車來戒備，如臨大敵，由此可見德國佔領軍的狼狽了。

當然在交通十分發達，十分現代化的法國，打遊擊是件不容易的事，法國游擊隊的活動範圍還是有限的，但這些已使德國駐軍頭痛了，因為使德國不得不留下一部分兵力作戒備。

這些游擊隊估計已有三萬人，而且戴高樂總部時時接到他們的公報，可見這些游擊隊是有組織的，而且與海外的法國反德力量有聯繫的。於此，可見法國人民反德運動已由個別的，零碎的，達到有組織的，有計劃的運動了。

又本年一月戴高樂與吉羅德攜手後，海外的法國反德力量更統一及團結一致了，北非法軍在奧斯尼埃境進攻了幾個小據點。法國海軍的力量顯然也增加了。

此後，對於德法兩國的打擊一定會更重，使希特勒的政權更接近崩潰之途。

法國人民是不會久甘屈服的，法國必定會復興的，這都是法國人民恢復自由，法國復興的曙光。

學校林立，重慶桂林等地尤多，學費的青年自然很不少。因此有些有心人在就業者說今日的青年在抄近路。在抗建時期，連讀書亦不敢打較遠大的計劃，祇想以最短的時期，最速的方法獲得一技之長混口飯吃了事。自然今日以這樣心情來學會計的，好好的環境不利用，甚至於一些小苦都不忍忍受的青年，當然是一要不得，但有些青年家境困難或來自戰區根本無力升學，也不能說他怎樣不對，而職業青年以業餘之暇藉此進修工作能力的，不但不應遭受反對而且更值得鼓勵，何況中國戰後工商業必定有長足的發展，需要人材自必甚多，技術人才決不致供過於求呢？因此今日多有若干青年學會計，原不會有什麼影響的。問題倒在於今天的各大城市中如爾後春筍一般設立的會計學校是否個個辦得嚴格，是不是其目的祇在賺錢而已。

實在說來，目前會計補習學校利用多數青年走向於此道，爾後此數目的，亦不見得沒有。這我們以為應該提議教育當局加以嚴格管制，才免得貽害青年，至於多有若干青年去學會計，則似不必「杞人憂天」。

學習一般

一位老前輩談學習

真求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遇到一位六十多歲的教員前輩。他的頭髮已經半白了，牙齒也脫了不少；但他的精神極好，談起話來真像自來水一般地滔滔不絕。這時，他正在向幾位職業青年談學習。我傾聽了半個鐘頭，覺得十分有味。現在，將我所記得的片段寫了出來，供自學青年的參攷。

學習固然是件極重要的事，但我們不能盲目的學習。學習之前，我們先要問問自己，「爲什麼要學習」？學習不是消遣，而是爲了滿足需要：……個人的需要，團體的需要，國家民族的需要。

職業青年，一面要工作，一面要學習。如果工作量工作，學習是學習，又要工作，又要分出時間去學習，結果是兩面都有妨礙。普通人所以將工作和學習分開來，因他的腦子裏有一個錯誤的念頭，認爲學習是爲着將來，不是爲着現在。要知道將來是從現在出發的，目前的工作弄不好，還希望將來的工作好嗎？所以，我們的學習，應該是以爲着解決目前的問題，將工作和學習統一起來。

工作有困難，學習要加強。有困難才有思考，有思考才想得辦法來。從困難中學習，是職業青年最好的學習方法。比如現在伙食這樣，我們的營養大成問題，這時我們便要研究生理衛生學。一般的生理學書籍，談到營養，多以英美人的標準，而且沒有時令和年齡的差別，對於我們目前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我們要從事實中求出自己的營養標準來。

有人以爲學習一定要進學校。其實，也不盡然。大發明家愛迪生，何嘗進過學校？我國抗戰所運用的遊擊戰術，戰術戰術，教科書中何嘗有過？

從前會讀書讀通，讀書方法有精讀也有略讀。精讀譬如攻堅；略讀譬如掠野。讀書要有精讀便是要有中心。讀書爲着解決問題，問題在發展過程中的階段不同，中心也就不同。所以讀書不但要有中心，而且每一遍讀中又應有中心。

讀書與抄筆記，不同的地方要請教人。請人也不能解決的時候，要自己時時翻開書來研究，一定要懂了才放手。

看書不是將通篇的書都平等去看待。爲着自己的目的，我們有時必得把書割裂開來，重要之點，必須完全通過。我們不必爲着讀通全書，不連弄讀他。爲了需要，我們可以加強加圖；更壞的地方，看過的借他人之血，要破透了之後，才能成爲自己的血，才能受用。

在戰時，我們往往得不到書看。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讀書的決心。沒有新書的時候，舊書也可以讀。一本好書，或一張印刷品，我們可以帶在身邊讀一兩年。有時，書中一兩句話，一兩個字，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極重要的問題。好的書，中心的書，我們要用功去讀。爲着自己了解，也可以將書中的次序顛倒過來讀。

理論的書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能不讀，真正的理論是科學的歷史的產物。放下了理論，取消了單純，放下了偶然，便成爲理論。歷史更替出他的規律，規律便是理論。

理論又可變成公式，如果將公式當聖經，遇事只照理論，不看事實，結果便會走上相反的道路上去，取消了理論。要知道理論雖屬重要，但臨時變動的地方也多，譬如今天我同大家在這裏談話，便是一個偶然的事了。

談到這裏，天色已近黃昏，陪着老前輩同行的人，再三催他回去。他們的談話就此結束，前輩雖然去了，他的話却已深的印在我的腦子裏，永遠洗刷不去。

如何建立革命的人生

楊曼萍

奮鬥和自私

在這民族神聖抗戰的時期，當然有很多人們都能明白他自己當前重大的責任，而努力於社會的事業，喚起民衆爲國家作忠勇的奮鬥，可是，在另一個角落裏，我們仍然看到不少的人們，整天是度着醉生夢死的在活；成天地聲色貨利，盡量地奢華，安逸。這兩種不同的人生的懸隔，使我們起了多少驚訝。

人們無論富有革命性的犧牲精神，或安於享樂的浪漫生活，都有一定的的人生觀的根據，而這種種不同的人生觀，並不是在短短時間能夠養成的。我們知道，國民生活的是否合理，足以影響國家的命運，民族的生存，所以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說，一個不甘自棄的優秀國民，必須使日常生活合理化，革命化，因而作爲生活指導的新人生觀必須培養，換句話說，革命的思想必須建立起來，浪漫的思想必須革除。

玩世思想怎樣產生的

天天度着浪漫生活的人們，他們的思想是怎樣產生的呢，大概可作下面的解析；他們有的是個人物質生活已很滿足，對同胞痛癢則不大關心；有的對於現實生活感到不滿足和不滿意，可是又沒有改進社會的勇氣和毅力。他們在另一方面又覺得在短促的生命之中，縱然使盡平生的精力，也不過博得一區實土，地下墳地。他們認爲爲了人羣，社會而終身勞碌，又有什麼意義？倒不如趁着生命存在的時間裏，儘量地追求快樂，還值得些。所以抱着消極主義者，就退出紅塵，用

詩酒林泉以自娛，藉此度着他們的餘生。到了不愉快的時候，便寫些諷刺的文章，或哼一兩句諷刺，發洩他胸中的牢騷和悶氣。至於那些享樂主義者呢？他們便利用歌樓舞榭，徵歌選色，縱情向肉慾方面求發展，把世界來做縱慾的場所，供他個人的消遣。這兩種人都是玩世主義派，是社會的寄生蟲，在還抗戰建國的洪流裏，是不適合生存的，是要根本剷除的。

玩世思想的理論

玩世思想並不是二十世紀的產物，同時也很少有系統的記載。不過，我們可以由文人學者的詩文中和行爲上觀察出來。例如：曹孟德的一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李白的「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這些詩歌都充分地表露出作者的玩世思想。晉書的劉伶傳：「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意，以視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不忘交遊。與阮籍相親，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放浪形骸如此，而這種行爲就是玩世。

比較有系統的玩世理論是列子的楊朱篇，他所以主張玩世的理由：

(一) 認爲生命存在的時間有限，快樂的時日有限。所以他說：「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雖有一者，孩抱以還，耆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晝覺之所，又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居其半矣。量數十年之中，週轉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

我的自學小史 (三)

梁漱溟

八 中學時期之自學

在上面好像已敘述到，我在中學時之自學，如自學英文數學等課；但我所謂自學尚不在此。我會說了：

由於向上心，我常有自誤於自己底責任，不論什麼事很少要人督促。……：真底自學，必從這裏說起。

自學就是一個人整個生命的向上自強，要在生活中有自覺。

所以上節所述只是當年中學裏面一些應付課業的情形，還沒有嘗真說到我的自學。

真底自學，是由於向上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人生問題；二社會問題，亦可云中國問題。此兩個問題互有關係之處，不能截然分開，但仍以分別言之為方便。從人生問題之追求，使我出入於西洋哲學印度宗教中國周秦宋明諸學派間，而被人看作是哲學家，從社會問題之追求，使我參加了中國革命，並至今投身社會運動。今居五十年之年，總論過去精力，無非用在這上面；今後當亦不出乎此。而說到對這兩個問題如何追求，則在中學時期均已開其端。以下略述當年一些事實。

我復早有我的人生理想。約十四歲光景，我胸中已有一個標準，時時用以評判一切人和一切事。這就是看它於人有益無益，和其好處的大小。假使於羣於己都沒有好處，就是一件事不得底事了。掉轉來，若於羣於己都有頂大好處，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後衡量一切並解釋一切，似乎無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扞格窒礙，必驅轉求所以自圓其說者。一旦豁然復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顧盼自喜。此時於西洋之「樂利主義」、「最大多數幸福主義」、「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等等，尚無所聞。却是期而然，與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

這思想，顯然是受先父的啓發。先父雖讀儒書，服膺孔孟，實際上其思想和為人乃有極像墨子之處。他以為中國被禍全由念害人專務虛文，與事實隔得太遠，所誤。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詩詞做文章的人，而以務實二字為討論任何問題之一貫底主張。務實之「實」，自然要以「實用」、「實利」為其主要面義。而事關實用實利之結果，當然流歸到墨家思想。不論大事小事，這種意思在他一言一動之間到處流露。其影響到我，是不待言底。

不過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見解而止；他對

於思想並沒有興趣。我則少年時喜談用思想。所以就由這裏追求上去，究竟何謂「有好處」？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權？必欲分析它，確定它。於是就引到苦樂問題上來。又追究到底何謂苦，何謂樂？對於苦樂的研究，是使我探入中國儒家印度佛家的論點，頗為重要。後來所作「究元決疑論」(註一)中，有論苦樂的一段，尚可見一斑。而這一研究，却完全是十六七歲在中學時撰寫的舊稿。在中學裏，時時沉溺在思想中，亦時時記錄其思想所得。這類稿稿當時甚多，現在無存。

然在當時，感受中國問題的刺激和我對中國問題的熱心，又遠過於人生問題。同時在大學上，既以事功奮向，亦加重這種傾向。當時——光緒末年宣統初年——似亦有當時底困難。當時底學生界，本激於救國熱潮而有自請練學生軍的事，如九一八一後各地學生之所為者。我記得我和同班留國能兄，皆以熱心這種運動被推為代表，請求軍警監督給我們特聘軍事教官，並發給槍械，於正課外訓練軍隊。此是一例；像這類底事，當然很多。為了愛國，自然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革。像民主和法治等觀念，以英美國式的政黨政

治，早在三十五年前成爲我政治思想。後來所作「我們政治上第一條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註二)其中詮釋近代政治的話，還不出中學時那點心得。——的確，那時對於政治自以爲是大有心得。

(註一) 究元決疑論爲二十四歲時作，刊於東方雜誌，後被爲東方文庫之單行小冊。

(註二) 此文見於「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中華書局出版。

九 自學資料及當年師友

無論在人生問題上或在中國問題上，我在當時已取得內地的中國人所有最好自學資料。我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之「新民叢報」，王寅、癸卯、甲辰三卷年六巨冊，和同時出版的「新小說」(雜誌月刊)全年一巨冊(以上約共五六百萬言)。——這都從日本傳遞來。還有其他從日本傳遞來底，或上海出版底書報極多。此爲初時(一九〇七年)之事。稍後(一九一〇年後)更有立憲派之國風報(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立報(日報)按期陸續收閱。——這都是當時內地尋常一個中學生，所不能底底豐富財產。

新民叢報一開頭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說」；他自署名曰「中國之新民」。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觀，又一面指出中國社會應如何改

造底。恰與人生問題中國問題爲雙關，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同時在報上又有許多介紹外國某某家某某家學說的著作，使我們得以領會近代西洋思想不少。還有關於古時周禮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許多論述，竟能漸漸開導，他，皆足以感發人，此外有「德意志」一書，以立志，省察、克己、涵養等分門別類，輯錄先儒格言(以未明爲多)，而任公自加按語附論。我對中國古人學問之最初接觸，實資於此。雖然現在看來，這書是無足取底(註一)；然而在那年却給我的助益很大。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是在思想上。

新民叢報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外，還有其他人(如蔡元培先生曾由即其一)許多文章，和國語國內時事記載等，約居十之八，亦甚重要。這能助我系統地瞭解當日時局大勢之過去背景。因其所紀壬寅癸卯甲辰(一九〇二——一九〇四)之事，正在我讀它時(一九〇七——一九〇九)之前也。由於注意時局，所以每日報紙如當地的北京日報，兩天時報，帝國日報等，外埠之申報、新聞報、時報等，都是我每天不可少底讀物，談起時局來，我都清楚，不像一個中學生。

國風報上以談國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選舉制度、預算制度等文章爲多；其他如國庫、審計制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亦常談到。這是因爲當時清廷籌備立憲，各省諮議局亦

籌在政治上亦有許多議論，而擔任公一人體察居於指導地位，即以國風報爲其機關報。我當時對此運動亦頗熱心，並且學了近代國家法上許多知識。

革命派的出版物，不難立憲派的容易得到。惟我研究亦得到一些。有一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冊，是將梁任公和胡漢民等革命中國進行革命共和抑君主立憲的許多文章，真集起來合印底；我反覆讀之再熟。其他有某些傳品主於煽動排滿感情底，我不喜讀。

自學條件。書報資料固然重要，開朋友亦重要底。在當時我有兩個朋友必須說一說。

一是郭人麟(一作仁麟)字麟峯，河北滎寧縣人。他年紀長於我二歲，而班級則大於我。並且他們一班，是學英文，我們則學英文。因此雖爲一校同學，朝夕相見，却不識生疏。郭君頗識如好女子，見者無不賞其美也，而氣傲神肅，眉宇間若有沉鬱；他平素自以爲是，亦復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三年才始交談。但經一度交談之後，竟使我屢獲發生極大變化。

我那時自負要救國救民，建功立業，胸懷極其不凡；實則在人生思想上，是極淺陋底。對於人生許多深奧問題，根本未曾理會到。對於古今哲人高明一語底思想，不但未曾理解，並且拒絕聽會之。雖受先父影響，指一類談話成功利見解，更專勤而學問。具有實用價值底學問，還知注意；若文學，若哲學

期日結束於羅馬。

【譯者】這是新聞記者

所用的一種套語，新聞記者在發出新聞時，不

果對於擬定了一九四三年同盟國採取攻勢的計

劃，決定先解決德國，而祇根據統帥說，「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此次在德義邊境舉行

「一舉一動」，「一舉一動」，「一舉一動」，「

會議的目的，是在商討辦法，對付羅斯福與邱

吉爾在卡港會議所決定的攻勢，故新聞內說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此次在德義邊境舉行

「一舉一動」，「一舉一動」，「一舉一動」，「

針鋒相對，即互相對抗之意。」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譯者】特與墨索里尼

心。參加這個軸心的國家稱為軸心國。【廣播】即無線電廣播消息，所謂軸心廣播，就是軸心國方面所發表的廣播消息，此地所說的軸心國是指德意兩國。【兩氏】即兩人，指里賓特羅甫與墨索里尼兩人。【磨礱】就是白話中所說的「動身」。【據云】即據說之意，請參看上文所說的「據悉」。【里氏】指里賓特羅甫。【其要旨】希特勒私函中的要點。【保證義大利並無停戰之意】按自義軍在北非里比亞遭受慘重的打擊後，義國內的政局頗為動盪，外交部長齊亞諾的去職，就是義國內部不安的明證，潛伏着的反戰運動與反法西斯運動日益發展，予墨索里尼的反動統治以嚴重的威脅。同時英美方面復向義大利發動猛烈的政治攻勢，以期拆散德義的合作，如英國方面揚言將大舉轟炸義國，宣稱義國皇室與墨索里尼法西斯黨間的衝突，義國內部發生大規模的求和運動等等，這裏所說的「保證義大利並無停戰之意」，即係指此而言，同時此種新聞亦係對義國的一種政治攻勢。【斯德哥爾摩】地名，瑞典國首都。【法蘭西廣播】係法蘭西廣播電台之簡稱，該電台設在巴黎，由德國加以控制，故說「軸心控制下之法蘭西廣播」。【波羅的海】海名，在歐洲東部，普通一般人說波羅的海國家時指：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芬蘭四國而言。【高級委員】在被佔領的國家中，德國利用各該國的貴族階級，建立偽組織作為統治各該

國的工具。同時派一德籍的「高級委員」駐在各該國，指揮此種偽組織。故德籍的高級委員是各佔領國偽組織的太上皇，是各佔領國實際上的統治者。【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原各為俄國的一省，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後，宣佈獨立，成為三個獨立的共和國。其中愛沙尼亞面積四八，〇〇〇方公里，人口一，二二五，〇〇〇人；拉脫維亞土地面積六六，〇〇〇方公里，人口一，九〇〇，〇〇〇人；立陶宛土地面積五六，〇〇〇方公里，人口二，四六〇，〇〇〇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此三國先後於一九四〇年加入蘇聯，成為社會主義蘇維埃自治共和國。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向蘇聯發動侵略戰爭後，這三個自治共和國被德軍佔領，以至於今，但各國內仍不時發生反抗

創刊號要目

- 梁漱溟：我的自學小史
- 金仲華：我們怎樣觀察戰局
- 張友漁：什麼是日本軍閥法西斯
- 張鐵生：思想是怎樣產生的
- 廖庶謙：最近自學算術的報告
- 何澄：受範質之話
- 傅彬然：立志
- 操霞球：王陽明的學習方法
- 星林：漫談讀報
- 陳文川：說通貨膨脹
- 于濤：國辭小辭典
- 宣明：青年育（雜誌）
- 宣明：寒寶燈
- 宣明：學習的故事
- 宣明：古詩今譯「一」
- 宣明：關於寫作題材
- 宣明：國文自習讀本

從欣賞到創作

林植

——一封回給朋友的信——

在你的來信裏，提出了怎樣學習文藝的問題。這個問題包括的範圍太廣，恐怕一時答不了。我想與其籠統地來談，不如拿兩個小題目來討論的好，譬如，當我們面對着一篇作品的時候，應該怎樣去欣賞它？如果我們對寫作發生了興趣，一時又苦於無從着手，在這個時候應該注意些什麼？——我想我先把這兩個問題來談談看。

閱讀一篇作品，我們首先不要把它當做一件頂容易的事。我看見過一些朋友，對文藝發生了愛好，他們看得很快，而且看得很多。但當我和他們談起某一篇作品的內容的時候，他們往往說不出什麼。他說，因為看得很匆促，所以只看個故事的大概。

如果是這樣的閱讀文藝作品，讀得很多與不讀，我想並沒有什麼兩樣。

我想，我們首先應該認真一點。理解一篇文藝作品決不比理解一篇講幾何學的文章來得容易。一個故事，儘管如何纏綿悱惻或者慷慨事發，但故事本身並不佔重要的地位，他僅僅是圍繞人物而設的。我們不是看過故事極平凡，甚至可以說並沒有若何故事的作品麼，然

而就在這種平凡的故事中，作者却描出了極動人的人物的性格來。因為新文藝作品所寫的主要不是故事，而是人物啊。

要能了解這一點，我們才談得到欣賞。人物，在一篇作品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作者的思想與感情，通過他們而流露出來。有一次，有幾個朋友輪流着讀「安娜卡列尼那」，後來她們聚在一起談論，有的說，安娜很可愛，我為她的慘痛的命運所深深地感動，我一邊看一邊就掉眼淚。有的說，安娜這個人一點也不可愛。說得更遠一點，去年春天，我們有幾個人在一起討論「紅樓夢」，有一個女同志說，紅樓夢裏面沒有一個可愛的人物，像林黛玉那樣的女孩子，我簡直討厭死了。從那一次以後，我就在思索一個問題，我想，以這樣的態度去對待作品的人物，不是太殘忍了麼？

我想，人們常常說「態度要客觀」，如果真的能够客觀一點，那就一定不會有上面所說的這樣的毛病。這裏我想向你指明一點，就是我們不能用一個固定的標準去衡量一切作品，更不能以個人的是非善惡的觀念，對作品中的人物下判斷。

紅樓夢裏有一個場面，寫得很細膩。那時候，寶哥哥生病了，薛寶釵在許多人面前裝腔作勢，忙於請醫生，忙於打發丫環換藥，緊張得什麼似的。林妹妹進來了，她一聲不響的坐在那裏，兩個眼睛睜得像一對桃子。這確是一個很動人的場面。這裏，作者把林黛玉寫得那麼的崇高，多麼的善良。而對於那位薛妹妹，又給以多麼無情的嘲諷。我這有心的讀者，是會領會得到的。

我想，我們應該這樣嚴肅而細心地去理解作品中的人物，理解作者的用心。

作者筆下的人物，他的性格、感情、特點，都蘊蓄着作者的思想與感情。從這中間，我們應該會受到感染。人們都會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作家為什麼會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呢？這裏我們可以說，優秀的作家，在每一篇作品裏面，却挖掘了人的心靈，他歌頌着人類崇高的德性，挾剔着卑劣的靈魂，通過人物的形像，照射到讀者的心靈，激發着成奮鬥，向上，美化等任務。欣賞文藝作品，我們會無形中接受這種影響的。

但我也並不是說，欣賞一篇作品，除了人

物之外，別的都無足重輕。人物之於故事，也正如動物之於空氣，沒有了故事，人物的性格便無從顯現出來。一篇作品，也少不了自然景物的描寫，這里我們可以這樣說，景物的描寫也不佔重要的地位，它們正如舞台的佈景一樣，畫着背景，襯托的作用。『水滸』裏有兩個頂出色的寫景的場面，楊志智叔生辰綱那一段寫南方酷熱的夏天，林冲雪夜上梁山那一夜寫大風雪。前者使人看了，覺得有如身歷其境，彷彿口會乾起來，要不是這樣寫，便不能顯出楊志雖然很機智，終於禁止不住軍士們買酒喝。後者在狂風中描出一幅荒山大廟的景象，襯托着英雄末路的落與悲壯的心懷。自然景物總是和作品中的人物的情緒連結在一起的。

在文藝作品中的自然景物，總不會是死的，它們總是活生生的參加着人的活動。蘇拉菲歐維支在『鐵流』裏一開槍就寫道：『白楊的樹頂尖尖的在顫動。』白楊樹為什麼會在顫動呢？我們看了鐵流，便知作者是怎样用力的把一切自然景物的描寫在羣衆的鬥爭裏，說它們直接起來參加反抗。

我們欣賞一篇文藝作品，最低限度，應該有這樣的了解。

一個人，讀了很長的文藝作品，因此對文藝發生了強烈的興趣，他想嘗試着寫一點東西，這是不是可能呢？要是可能的話，又應該注意些什麼呢？

一做一個詩人，必須先是一個好人。一斯

特拉波這句話，我們可以把它引用過來，一個作家，必須先是一個好人。我們沒有見過一個黑膚勞力底化身，一個淺薄暴君底代理人，會產生文學作品，我們也沒有看見一個缺乏正義感，沾沾於個人的名利，患得患失的人，會成為文藝作家。

我想，學有文藝，不能和學習其他科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相提並論。科學人才可以用人為的方法去造就，文藝作家，除了人為的努力以外，還需要一點天的基礎，這種基礎，沒有適當的名字，我們姑且稱之為『天才』。

我想我們不妨這樣說，一個文藝作家的先決條件是對於人類的熱愛，對於日常生活的敏感。一個人具備了這兩個條件，才可以說是在心中種下了文藝的種子，經過人工的培養，然後才能萌芽長大，才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二年以前，我接到一個大學校的工科學生的信，他在信裏說，他一向是學土木工程，但他現在對於自己的專業感到絕望，因為他的頭腦不行，因此他打算從此改學文藝。當時我幾乎給這封信楞住了。我想學文藝是可以不用頭腦的，這是一句再外行不過的話，他不知道一個作家的創作過程是怎樣的艱苦。

一個正義感不強，對生活冷淡，而又不大喜歡思索的人，可以說是一個缺少文學天才的人，這樣的人如果去學文藝，一定是浪費許多精力而沒有成就。遇見這樣的人，我們最好勸

他放棄這個念頭，他如果去學別的科學技術，他的成就也許會大些，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也會大些。

僅僅有文學天才，還是一樣不能創作，創作還要有文學的修養。

有很多人寫過關於文學修養的書，我看得很少，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說的。據我想，大概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門徑，如果用一個很原則的說法，大概不外乎多讀，多觀察，多寫。

欣賞和創作可以說是兩回事，閱讀一篇作品，如果目的僅僅是欣賞，我們或者可以不必去研究作者創作的技巧，如果是作為創作的準備，那我們至少要分出一半的注意力，放在分析作品的技巧上。這里說的技巧，包括着作品的佈局、結構、剪裁、表現的手法、語言，以及遣辭和造句。

文學的基礎是語言，而語言寫在紙上就變成文字。我看見一些朋友，他們正在努力練習寫作，可是他們苦於寫不出來。據說這倒並不是缺少材料的原故，因為他們腦子裏有特許充滿了思想，而且堆了不少的題材。我說，這大概是因為缺乏操縱文字的能力，或是語言並沒有改變，當他們讀着別人的作品的時候，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篇作品的主题，或是作者所表現的思想感情等上面，讓一連串的文字在眼前溜走，他們始終不肯關心它們究竟是怎樣被組織起來的。

在眼下滑走，他們始終不肯關心它們究竟是怎樣被組織起來的。

我還在這裏引用一句諺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雖然只是一種工具，但假使我們沒有很好的工具，即使有很豐富的思想也無法表達出來。

和朋友们談起學習文藝的問題，他們總喜歡問：我應該先看些什麼，後看些什麼。對於這種問題，在回答之前，我總要費些躊躇。我想，一張大家適用的書目是不會有的。我們應該儘可能的多讀些有名的作品，不論是中國的，或者是外國的。對於翻譯的作品，我們在開始讀的時候，也許會覺得讀不下去。對於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他們的作品，開始看的時候，也許會覺得他們都是寫些太平凡的瑣事，也會看不下去。如果有這種情形，我想最好硬着頭皮，很快的把它看一遍，然後把它放起來，過了半年或者一年以後，再拿出來慢慢的看，這種翻覆的看幾遍，最終一定會被吸引住的。凡是稱爲名著的作品，內容總是很精彩的。看了一遍，決不能說其全約。對於這種作品，我們應耐心的多讀幾遍。

如果是一個對日常生活有敏感的人，我想他一定會留心各種各樣的生活，他一定會留心觀察每一件細小的事。現實的生活和書本，兩者互相印證，這都保證着我們的生活和思想可能豐富起來。

我知道學畫和學木刻的人，第一步是學素描。我想學寫作也是這樣。有天才，有了修養，而且有了思想和題材，那麼就可以開始嘗試

自序

着寫。第一步最好先學素描，寫景物，寫動作，寫語言。寫好了東西，自己先看看，如果發現不必要的字句，就刪掉，如果發現不妥當的字句，就修改。自己不要過於吝惜，那怕是一大段，覺得不好，就把它刪掉。改好以後在抽屜裏放幾天再拿出來看一遍，再加以修改。如果有機會給朋友們看看，交換一點意見，那大概是很有益處的。

我所說的，僅止於此，我自己不會創作，最多也不過發兩句議論。上面這些話，對於會我希望能聽聽你的意見。

上月十八日

第二 期 要 目

- 于 一：在新聞工作中學習英文
- 譚丕模：怎樣去讀詩經
- 子 雲：讀經的先決問題
- 張 鐵 生：什麼是哲學
- 韓 幽 桐：法蘭斯維過法網
- 益 之：卡爾科夫的爭奪戰
- 相 寒：怎樣培養良好的教師
- 陳文川：論黨報限價
- 何 萬 修：人類怎樣征服天空
- 豈 莫：關於月經怪胎的迷信與傳說
- 楊 亞 甫：火把節
- 司馬文森：談文藝修養
- 張先疇：檢討自己的過失
- 傅 彬 然：勤儉
- 操 震 琛：過目不忘
- 明 卡：談梁山泊故事

1.5

「嘻笑怒罵皆成文章」

張先嘯

——寫作漫談之一——

有人說：「嘻笑、怒罵，皆成文章」，這句話雖說有點把寫文章這件事看得容易了一些，但却也換到了寫文章的訣竅，並不完全是開玩笑而已。

文章這件東西，不論是長篇巨著可以流傳百世，或者普及萬國的也好，抑或是短短的一章散文，一篇速寫，甚至於一封書信也好，牠所以有存在的價值，無非是因為牠能表白作者的思想和傳達出作者的感情。沒有思想沒有感情的文章是沒有的。如果有的話，我們也不能叫牠文章，只叫他做白紙上的一堆黑字吧。從這個見地上來講，嘻笑、怒罵，都是人們感情的發洩，把這種感情發洩時的心情和言語記載出來，自然也就成了文章。

有人告訴我們，我們做人要敢說，敢笑，敢怒，敢罵。這話是不錯的，我們且想想看，一個人要說而又不敢說，要笑而又不敢笑，要怒而又不敢怒，要罵而又不敢罵，這樣的人活著有什麼趣味？其實寫文章也是一樣，要說什麼你就把牠說個淋漓盡致才好，只要你不是在胡說亂道的話；如果你心裏有什麼愉快的感覺，你也儘管把這種心情寫在紙上，讓人家和你分享這種愉快；假如你感覺到有什麼忿忿不平的事情，只要你不太過於感情用事，也不妨把這種忿忿寫在紙上，來發起別人的同情；如果你覺得有該罵的事情，只要你覺得合情合理，不像潑婦罵街似的一味叫罵，你也不妨寫出來，讓人家評評道理，誰是誰非，判斷個究竟。

竟。要怒要罵而又不敢形於筆墨，肚子裏裝着一肚子的話而又不肯告訴別人，明明是歡喜、快樂而又故意裝着扭扭的姿態，這樣的文章都不是好文章，都失去了牠表現思想，傳達感情的作用，豈不是取法的。

我們也不難常常聽到這樣的話：

「我原來是有一肚子話要講的，可是一提起筆，又不知從何說起了，……」

「當我寫這篇小說時，我心裏懷着很大的希望，我要把這個醜惡的人刺刺得很深刻，使人讀着這篇小說時，都恨得他不得，但是，寫到中間，我漸漸感到失望了，寫完了之後，我簡直失望得很，他簡直沒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壞，我失敗了……」

或者說：

「我寫出的東西，總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美麗，那麼令人嚮往，令人感動……」這些都是實在的情形，是經驗之談，每一個愛好寫作的人都要經過這一個階段的。從這些經驗之談裏，我們更可以瞭解到文章能夠完全表達出一個人的感情，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因此，我們也可以明白表達感情的重要，無論那一篇文章裏，都不能缺乏真實的感情。這樣說起來，似乎文章除了表達感情以外，再沒有其他的內容了，當然這句話是有一些不大妥當的。如果廣義的說起來，那也未始說不過去，因為一個人之所以為人，他是有感情

而且思想的，也正因為有思想，所以他的感情才更得到合理的發展。我們前面不提這些文章是表現思想和傳達感情的嗎？思想與感情這兩樣東西，本來就是參差在一起的，愈是能夠表達出一個人的感情的文章，牠也就愈能夠表白出那個人的思想。關於思想對於一個人的寫作的影響，我想以後再說到它。當然，說理的文章和應用的文章，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與感情不大有關，其實你之所以持這種理由來寫文章，你所以要用牠來表明你的意思，在這「持這種理由」和「表明你的意思」之前，你已經先對於某件事，某個人，和某樣東西有了情感，或者你愛護他，或者你贊成他或反對他，有了這樣的感情你才產生出你的意見，才寫出文章來。所以廣義的說起來，你就說文章都是傳達感情的，也未始說不過去。這也就是所謂「文本同而末異」的意思吧。

其實文章是用文字寫出來的，而文字又是紀錄語言的，在語言文字開始發生的時候，許多學者的研究，都是由於人們勞動的結果，做工的人「海嘯」，「海嘯」的挑柴的担子，人類才漸漸從這個呼聲裏學會了說話，中國最古的一些文學作品，像「詩經」「古詩十九首」等等，都是記載着人們原始的感情，那不成文章的道理，也還是很有根據的。不過，文字既然和語言分了家，寫文章在現在又還是一些人的專門事業，當然也不是件簡單容易的事，「嘻笑、怒罵，皆成文章」這句話，在寫作的道理上來講，當然無可非議，但是如真的不經過訓練，不經過組織，不經過長期的學習過程，文章並不會就成「嘻笑、怒罵」那樣容易的產生出來，這些訓練，學習等等問題，留著以後再說吧。

讀寫文章和做人

司馬文森

一年前，我到一個學校去教書，當我初級進學校去，校長約我去作一次談話，在談話中，他說出了他的希望：要求每個老師根據「人文一致」的原則，實施訓練。這個要求，在當時，我以為是難而易舉的，可是當我對學生實施訓練來，却就覺得困難太大了。實際上，有些人聰明而有才氣，能說一口堂皇富麗的話，能寫一手流利動人的好文章，行為和人品却極端惡劣，在我教過許多學生中，就有不少作文以及課外活動都是甜言蜜語的份子，但一到學期終了要打起精神分數時，却不得不皺眉頭了！不止青年學生如此，無法使人文一致，有許多大政治家，大藝術家何獨不然？特別是那些自命不凡的藝術家們。

有人說：一個文人其所以是文人，而不是商人，商人，以至其他種種人，除了工作不同外，還有一點就是和平常人的生活方式有點不同。波特萊爾是個大個極大的煙鬼，陀斯退也夫可基是一個有名的賭徒，拜倫在貴婦小姐的裙邊度過了一生，我們的某大師以玩弄女戲子為其畫出偉大藝術作品的美感源泉，某小說家要開小兒女人的繡花鞋才寫得出文章，章××甚至公敵在文章中告訴讀者，他的文章是因爲供換着他太太屁股觸動靈感寫出來的。總而言之，一片無聊，潦落，潦倒的生活，然而，仍舊一無礙一於寫出一篇善文的，滿口仁義道德的文章。

生活之於一個藝術工作者，正因為魚之於水，沒有生活寫不出東西，沒有健康生活更加寫不出健康文章。可是，我們的某些文人却以為只要腦筋清，儘管生活腐化，仍無礙於寫出

偉大作品，婦女解放可以高唱入雲，遇到時機仍舊是要把女條拿來玩弄玩弄。久之成了風習，有人這樣做不以為怪，有人這樣學，也以爲是當然的，這已經成了多少年來相因相襲的風尚。

去年，有幾位學生，他們都是××先生的讀者，他，熱愛他，把他幻想成天人，看見他寫的文章是熱情的，美麗的，以爲他的爲人也一定是這樣的，可是有一天，他們終於在某一個集會上認得他了，後來我問到他們，他們不得不對我表示他們的失望了！爲什麼？爲了××先生並不是照他們所想像的那麼完全的人，他並非非天仙，也沒有天神一樣的動人，只不過是一個凡人罷了。

封建時代的皇帝，築有森嚴雄偉的宮殿，住着他的皇親國戚，他們的生活必須高出於衆，且須和人民完全隔離的，住的地方出來既不容易，進去尤其是難，使他們的生活在人民中永遠成了謎，成了神話，到了他不得不和他的臣子庶民相見的時候，他又規定了許多禮節，來使人跪拜，使人尊敬，在平凡中人爲的造出威嚴來。希特拉在舞台上對他的人民發表演說的時候，總有助威吶喊的爪牙，規定着達到什麼地步必須喊出什麼口號和歡呼，用各種各色的強烈燈光照在他身上，爲的是使他的姿勢更威嚴，更偉大。古時官員出巡，必須鳴鑼開道，用條子趕逐行人使其規避。其實，把他們身上披的虎皮剝開，還不是個平凡的人，和我我一樣，要吃飯，要睡覺，要戀愛結婚生子，所裝飾的種種外表上的莊重形式，是別有作用的。

一個作家，也正如一個平凡的人一樣，也照樣需要工作，吃飯，住房子，戀愛，結婚，生孩子，而這又和千萬人有什麼不同！可是這並沒有妨礙他的偉大。靜靜的頓河，作者蕭洛珂夫，在他成了名作家以前是一位平凡的政府小官吏，成了名後，仍然沒有脫離參加建設聯的工作，他成爲頓河區蘇維埃代表，他每天要接見許許多多集體農莊的農民，解決他們的問題，和他們討論種種事務問題，有許多蘇聯新作家，還是工廠工人，即使成了作家也沒有脫離工人生活！

我們常用一句話來勸人，那就是「向生活學習」，這不是一句公式主義的話，是一句切實的話，一個作家的任務不是在和大衆隔絕，把自己孤獨起來寫些玄想的文字，而必須使大衆讀了他的作品時起精神共鳴，有了共鳴而行發揮力量，而這是必須從平凡生活中去吸取的。反之那些自以爲應該使自己的生活不平凡的，一天奔走於女人的裙邊，把頭髮弄得蓬鬆的，衣服穿得古里怪氣，似怕人家不知道他是詩人是作家的，他的寫作生命不是很快便完結，便是他的作品充滿了不健康的毒藥。

在市面上流行著一種叫「名（或文）人」的書，專門搜集些某一些人古怪的習慣，比如上面我會舉過例的，說某某人在寫文章前必須先開一聞女人的小皮鞋等等，青年人也最感興趣，自己看了不說，還以此自誦，或存心模仿，於是乎有些人詩人未做到已先學會了一些詩人的臭習慣！這是可憐又可笑的！我們必須認清，作家也是人，他的生活也應該是人的生活，一個沒有健康生活的人，是寫不出健康文章的！我們要求那些寫好文章的，其行爲也要和他的文章一樣，健康結實！不會寫文章，更難從做人學起。

學習的故事(三)

葉明

第三章 在戰爭中成長

九 「你們去吧！」

自從聽了徐老先生那一番話之後，胡大杰，像個甚麼都恍然大悟；真是「爲什麼以前沒有那樣做？」——「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原是人人皆知個個皆曉的，啊！但不管他聽老師什麼滋味；可不是嗎，難道這學期來了個好老師就大家學好，下學期換了個不好的老師就學不好嗎？這是什麼話？學習原是我們自己的事，老師不過是幫助我們學習的一個指導者吧了。這樣一想的時候，他們又好像恢復了寒假以前那時候一樣熱烈的情緒，或者說比較那時更要熱烈的自覺自動的學習了。他們這一小堆人，有胡大杰，徐國基，許奇這些領頭的，其他參加的同學也有七八個，連那對小兄弟李小官，小貴也有一份。

日子過得很快，轉眼便是一個學期，暑假以後再回到學校來，國文教員趙果然又換了。學校當局大概也知道張老師不行，便由教務主任王少逸先生兼任了這班的國文課，王主任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一小把花白鬍子，把那個圓頭顯得更小。怪不得有些同學會戲稱他做「小鬍子」的。他上教室來比較和氣

，說話也很動聽，引經據典，頗能使這一班學生靜聽，祇是他的選文却是更難懂，一天到晚唐宋八大名家，弄得大家祇當聽說書那樣，聽的時候覺得有趣，聽後又全都不見了。因爲那時候有一些很不好的消息從報上傳來，像什麼「華北特殊化」，「東鄰日寇蠢蠢欲動」，之類的新聞，對這一羣青年學生頗具刺激力，至於什麼韓、柳、歐、蘇、李、白、杜、甫，這些名人名文祇是上課時聽聽罷了。因爲王少逸老夫子富有教學經驗，大家雖覺這些文章不大對勁，可也沒說什麼。祇是，有一天，王老夫子正在課堂上興緻很高的說着：

「……所以，我常說，即便提倡白話文，要白話文做得好，還非得先弄好古文的根底，我們中國是「五千餘年古國古」的文化古國，文化遺產非常豐富，所以古時讀書人的路就是十載寒窗，讀破萬卷書便一定通，不成問題的。像這一篇文，轉意的……」

忽然校門外一陣騾動，十多個賣報賣書走邊喊的聲音混成一片，掩蓋住了王老夫子的演說：

「號外——號外——」
「日本出兵瀋陽橋——號外——」
王老夫子也停住了，嘆了一口氣，待號外聲過去後，搖了一下頭，才繼續一字一句的朗

讀着「均者王承福傳」。學生們却早就給嚇得聲聲亂了靜聽的心情，有些是熱烈緊張，有些是担心中害怕，有些却祇不過爲了好奇，大家是低聲細語的討論着關於號外的事情。

聽到下課鐘聲，立刻便鬧出來了。一些真中同學在耳語着：

「到底打不打呢？」

「我看未必。」

「再不打，那真是……」

從這一天——七月七日——到八月初，一般同學都非常緊張的集中一切注意力在報紙的華北新聞上，却不自覺的把課本冷淡了。王老夫子這些日子以來也頗爲憤慨，甚至破例寫了一篇「岳飛的「五獄詞」來講，聽他的聲調的慷慨憤激，也可以知道他的心情也在變化中。可是，胡大杰他們到底還是小孩子，既然爲國事所吸引，那裏還管得王老夫子那套吉心呢！

在圖書館里，胡大杰和徐國基讀完報之後，開談着：

「以前我們不大看報，不知道報上也有這許多可以讀的文章。」

「陳老師不是告訴我們嗎？國文的學習並不全在書本上的。祇是報上的新聞，電訊，和社論之類的，有些看上去好像懂，不過到底還是不大明瞭，譬如說這一期的盧溝橋事件，我就還不大明白！」

「我也是這樣感到。假如王主任能繼續

「他那里肯！一天到晚唐宋八大名家，名是名了，好像跟我們都沒有關係似的。……」

他們是那樣的苦悶，直至八月十三那一天，虹橋機場事件爆發了不可收拾的「應戰」以後，才逐漸的興奮起來，因為在這個曾經孕育過辛亥革命的都市，一般青年對國家的事務原是滿腔熱情的，所以全市各學校立刻不約而同的，跟隨着整個都市的各種救國運動的開展，而把一般青年學生從課室里拖了出來，拋擲向街頭去了。

在課室里，王老夫子却還是以他那悲壯的聲調，吟哦着長飛的「滿江紅詞」。學生自治會却來了一個通知，說要參加市黨部那里的一個集會，全班同學站了起來，王老夫子也點點頭，撒一下手，好像說：「你們去吧！」

抗戰帶給一般年青人以狂熱，使老先生們那冷峻的臉孔也感動得充滿了熱血。

十 血和淚寫的文章

回答青年人高漲的抗戰情緒，是敵機的狂轟慘烈的轟炸。沒有防空設備的城市，赤手空拳的讓日本飛機屠殺。於是，學校里提前放假，學生們有鄉町返的便返鄉，○大的城市剩了一個空殼，那些留下來的不願逃避的或無可逃避的青年學生，祇好穿上救護隊的服裝，在敵機的聲響稍差的時候，便馳赴災區，救護傷者

和挖掘炸塌了的建築物底下的死者。有時這邊火還未熄，敵機又再來甩下幾個發射彈，使傷者變成死者，救傷者也變了被救傷者。這筆痛

隨的血債，是寫不清記不消的，祇是狂轟濫炸了二個長時期之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大概也有點疲憊了，才停止了警報聲，廢墟上又建築着新的市場。

不過，在這一段血的時間里，教書的不能教，學生不能學，大家都拋開了課本，有些是躲在家里無知無覺，有些却跑到街頭向殘廢的屠殺與被屠殺學習。嚴格說起來，徐國基算是前面那一種人。他給趕回家鄉，一個離城十把里的小村，每天坐立不安的呆着，看書也看不進去，想寫日記却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每天上午坐在家門前看着日本飛機三架一架的飛過去，不久便好像聽到那可怕的轟炸聲，房屋塌下來的聲音，受傷者的呻吟，失去兒女的老人的叫喊，……他掩着雙眼，非常害怕。便又回到家里來，好容易等到晚上，城里的報紙送到鄉間來，他搶着看了被炸的新聞，結果一點也看不到，那上面是昨天的舊聞，又祇是「……敵機倉皇而遁」那樣簡單，他覺得空虛，更覺得被侵略者的悲哀。

徐老先生有時也在半是安慰半是教訓的對兒子說：

「國基，你這樣幹什麼？你既然回到鄉下來，便借這機會讀一點書吧！能够在任何環境之下安心讀書，這一種良好的習慣是應該養成

「可是，爸爸！……」

國基想說出心里的話，但又覺得祇做一團亂麻，什麼也說不出。他懂得父親的意思，但他却不能壓抑自己。有時他真拿他本來讀書，可是，才看了沒一頁，便祇看見白紙上一行一行的墨柱，什麼字也看不見，祇好又放下來的。他還是陷入深深的苦悶中，無法自拔。他的父親開始還極力要勸導他，後來也這樣自己對自己說：「且讓他鍛鍊一下吧！他們這一代真是苦難的一代！」不大強逼他去讀書了。

他便讓寶貴的時間這樣像水一樣流去了。若說他還有什麼收穫的話，那就是在他心里抑鬱清深的仇恨，一種被壓抑着的憤慨。他覺得什麼叫做仇恨，他深切地嘗過了這個，因此他很想提起筆來學作文；到裏他還是沒有寫，因為在這種連呼吸也不愉快的心情下也實在寫不出一個字來的。這樣的壞心情一直維持到有一天接到胡大杰的來信。他性急地撕破信封讀了：

國基同學：

我忍不住，因為我非寫這封信給你不可

這兩個星期，我太興奮了，雖然每天都被炸死的危險，——我可顧不得這許多了。兩個星期的生活，比過去讀十年書還要實際，我深深地了解人類的仇恨，……

這根柢固然不錯，看說實話也是不成的。編歷這一次災難之後，再來看你們的作文，我真想點這樣的感覺：的確應該這樣寫，這樣的作文是不錯的。作文只求通順是不成的，要逼真便必須有感情，而感情是由實際生活而來的。有一次大家都受了敵人的殘酷的蹂躪，所以寫下的作文也親切動人，愛憎分明，沒有一點矯飾，便自然都是好文章。現在隨便拿一本做

王老夫子把第一本拿起來，（大家都知道他老人家的習慣，第一本作文常是最好的作文，平時是拿這個來鼓勵大家的。）——這一次是徐國基的，他搖頭晃腦的一字一句的朗讀着。到下課鐘響過還沒停止，直至讀畢之後才對學生們說：「下課。」

十一 需要熱情，也需要

冷靜！

從春天到夏天，在南方是吃一眨眼便到了的。現在已是盛夏，而青年學生們也和季節一樣，跟着南京失守，台兒莊大捷，會戰徐州，……這一列抗戰的悲壯的行動，而鼓起了最大的狂熱，一切爲了抗戰，一切服務抗戰！那時候的青年學生好像救亡歌劇所唱的：「一衝出了課堂，跑上了戰場！」所謂「戰場」也還是大後方的城市的街頭，從事於宣傳工作：演講、歌唱、演劇、遊行，以及一切可能

的工作：學校裏的負責人本身也給抗戰的狂潮所推動，而且還是奉命的組織學生抗敵團體，領導學生從事抗敵運動。在這樣狂熱的季節，胡大杰，徐國基他們早就獻身於運動，而且成爲抗敵團體中的熱心份子和基本幹部。

他們這個時候好像是停止了一切學習，像發報多功課是鬆懈下來了，他們平時也不大在課堂上作文，王主任本人也忙得不開交，那裏還管得着他們，而他們也是在團體的時候多，在學校的時候很少。難道他們真的已完全停止了一切學習嗎？事實上並不如此，只不過換了另一個方向罷了。他們在敵人的殘酷的屠殺中學習，向實際工作學習，向工作同志學習，向一般民衆學習。他們每天接觸更多的人，接觸更多的生活，也就知道得更多，懂得更多。他們也作文的，演講時是作文，擬標語時是作文，告同胞書是作文，寫發報文章是作文。誰說他們不在學習？

不過，老實說，他們也有一點毛病，後來徐國基同胡大杰說了，那是有一天，徐老先生將要到武漢去參加××部工作之前特別跟他的兒子說的。

「國基，你最近還常去服務團嗎？」
兒子點點頭。父親却忽然板起臉孔認真的說：

「我明天便要到武漢去！這趟是給一些老朋友拉去做事的，這時候能爲國家做一點事是好的，家裏的事我倒不掛念，只是你的讀書，

你的前途，却頗使我擔心。你有一點聰明，可以使你好，也可以使你壞，所以也使我特別擔心。以後我不常在你身邊，沒人管教你，你就應該自己好好地立志立品了。……」

兒子有點怪他的父親婆婆媽媽的。
「聽說你最近在服務團很努力工作，這是很好的。青年人有熱情，有了熱情可以多做事，這也是今天國家需要我們這樣做的。只是你要小心，熱情有時也會害人的。我國的抗戰是長期的，是持久性的，不是一兩年內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起美麗的新國家來的。——那只是熱情的夢想，所以，我說只靠熱情是靠不住的。因爲熱情不能持久，洩了氣便變成頹廢，傷感，敵人還沒打退，自己倒先軟了下來，這怎麼成？如何把一時的熱情化成永久的堅持，始終如一，堅持到底，那倒是今天的你，和好像你一樣的青年學生必須注意的。」

兒子給他的父親的話所觸着了。
「這就需要冷靜！有冷靜的頭腦，熱情才可以永久的堅持下去。」
父親非常認真的盯住自己的兒子，好像在審察他是否小心諦聽。然後慢慢地繼續說下去：

「譬如你們現在，把一團力量都拿出來了，在團體裏很多事，大家都非常熱烈的去做，當然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學問，和飛躍的進步，這是不錯的，不過，如果就把這些工作當做一切或者說可以代替了其他的學習，忽略了以

前在學校裏的那些功課，甚至誣毀那些，說什麼「落伍的」或「死的」問題，揮開它！那却是不對的……」

兒子好像換了個似的，臉上一紅一塊青一塊。

「暫時的拋開課本不做實際工作，當然是事實的需要；但是，事實上實際工作也需要實際問題做指引的。所以我們還是不能完全拋開課本；這裏所說的課本自然不是以前那些舊教科書，中國今天的抗戰是偉大的，因此，教科書也必須有一套全新的，教育年青的一代去抗戰建國的新教科書。這種話雖然不是對你說的，但你也應該知道。總之，我希望你在實際工作裏應注意實際學問，打好基礎，隨時自動自覺的去學習。這是非常必要的，你必須明白，而且必須實行！」

胡大杰從徐國基口裏聽到這一番話，心裏想想這確是當頭一棒，可是，他的學校呢，却已經給警報弄得半死不活的，有一個消息是這命疎散，準備遷校即使開課吧，那些歷史教科書，地理教科書，公民教科書，以及唐宋八大名家的文章，和現在的抗戰離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遠，可又怎能對實際工作有幫助呢？他把這番話問徐國基時，他答道：

「據父親說，現在這種情形也是暫時的，暫時的學校必定實行一種完全配合抗戰的教育。同時，他老人家還說，他說這一番話也許對

我們現在沒有多大幫助，不過先說了也許可以使我隨時想到隨時警惕。大杰，你說這番話有道理沒有？」

胡大杰點頭，感激的說：

「徐老先生的教訓很有道理。抗戰不改變把戲，一下子便會變得像他國一樣美麗，那是騙人的。你說是嗎？以後我看我們還是該認真一點，所謂基礎、所謂學問，只要我們隨時隨地都不忘記這個，即使暫時離開教科書離開課堂，離開老師，我們也還是可以學習的。所以，我們還是可以自己學習的！」

「對，我們便自己學習！」

他們不是說了不做的敷衍者，給徐老先生這番話之後，則較以前認真了千百倍，一絲一毫從事實際工作，一邊也從實際工作學習，同時也沒有忘記課本，只要沒有課本，多半還是在課室裏聽王老夫子的選文，餘暇的時間也到圖書館去看新出版的書報什物，和那時就非常流行的「小冊子」，至於每天的報紙那更不會錯過去。這樣一來，連他們自己也感覺到他們是進步了。

◀ 目 要 期 四 第 ▶

- 陳 潤 泉：談人體
- 厲 鼎 勳：西北的自然景觀
- 陳 文 川：今日中國的金融
- 張 先 疇：讀桃花源記
- 梁 穆：我自學木刻的經過
- 羅 均 正：開天闢地
- 戴 自 俺：漫談生活與學習
- 馬 寧：烟槍世界

啓：「什麼是哲學」續稿未到，本期暫停。

學習外國語文的先決問題

陳原

生活鬥爭的武器

「資本論」的作者說過：「外國語文是生活鬥爭的武器」。

這是誰都知道的。我們要和世界接觸，要認識世界，外國語文是一件重要的工具。「資本論」的作者，自身就很正確的把握住了這種武器。

他是德國人，他當然懂得他的父母語——德文。他在求學時代便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這使他在以後學習現代語時，有一個堅實的語文基礎；因為希臘文和拉丁文是歐洲的古文，各國現代語有許多字彙和語法都是由此發源的。在現代語方面，他不但懂得英文和法文，而且可以把古典英文和古典法文寫得很流利；他為回答普魯東的「貧困的哲學」而寫的「哲學的貧困」，目的正是古典法文，他的原稿中很少找不到文法和語義上的錯誤；他為「紐約論壇報」寫評論時，卻用古典英文，寫得和右學問的英國人所寫的一樣。此外，他還能自由閱讀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那是並不困難的，因為他懂得拉丁文和法文。他到了五十歲的高齡，還開始學習俄文。半年之後，他就可以讀俄國古典作家的著作了。克思米亞戰爭開始的時候，他還打算去學亞拉伯文和土耳其文。

世界語的創始者L.柴門霍夫也懂得好些外國文字。他是波蘭人，他的父母語是波蘭語。同時因為當時的特殊情況，俄文成爲他的第

二父母語。在古代語的研究上，他懂得希伯來文，希臘文和拉丁文。在現代語中，他能够寫德文，法文。也許還懂得一點英文。

他們都不像言語學家（Ingram）——言語學家研究的是語言的起源，變化和發展，找出其中的規律，他說或寫外國語的時候，不一定能够流利得像那一國的人，但他能够指出一般的變異或同化，以及構造。

他們也不像「各國語通」（Pellicoro）——「各國語通」可以不懂得一般的語源，發展這些問題，卻對好幾十種外國語都能隨意寫，他們說起英語，就像英國人，說起法語，就像法國人，一輩子在學，一輩子在說，在讀。慢慢的，他變成了一具機器，塞爾法語的單詞，就 bonjour, madame. 的說一大堆，波蘭語的單詞，就 cześć, dzień dobry 的說一大堆，波開日語的單詞，就 Arigato, gozaimasu 的說個不停。可是「資本論」的作者和柴門霍夫都不這樣。

他們——比方說，卡爾，他是爲了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而學習和應用外國語文的。柴門霍夫是爲了創造世界語，更重要的是，爲了世界語可以聯繫被壓迫被損害的人民大眾建成世界一家的理想而學習和應用的。

一句話：他們是爲了生活鬥爭而學習和應用外國語。

我並不反對你做一个言語學家，也決不反對你做「各國語通」，——說句笑話：我自己，就有這樣的癖好，怎麼會阻止你呢？——我是說：這只是一般學習外國語的正途呢！

請不要學習外國語！

學習外國語文——套一句流行的話來說：那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怎麼不是呢？尤其我們中國人。想想看，中西文字之差別何止萬里，就讀英文吧，我們的中文與英文中間並沒有共通的因素，可以便利於學習的。不比他們英國人學外國文。舉個例，語根對於他們就有很大的方便，特別是比較學術性的詞彙。英語和俄語，一個是分析語，一個是屈折語，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了。可是還有許多相同的字根。英國叫 Geography 俄文叫 География，中文叫「地理」。美國叫 Automobile，俄國叫 Автомобиль，我們卻叫「汽車」。

何況中西還有語法的極大差別呢！

有一次，一個政工隊同志來問我：

「喂，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我現在工作很忙，一下子要去幹民運工作，等一會又要和士兵在一塊兒，可是我——你知道啦，我的基礎知識很差，在戰前我還念初中的呢，怎麼不差？我很着急，經濟學的知识我沒有，國際時事也不懂怎的分析，總之是差得很。喂，我自然要讀一些書。可是太忙啦。同時我也學俄文，學世界語，先前在學校里念過的英文，都忘掉了，又想把它重新溫習，此外，——就是我剛才說的哇，我還得多念一點兒社會科學的書，要不然，懂得太少就不來工作。這可苦死了我，怎麼辦呢？時間又這樣的不够。喂，替我解決解決吧，先學俄文呢，還是先學世界語？」

這樣旺盛的學習精神是可驚的！但這樣的情形卻多着呢：工作——忙得並且流動，書本——甚至也不多多帶，並且常常準備丟掉，時間——很少，同時卻又急迫需要一些工作上必要的知識。在這樣的場合裏，我想，不一定要學習外國語文，倒是有些時候下來做點必需的補充，還比較好哩！可不是麼？

因此我勸他一種也不要學。還是等到有機會來時，統學吧。

也許有人加以譏笑，稱之為落後；但是事實上確非這樣地「落後」一下不可的。我也在戰地裡流動了半年，頗知那是怎樣的一種環境，字典都丟光了，還提到學習麼。於是就不能不唱「低調」了。

但是抓着機會呵！

但是一抓着機會，你可別放開呵！

首先是，在學校里的同學們，生活得那麼安靜，而且有很好的學習環境，為什麼不起勁的學習外國語文呢？

我見過這樣的事實：在初中，也許腦筋不大清醒，也許教師不太認真，也許教法不很能引起興趣，總之是，學了三年英文還改名共抄的，清實是有的吧。在高中，腦筋清醒了，可是馬上給另一種觀念抓着了：人說，外國語是很艱難學習的，那我何必花這樣多的時間去做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呢，還不如讀一兩本「社會科學入門」的好。還是頂有害的觀念：試閉上眼睛一想，你的生活不是很有規程麼？不是還有一個外國語教師天天見面麼？不是還有很好的書籍麼？不是有着太多的時光，浪費在談天或者吃小食上面麼？還是太好的學習外國語的機會呵！你爲甚麼放過它呢！最後應該提到大學了。據說，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或者準備研究專門學問的，這樣一來，作爲武器的外國語文，應該很被重視的罷，可是並不。一般的情形是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外國語」——通常是英文——胡里胡塗的上完，輸了學分，就轉到二年級的「第二外國語」——通常是法文或德文，學一年的法文或者德文，每週三小時，並且一般還要加上不結實的英文基礎，能够學到些什麼呢？這一下子，像閃電似的，就完了；有些學校，第二外國語繼續到第三學年，也不知所謂地一下子就完了。四年級，除了英文學系，怕沒有外國語的吧，好，就畢業囉。

是在大學里有兩種各走極端的現象，一是專門念外國文，天下發生甚麼事情，管他娘，有外國語可讀則一切皆安矣！——這種學了去，外國語也許學會了，可是人也就變了外國語的奴隸！另外一些人

，卻從來不曾遺擄什子。你上外國語課，我去上毛脚。要點名，就託人唱個「到」字。考試也毫不打緊，「左右逢源」甚至拿出書來抄個痛快，或者預出題目優游哉！

兩種之間，是一大羣人。你說他懂外國語麼？確實懂得一點兒。你還可以閱讀，翻譯，寫作麼？確也談不上。

在學校這樣的好環境里，不學外國語，在個人是一件極大的損失。

也並不是說，一定要在學校纔可以學。

第一、假定你有了一個較為安定的工作，那麼你這個機會也不要放過。

第三、要是你在偉大的解放鬥爭事業里工作，只要不太流動，而你又熱衷於把握這般一種武器時，靠你擠出來的時間，和你的熱情，——這也是可以進行學習的。

無師自通？

在上海，曾經有些以「無師自通」為號召的語文讀本，在外國，也有這樣的東西。比如英國 Hugo 學說的一系列 Language self-teaching 讀本，比如日本許多書店的「XX語自習」「XX語四週自習」。

學語言，可以無師自通嗎？

答案不能簡單的否定或者肯定。

大抵一個有極大毅力，有卓絕的耐心，有極好的恆心，自己克制力非常強，而語文基礎相當穩固的人，如果環境允許，自修是可以有百分之百的成功希望的。在日本曾有過許多以自修外國語文成功的學者。據說，翻譯「資本論」的高富素之，他的德文也是自修得來的。

如果懂得了一種外國語，要學習第二外國語時，自修也極容易成功，在學習同系的第二外國語時（例如懂得法文的學意大利文或西班牙

文，懂得俄文的學烏克蘭文），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假如，就語言的分類來說，分析語（世界語、英文、法文）比較屈折語（德文、俄文）來得容易，就中世界語是最簡單最科學化的，因此自學成功的百分數就更大。

可是讀音無論如何是自修不來的。那怕是懂得了國際音標（這些東西我以後還要談到），有些微妙的地方，除非一邊使用歐式國際音標，一邊給了語調曲線（Intonation Curve），纔可以如實的——可是很機械的——給摹倣出來。

在這里，我不妨提出三個假定來：

假定一：學世界語

想先可以請人教讀音，講講文法的概要，單字的組織，那麼，可以找一本適合自修的書來自修。自修到了一定的時候——真的告一段落，或讀完一冊時，最好請人來指正一番。

假定二：不會學過外國語，現在要學英語。

最好還是請人教吧。在這樣的場合，自修是很困難的，除非有極大的效力和相當的俗術。

假定三：學習過一種外國語（不管是世界語，或是別的），現在要學第二種外國語。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效的辦法：

先請人把讀音教會，或者弄個國際音標，把讀音大致弄清楚，然後找一本詳盡的適宜於自習的書，自修一個時期，（比如說三個月或半年），再請人從頭教或進修班從頭學習，不要以為這是浪費，你會注意到可驚的進度！有時候容易遺忘的這一回給記住了，不會注意的地方現在給強調了，好些東西現在教得不够仔細或偶然漏去的，自修時已經讀過了，教的人舉例的時候，你也大致聽得懂了。一句話：教的東西與你先自學的東西互相發明，互相溶化，使你更明白，更清楚。這樣子，自學半年，被教半年，比之一直被人教兩年，也差不了多少的。

調整算術全部內容的報告

廖庶謙

(上)

一、在一般的算術書上，所謂「求積」那一部份，是放在全書的頂末了的。依那樣的放法，有很多的地方不合理：第一是：形象是比較數量具體一些的；我們的學習次序，應該從具體走向抽象；把「求積」放在末尾，這是顛倒了的。第二是：在複名數那一章里頭，當講到面積體積的時候，那一定要拿形象來做基礎；若是把「求積」放在末尾，那就有顛倒和重覆的毛病。第三是：在開方上，必須要用平面和立體的模型或圖形，才能够把開方的理由說清楚；若是把「求積」放在末尾，那又是放倒了，而且使開方的理由也不能說清楚了。第四，在數學本身的發展史上，幾何是發展在算術代數以前的；我們在大體上，應該順着這種發展的順序去學習，才能够適合學術本身的發展線索。

他是僅只包含面積體積那兩部份，卻把線段那一部份除外；我把他叫做幾何問題，一方面是把線段問題（如「植樹問題」，圓周和直徑問題等。）加了進去，一方面連帶了幾何本身的系統。第二，在幾何上，線只有一度，面有二度，體有三度。在線上，正好表示乘減。在面上，正好表示乘除，在體上，正好表示乘開。我這本書（指算術解題手冊），是從從加減到乘除，再從乘除到乘開來做次序的。這裏又把由線到面，再由面到體來做次序。這兩下就表示了形象的發展和計算法發展互相關連了。

二、我這本書是不用四則那個老名稱，來採用六則這個新名稱的。不過，六則的「則」數，雖說是「六」，但就級次的數目來講，卻只有「三」。因為加減是一級，乘除是一級，乘開是一級。

在等式的計算次序上，我提出了「先乘開，再乘除，後加減」這一句口訣。這就因為：第一，在一個等式里頭，不單只可能有加減乘除，而且可能有乘開；既然有乘開，那就一定要排定他們的計算次序。第二，乘除是加減的簡便方法，乘開又是乘除的簡便方法；因此，要算加減，就得首先把乘除算好；要算乘除，就得首先把乘開算好。

三、關於「時間的問題」，比方，「幾點鐘太陽出來，求白天里有幾個鐘頭」等，我已經把他附在線段的問題後面。關於「方陣的問題」，我已經把他附在面積的問題後面。關於「連乘問題」，我已經把他附在體積的問題後面。這就因為：空閒的運動形式，就是時間；雖說點線面體的發展，一貫的表現着時間的存在形式；但是，就普通的眼光看來，時間是成爲一條直線進行的；因此，時間問題就附在線段問題後面了。然而，這並不是說：在從面到體的這一個過程上，就沒有時間這種形式的表現。

方陣問題應該附在面積問題後面，這大概是不要說明的。至於「連乘問題」要附在體積問題後面，這就恐怕有多少人要懷疑了。這就因為：在幾何上，所謂點線面體的運動，這並不是說，幾何的形象，一達到了體，就算達到了極限了。而是一體和點「又相會，這種「和點相當的體」又繼續進行「點線面體」的運動。這樣，一直到無限。

我們如果要計算「後者」的體積，是要用連乘的。比方，我們要算一道磚牆的體積，那首先就要算出一口磚的體積，然後繼續再用乘法，才能够算出那牆的體積來。

四、在一般算術書上所列的「四則雜題」里頭，大家都不會列出一種「兩括問題」，比

力，買賣錢兌，銀錢來往等，這是一個大缺點。因為這是一般人每天都要計算的問題。算術上不列出這一類問題，這就表示過去的教學離開生活的情形太遠。

五、關於應用除法的問題，分做「求容」和「求一」兩類。「求容」在過去，一般的叫做「包含」；「求一」在過去，一般的叫做「等分」。在求一問題裏頭，又把平均問題和等差問題附在後面了。

六、關於盈差問題，在一般的算術書上，都只舉出了「童子分桃」這一類的例子；然而，這在除的意義上，卻只有「求容」的意義，卻沒有「求一」的意義。因此，我就把「童子分桃」這種題目的一種提法也列了進去，來補足「求一」的意義。這種問題的提法，就是「童子分桃每人所分相等。分給六人，就剩三個；分給八人，就不够五個。求桃子的總數和每人所分得的個數各是多少」。

七、關於歸一問題，我把比例裏頭除了混合問題以外全部都列了進去。比方，正反比例，複比例配分比例，連鎖比例等。這就因為：第一，這些問題，本來可能而且應該用六則的算法算；第二，使得將來計算比例的時候，前後可以融會貫通。

八、年齡問題，改名叫做「倍差問題」。因這種問題的內容，不僅只計算到年齡。他的中心問題是一種倍數和差數相互影響上的關係。

九、關於鴿兔問題，已經改名叫做「混合

問題」。這就因為：第一，對於算術上鴿兔問題的非難，目前已經很普遍了，這是一種好現象。然而，關於混合比例這類問題的計算，卻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在生活上，在科學上應用這種計算的地方很多。因此，鴿兔問題應該受批評，但是，混合比例的問題，卻必須計算。第二，我把鴿兔問題叫做「混合問題」這就更容易引起讀者們明白，這兩種計算的問題是一種，不過用了兩種不同的方法來計算罷了。

十、關於「行程」，「流水」等等的問題，我是把他們作為：「把抽象的理論，運用到具體的問題上去」的問題來看的。比方，在「行程問題」裏頭，速度、時間、距離的相互關係，他們不過是一種乘和除的關係。在「流水問題」裏頭，就包含了一種差問題計算方法的應用。因此，在這種問題上，我是用具體的眼光去看的。就拿登看來，在前面許多種問題上，是一種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在「行程」「流水」等問題上，卻是一種再由抽象回到具體的過程。

在這里，我是希望：讀者們能由這一點點暗示，以後便繼續的把算術上的計算方法，應用到物理，化學等等的科學上面去。

(下)

一、在這本書整數的性質那一章裏頭，我是把約數和倍數同講，公約數和公倍數同講，最大公約數和最大公倍數同講。在大公約數小

公倍的習題內容上，又同時注意到「求容」和「求一」這兩種性質的齊全，比方，「有桃子若干，三個一數，或者四個一數，都沒有剩餘，求桃子頂少有若干。」這在除法的意義上就是一個「求容」。又，「桃子若干，分給三個孩子或者四個孩子，都沒有剩餘，求桃子頂少有若干。」這在除法的意義上就是一個「求一」。

二、在分數上，我就只注意搜集那些在分數的本身上有特點的問題。比方，「法幣一百二十元，用去四分之三，求實在用去多少」。第二，「法幣一百二十元，用去九十分之一，求用去了幾分之幾」。第三，「用去法幣九十元，恰好用去了原有法幣四分之三，求原有法幣多少」。

像這樣的問題，都是在分數的計算本身上有特點的。

至於在整小數六則裏頭已經計算過的問題，在這里，卻是不大去注重他了。比方，一個「兩瓶問題」，在整小數六則裏頭是那麼算，現在到了分數裏頭，也不過是那麼算。聽說在數目上，那是用的整小數，這用的分數；然而，這只有形式上的不同；因此，就不大注重他了。

小數在分數裏頭，就只注意到循環小數的計算。以外的，就只講到了一些有限小數和分數的互化。因為在前面已經把有限小數和整數互相連貫的地方講過，這里用不着再講了。

在過去一般的算術書上，講開列了一類所

講「時鐘問題」，來求時針分針的相重，成直角，成直線等等，這好像是分數里頭一種特別的問題一樣。依筆者看來，他不過是一種「行釋問題」罷了。因此，我就把他列在分數的解釋問題里面；並且，還僅只把他附帶的列着。這又因為：如果要計算行程，那還有許多實際的行程問題好算，用不着到鐘面上去找問題。但是，我想不列這種所謂時鐘問題呢，那卻又

不行，因為在目前一般的算術書上又都有這種問題；並且，在許多學校的入學考試題目里頭，又常常有這種題目。我很為難，就只好把他列進去了。

再有一種混濁的換算問題，比方「攝氏三十七度，當華氏幾多度呢？」我是把他列到複名數里頭去了。因為由一種單位的數量，換成另一種單位的數量，這在複名數那一章里頭，是有很多這樣的問題的。

三、關於複名數，我是把他列做三個部份的。第一個部份是化法，這里面又包括單名數和單名數的互化，和單名數和複名數的互化。

把單名數化做複名數，這叫做「命法」；把複名數化做單名數，這叫做「通法」。這一種定義，在過去有一部份的算術書上，都是弄錯了的。

第二個部份是複名數的六則。

第三個部份是各種量度的換算，比方，長度的換算，面積的換算等等。

同時，又還列出了幾個比較精細的換算表。比方，一公尺等於多少市尺，又等於若干英尺等等。

四、在比和比例里頭，我列單比和單比例

聯繫起來；複比和複比例聯繫起來。不依過去普通的算術書上那樣，一講比就專門講比，一講比例就專門講比例。

在連比的後面，接續講了兩種比例：第一是配分比例，第二是連鎖比例。因為要有了連比，才可以計算配分比例。又，對於一般的連鎖比例問題，若是把那許多連鎖的要素，首先化成連比，再用一個單比例去算，也可以計算出來。因此，在連比後面，就跟着了這兩種比例。

再，在上述的各種比例題目里頭，凡是曾經在整小數六則里頭，用「歸一法」計算過的，在這里又都分別的提到。不過，這並不是「一種單純的重複，而是一種進一步的指點，使讀者們能夠把兩種的計算方法融會貫通起來。

在混合比例里頭，所採用的習題很多，把比較具體的題目和比較抽象的題目，都很扼要的搜集到了。就是所謂「雞兔問題」，也列舉了一個；這也是使得讀者們能夠把這里的混合比例和整小數六則里頭的「混合問題」兩下相互連貫起來。

五、在百分法里頭，我第一着眼的也是在注意百分法上的特點；比方，母數，子數，百分率，母子和，母子差的互求等等。

至於百分法在折扣、匯兌、保險等具體事實上的運用，我卻不會像別種算術書上那樣，每一種都分別的談到。

因為我這樣想：第一，若是要列舉可能運用百分法的具體事實，那是無論如何也列舉不完的；第二，如果把百分法上的特點說得很清楚；那末，讀者們自然會能够自己拿着他到各種具體的事實上去運用。因此，關於折扣、匯兌等，我就只拿他來作為說明百分法計算的材料。

對於利息的計算，我也不會把他列做一章。這就因為：第一，利息的計算，他在性質上，也不過和折扣、匯兌等的計算一樣，他不過是一種百分法的應用。第二，若是把利息的計算特別列做一章，那還會容易引起讀者們的誤會：認為「利息的計算」，他是和「整小數的六則」，「分數的六則」，「百分數的計算」等是相互平列的。

對於這本報的編輯報告，我已經寫完了。不過，這所寫出來的，也還只能算是一些粗枝大葉；這中間還有許多詳細的地方，我不會把他寫出來。這就要請讀者們自己去參看了。

總起來說，我在這本報上頭，用去了一連的四個月時間；除開把我過去所認為合理的東西運用了這本報里頭去了以外，於這四個月當中，我增加了許多比較具體的新見解，也一概編了進去。

繼續這一本報以後，我準備寫一部完全為了失學青年自學用的「算術進修課本」。在那裏，我準備努力的做到：讓失學青年們在算術上能夠「無師自通」。

在那本報還不會出世以前，這本報也還是可以作為失學青年們自學的材料。這中間有很多的地方，他們可以由自己的努力去查尋。雖說也還有一些地方，或許還得要臨時請教別人；但像這樣的地方或許還很少。

我希望採用或者看過這本報的一切讀者們，多多的來信指教！如果有要問我的，也請把問題具體的提出來！我準備對於每一封來信都作詳盡的答覆。那中間，如果發現有必須發表的，我也準備在本報上發表。

再，本報的出版，預定在本年五月底。

日本是不是人稠地狹？

張友漁

(一)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常好把「人稠地狹」做爲它對外侵略的理由。它說，人是不能不吃飯的呀！日本的人口太稠密了，決不是區區三島所能容得下的。如果不向外發展，日本人便會餓死大半！

但是矛盾得很，它一方面，嚷着「人稠地狹」，而另一方面，却力謀增加人口。據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敵廣播說：

「人口問題研究會向政府建議，爲了增加人口，應該促進結婚。第一，爲積極介紹和指導結婚起見，實行以下方法：(1)在全國各市區設立促進結婚的指導機關；(2)使各該機關相互取得密切聯絡並組成全國組織網；(3)各官廳，公司，工廠，都應增加職工人員的家屬津貼，特別是妻的津貼。第二，在獎勵適齡結婚者的意義上，創設國營的結婚保險制度。第三，在所得稅的徵收上，對有妻子女的人，特別減輕。第四，對新結婚的人，應該解決他的居住問題。第五，對既婚婦人應考慮其服務時間，並保證其地位」。

在這以前，日本政府已於一九四一年，擬定所謂增加人口計劃，期望日本國民每一夫婦都能有子女五人，使日本本部的人口，於十九年後，達到二萬萬。在計劃中，規定獎勵早婚，期將男子結婚平均年齡減至二十五歲，女子減至二十一歲。同時，並採取激烈步驟，防

自 學

止墮胎及其他節制生育辦法。

一面高喊人口過剩，一面力謀人口增殖，豈不是以子之矛，刺子之盾？既然力謀人口增殖，可知決不是人口過剩了。

(二)

日本究竟有多少人口呢？據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的人口調查，全日本帝國（包括殖民地之內）的人口，共計有一萬萬光景。日本本部約有七千萬人口。其民族成分差不多完全是日本人一個血統。一九三三年調查，非日本人在日本居住的有朝鮮人約二十五萬，倭奴一萬五千，和差不多三萬外國人，其中，約有兩萬是中國人（哈耶瑪）。又過五年半，據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日政府發表日本人口總數共約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就中，所謂「內地」共約七三、〇〇〇、〇〇〇人。而東京，大阪兩地即佔九、九〇〇、〇〇〇人；前者爲六、七〇〇、〇〇〇人；後者爲三、二〇〇、〇〇〇人。最近的統計數字，我們還沒有看到。

拿日本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自然是少得多了。但因爲日本的土地也比較中國少得多，所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要喊「人稠地狹」。

「全日本帝國的領土，連殖民地之內，總計不過六十八萬平方公里；其中，日本本部佔三十八萬二千平方公里，而殖民地佔二十九萬八千平方公里」。（哈耶瑪）。

這最大的一塊土地，和中國比較起來，本來已小得可憐！何況在這種土地中，還有一大部分不曾耕種呢！據換爾·紀非所說：

「日本全面積計三十八萬二千平方公里，其中，耕作面積僅六萬一千平方公里，牧場和空地三萬三千平方公里，採地十七萬二千平方公里，殘餘的土地沒有成爲一定的用途。」

克勞奇爾也說：

「日本（殖民地除外）的面積爲一四七·六五一平方英里，或三八二·三一五平方公里。雖大於大英帝國本土，但小於美國加利福尼亞省，尚不及新南威爾斯之二分之一。其可耕地，更僅爲總面積的六分之一。」

因爲日本的土地面積不大，特別是可耕地的面積更小，所以就顯得「人稠地狹」了。據一九三〇年調查，日本的人口密度如下表：

人口數（單位千人）	每方公里人數
日本本部	六五·二七六·四
北海道	二·八七三·三
本州	四九·三一·〇
四國	三·三三五·九
九州	九·一七四·九
殖民地	二七·四〇六·四
全日本帝國	九二·六八二·八

即全日本帝國的人口密度爲一三六·一〇人。其後，略有變動，如阿特靈所說：

「日本本部每方公里約有一百七十五人，而在可耕地帶每方公里約有九百四十人。以日本帝國全部而論，「滿州」除外，每方公里約有一百三十五人。若單以已經耕作的地帶而論，日本本部每方公里約有一千一百一十一人。日本的主張是把不能耕作的地帶置之不理，雖然它儘可以供牧畜或種木材和果樹之用。」

若就日本土地全面積的人口密度而算，它還不能算是極大，像哈

耶瑞所說：

「日本人口的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是一百七十人。但是我們曉得，在歐洲各國人口更爲稠密，例如在荷蘭，每平方公里平均是二百四十四人，比利時每平方公里平均是二百七十八人。但就可耕地，尤其是已耕地的入口密度而算，則日本便不能不披首屈一指了。據一九二七年國際聯盟出版的「人口與天然資源」所載，日本和其他各國的人口密度（一九二五年）如下表：

國別	人口	可耕地（百萬公里）	密度
日本	五九·七三七·〇〇〇	六〇·二	九九三
荷蘭	四七·四一六·〇〇〇	九·二	八〇二
英帝國	四四·一五〇·〇〇〇	五九·二	八〇〇
比利時	七·八一二·〇〇〇	一二·二	六四〇
意大利	四〇·五四八·〇〇〇	一三二·三	三〇七
德意志	六二·五六九·〇〇〇	二〇四·八	三〇五

即就全土地面積的人口密度看，比利時，荷蘭雖較日本爲大，而就可耕地面積的人口密度來看，則日本反較比，荷爲大。正因爲這樣，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遂「把不能耕作的地帶置之不理，」甚至連「可耕地」不會耕的土地也置之不理，却自以爲很有充分理由地，大噴着「人稠地狹」。

不僅這樣，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還說，它的人口已經是稠密到島國容納不下了，而人口的繁殖又如馬爾薩斯所說，是比較食物更快地增加着，若不向外發展，日本人總有被餓死的一天。

日本的人口逐漸增加，固然不能說完全不是事實。依日本國勢調查的統計，從一七四四年到一八七三年這一百三十年間，日本的人口曾從二千六百七十萬人增加到約三千三百六十萬人，即增加百分之二十六。明治維新以後，增加更快，即從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日本人口總數從約三千四百八十萬增加到六千六百三十萬，也就是在六十年間，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從下面的表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口的增

無事是逐漸增高了。如：

一九二七年	八四六·四一四
一九二八年	八九九·一四一
一九二九年	八五一·七九八
一九三〇年	九一四·二三四
一九三一年	八六一·八六三
一九三二年	八六一·八六三
一九三三年	一、〇〇七·八六八
一九三四年	一、〇〇七·八六八

這個表的統計數字，是包括殖民地內的，所謂「全日本帝國」的人口總數。單就日本本部即所謂「內地」而言，則如埃爾·紀萊所說：

「一九三四年，依據現行調查，日本人口已達七千萬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五十五年間，（從一八七三到一九二八），日本的人口便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三。人口的增加率每十五年間，增加百分之二七，百分之二〇乃至百分之二一。」

像這樣，日本人口密度之大和增加速率之快，的確，都不能不說是事實。但這是不遠便證明日本是「人稠地狹」，非對外侵略便不更要餓死大半呢？不能！決不能！

(三)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早已為科學進步的事實證明其為不通之論。科學進步的結果，人類的生產力早有超過人口增加率的可能。在現在，還有什么人口問題，那完全是社會制度和政治關係作祟，決不是不可克服的自然現象。日本的人口雖然密度大，增加快，但決不是不向外發展，便要餓死大半。單就人口和土地的關係說罷，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自己儘管喊着「人稠地狹」，但實際上，有不少的土地還沒有利用。據阿特爾所說：

「日本現在的荒地林地，尚有一大部分可以被利用，只要有資本，可耕的土地共計七·五〇〇·〇〇〇公頃，內僅有六·〇〇〇·〇〇〇被耕種。」

自 卷

又說：

「北海道有半數可耕的土地，讓它仍是荒地」。正因為這樣，如前定「日本人口並不多」。其原因是「北海道可以容納現在戶口的兩倍」。並且補選指出：

「無論如何，日本的廣大的漁場，在某一程度上，是足以補償耕地的狹小的」。

不僅是有土地而不利用，一任其荒蕪，而且大部分土地被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一般人民是不能夠充分去利用的。例如所謂皇軍便團佔據很多的土地。

「據一九一八年，農部的估計，皇家禁地總面積公布者統計有三百五十萬畝，有森林三百萬畝。可用以種稻者有二萬五千畝。或許推測過大，但亦屬事實不虛」（克勞奇爾）。

如果所有土地都能夠充分利用，便不會感到嚴重的「人稠地狹」之患了。

固然，如前所述，日本的人口密度，的確較多數國家為大。但專就這一點說，也決不是無法在國內找到耕種的辦法，而必須向外發展。克勞奇爾會指出：

「考查日本各地的人口密度，可知人口有重新分配的必要。在本州島每平方公里按一五七，而蝦夷地二八。即以本州島而論，分配不均，亦足驚人，如關東區密度為五六〇，而東北僅九一。事實上，日本土地面積之半，均為森林。政府對於宣布內移移墾政策，不能謂其為無理由。因此一計畫，至少，可獲得土地五百萬畝以上。」

但是所謂移墾政策並不是把少數人手中的土地分給這些「移民」去耕種，而是要使這些沒有土地的「移民」去受地主們的殘酷的剝削和奴役。這自然是不能調劑所謂「人口過密」的問題的。因而他們又調劑向外移民。但事實如何呢？據埃爾·紀萊說：

「根據領事報告，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當時，僑居外國的日本人，為六十三萬五千人，其中，亞洲二十萬七千人，北美十三萬一千人，非洲十四萬四千人，歐洲四千人。此外，居住在日本各殖民地的日本人計有一百二十七萬人。」

「同時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間，從朝鮮移住日本的，計有七十六萬九千人，而回到朝鮮去的，則為十九萬五千人。」

「自然，這裏所舉的數字是較早的統計，但一說到現在，基本上，也沒有多大的變化。例如在哈耶瑪所著的『日本概觀』中仍說：

「在日本現有的殖民地內，日本人仍是非常之少。在朝鮮不過五十萬，在台灣不過二十五萬光景。而且這些移民大都是官吏和一些不勞而獲的人們，可說大部分是遊手好閒的人們。」

「而據，在別的國家內，日本的移民也非常之少。日本人民僑居國外的不過九十萬人，其中，約有三十萬人住在『滿州』；十五萬人住在美國；十五萬人住在夏威夷；十七萬五千人住在巴西；此外，住在中國的約有十五萬五千人；住在加拿大的約有二萬人；住在菲律賓的約有二萬人。」

「據說明日本人並不會真正大量地向外移住，也就是說，日本人不向外移住也並不致餓死，因而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把所謂『大規模地』

僑居對外侵略的理由，無從站，完全是強詞奪理了。」

(四)

其實，拿『人種地獄』做為對外侵略的理由，日本統治階級也未曾不自知其為強詞奪理。如施萊爾所述：

「在二十年前，加藤子爵——伊藤以後日本最能夠的領袖——吉野白蘭(Edward Kicebell)說：日本的財產總額，是足够日本人民享受『至少一個世紀或兩個世紀的。』這話是在『滿洲』事實上成為日本財產以前說的。『在北海道，高麗，台灣和日屬庫頁島，都有廣大的擴大農業的機會，即使不是農業的社會。到人口的壓迫和經濟的難關，使人民必須離開家鄉的時候，他們可以移殖到這些領土中的任何一處。』

現在，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已經又進一步，侵入了中國的疆域，佔領了遠東英美荷屬的屬地，支配着安南和泰國，自不能再說『人種地獄』了。這話說，任何人將都不會相信。因而他們就說『地獄』了。這地獄的侵略理由，而高喊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自身已經不再說『人種地獄』，我們還能再相信日本是『人種地獄』嗎？

突 尼 西 亞

德 寇

儘管德寇在全世界的進步人士熱烈痛擊歐洲，北非始考慮這問題，目前突尼西亞是重要第一

第一戰場的早日開闢，但英美當局却必須等待突尼西亞戰事結束後才談得到在歐陸開闢第二戰場。統一戰線，英美要把軸心的力量逐出了

因此，突尼西亞戰事與南蘇的德軍舉動

突尼西亞是個什麼地方呢？我們時時介紹國內有些報紙常常將突尼西亞與埃及混為一談，令讀報的人弄不清楚，其實，突尼西亞

是個國名，突尼斯是個城市，海口。英文名前者是 Tunisia，後者是 Tunis，法文名前者為 Tunisie。（讀者突尼齊）後者則與英文同，讀音相差不過，也許因此弄混了。

突尼西亞是法國的保護國。說保護國，國王表面上雖有統治權；實際上大權是操於法總督之手，總督有權否決國王的勅令手諭，其實就是殖民境。因此，我們得以說，突尼西亞可與阿爾及利亞及摩洛哥為法國北非三大殖民地，亦為淪亡前的法國控制地中海，與意大利平分地中海的根據地。突尼西亞北部瀕地中海的比塞大是法國海軍主要軍港之一。

突尼西亞地處北非，與意大利的西西里島只一水之隔，北境略突入地中海；為東地中海軍事，政治，交通，商業之要地。地中海我們知道有二個通道：東端為蘇彝士運河，西端為直布羅陀海峽，扼住了其中之一，便可以控制了整個的地中海，但突尼西亞北境與西西里島相隔甚近，其重要亦不下於這地中海的東西兩端的通道，因為佔領了西西里及北突尼西亞即可切斷地中海的交通，在現代戰爭中，潛水艇空軍都還可以執行切斷地中海中部交通的任務，可以使這西西里海峽為一條軍事上的「死線」，阻止敵人海軍的通過。因此，在戰略上言，突尼西亞是很重要的，因為「誰掌握了突尼西亞，誰就能掌握地中海的大部份的交通」（德報語）。今日雖然地中海的東西兩端在英國勢力之下，但假如西西里海峽的兩岸——

西西里島及突尼西亞通連在軸心手中，雖對英國在地中海的交通，總是一個威脅。要改變這形勢，必須將軸心力量逐出突尼西亞。因為如此不但可以保持地中海的控制權，且進一步亦是進攻歐陸的跳板，尤其是空襲意大利是個最近空軍根據地。

突尼西亞是個沙漠地山陵地，且多鹹水湖，但是他的北部及東部瀕地中海，還是相當肥沃的，尤其是北部馬達耶大河流域很適合於耕種，南部內陸都是沙漠了。其全部面積為十六萬七千四百平方公里，居民約二百萬，其中白人不到廿萬，（意大利人約六萬左右）土人為柏柏人及阿拉伯人。氣候炎熱，而多變化，常常忽然間下降冰雹，傾盆大雨或颶風，真是飛沙走石驚心動魄，此次盟軍在突境對軸心作戰曾有數次為降雹大雨所阻，可見是厲害程度了。（北非其他地方情形亦相同）。其出產方面，則有橄欖樹、橘、葡萄、椰子、麥類等，而礦產亦甚豐富，大部份都是輸出其宗主國——法國去的，其主要城市為突尼斯、比塞大、加倍斯、開羅昂等。突尼斯為首都。

在歷史上言，突尼西亞為古代的迦太基，非尼基人的殖民地，非尼基人曾以此為基礎而握有地中海商業的霸權。後來迦太基敗於羅馬，此地即為羅馬帝國之一省，中古時代，為汪達爾人阿拉伯人相繼佔領。至一五七四年又為土耳其所征服，而屬於土耳其帝國。迨一八二七年，法國佔領了阿爾及利亞後，其目光又

注視到這塊地，就著重奪取。但此重大計劃與突尼西亞只一水之隔而在此向享有特權，即且意大利移民與境者為數甚多，自應給予考慮，因此法意明爭暗鬥日形尖銳。是時，英國亦與此地，在一八六九年英法意三國組織了一個突尼西亞財政委員會共同分辦，衝突才稍形緩和，但突尼西亞主權亦至此喪失，淪為英法意

的附庸了。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會議中德意志俾士麥請英以突尼西亞給予法國，英表示如法不妨礙英在敘利亞沿岸的塞浦路斯的行動，則英亦默認法在突尼西亞之行動自由。於是，突尼西亞實際上又改由法人獨佔了，意大利雖在此會議中亦得在利比亞之行動自由權，但對突尼西亞的野心還是勃勃，因此法意為先下手為強起見，於一八八一年以突尼西亞的憲法使阿爾及利亞邊境為藉口發兵侵入突境。次年五月，與奧王班尹訂的規定法軍認為必要時得佔領突境，突尼西亞外交由法辦理，突尼西亞於淪為法保護國了。

自一八八二年法獨佔突尼西亞後，為減輕意大利在突境的影響及鞏固其獨佔地位，排擠意大利人勢力，對意移民施以同化政策，引起了意大利人的反感，這是過去法意之間衝突及不和的原因之一，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了台，法國對於德國的力量日益加強，對法的威脅日益加甚，而實行了親意政策。為緩和法意之間的矛盾，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間與意訂結協定，

今日的中國財政

陳文川

方今物價飛漲，個人生活之難，人所共知。我們的收入，不敷支出遠甚。我們的國家呢，她是戰時最大的消費者，他要拿出許多許多錢，來養活前線數百萬將士，建設國防，發展交通，辦教育，應付軍、政、黨各種機關的開支，維持公務員教師的生活，……尤其是軍費，不但數目大，而且需要迫切。你想，假如軍隊沒有糧餉，沒有武器，如何抵擋敵人？

所以打仗不能無錢。你也許天真地說，今天我們用的錢是法幣，是紙票，是政府財政部印出來的，只要政府不斷的印行，那愁沒有錢？不錯，抗戰以來，國家賴以維持龐大開支的正是這些鈔票（通貨），然而紙幣本身是沒有價值的，它僅是物資交換的媒介，是政府法定的支付手段。如今因為鈔票的發行多，物資的供應少，鈔票的價值（幣值）就跌落，東西稀罕，於是貴了。現在田賦棉田征實，老百姓不繳法幣而交穀米棉花；學生讀書改繳學米；甚至有些房東要房客納實物。無庸否認，大家都有一「存錢不如存物」的心理。

今天的中國財政，正是走上了一通貨膨脹這一條險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俄，正是前車之鑒！自然，今日中國的情形，與當時的德俄不盡相同。但若長此下去，不平抑物價，不緊縮發行，擴張工作，必受影響。

我們現在約略考察我國財政的收支情形，以了解膨脹的原因，以及補救的辦法。我國收支不平衡，戰前如此，戰後更甚。這因為戰前最大宗的關、鹽、統三稅，戰後都幾乎完全喪失了。直接稅是二十八年後才次第開征的，常覺不濟急。向人民借債吧，抗戰五年，只借到國幣公債四十七萬萬元，把外幣公債計算在內，也不過一百多萬萬法幣；而且這些公債，並未普遍向各階層人民推銷，多半由銀行承受，等到銀行資金不敷應用時，只好從庫裏挪出幾號碼的新紙票了。

原來國家在戰時，不外運用三種辦法來維持浩繁的支出：增稅、籌備與發行公債。增稅要

承認意大利在突尼西亞可保留其領土兩代。

但意並不因此滿足，對突尼西亞並未一舉忘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意人又大呼突尼西亞，科西嘉島（科島在地中海法意之間，屬法，拿破倫即生於此島，亦多意人）尼斯（法國南部地中海上的軍港近意境）歸意則口說無憑。一九四〇年六月意大利對法國的危急，對法宣戰，其奪取目的亦無非為實現其領土佔有慾望而已。但至今她還沒有到手，因為希特勒還不肯如此慷慨，滿足他盟友的要求。意大利與德國對同盟國作戰至今，損失巨大，而毫無所得，真是一偷雞不着蝕把米了。

至當地的人民，則大多數是國教徒，他們對法帝國主義的壓迫，向來是取着反抗的態度。這些居民都很強悍勇敢，法國不得不每年耗巨額軍費從事鎮壓突人的獨立革命運動。

在人民陣線掌握法國政權的時期，法國的一部份前進份子也積極幫助突人的解放運動，曾辦有法文刊物，專為鼓吹突尼西亞的自由解放運動。

現在突尼西亞的處境已屬同盟及軸心國的角逐之地，民主與法西斯的鬥爭場所，我們確信法西斯不久定將被逐出突尼西亞。這是法西斯急進趨向沒落的一個開始。法西斯一定會崩潰的，但是突尼西亞是否在這次世界大戰中獲得解放呢，這是不但需要突人的努力，也是我們全世界愛好自由平等的人所應努力的。

不利激物價，要顧到稅源，負擔要公平；通貨要針對富戶，也要公平；發行要適度，要設法使已發出去的通貨源源回籠。能切實做到這幾點，才能穩定戰時的國家財政。我國雖經過幾年的努力，無如離開建國的目標尚遠。「抗戰建國綱領」明白規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然而許多老百姓出了力還要出錢，連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都因而受了影響；少數富戶大享，因戰爭發了財，由投機囤積帶來的錢，反可以逍遙法外，既不出力也不出錢。無怪富商可以轉嫁負擔於消費者，地主富農公然轉嫁征實的負擔於佃農貧農了。

這就是今日中國財政的病態。要克服當前的難關，不能諱疾忌醫，不能因循苟且，要面對現實，對症下藥。

蔣委員長的指示是極正確的，我們的領袖不惟坦白承認物價的高漲，已影響到政府一向苦心維持的發行限度，征稅、募債、儲蓄又不能都如預期，而且提出「節約消費」，「緊縮預算」與「調整稅法」等方案。我們可根據蔣院長長的訓示，指陳我國財政正確的出路。

第一，「有錢出錢，錢多多出」依舊不失為戰時國家財政的鐵則。舉凡增稅、募債、勸儲、徵購等各種財政措施，在實行時，都要吻合這一原則，也唯有堅決執行這個原則，才能支持今後更趨艱苦的財政。因為社會財富已經日益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上，形成了貧富懸殊的兩極。貧者無能納稅，無力購買公債，更無餘資儲蓄，他們實在是一心向餘而力不足。富者已不容逃避了。時費論及此，幾無不主張向富戶強派公債，強迫富戶儲蓄，向他們徵課一般財產稅及臨時財產稅，並健全直接稅的系統，認真把他們的龐大購買力轉入國家之手，減少這些巨額游資的投機活動。自然，我國抗戰必須顧到各階層人民的利益，而強迫富戶出錢，並未影響到他們的豐裕生活，這是完全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爭取今日的生存。眼看老百姓傾家蕩產。服役殉國，富者又何忍吝惜這點錢？所以只要政府決心執行，截鐵斬釘地破除情面，打碎「官官相護」的傳統氣習，必能貫徹「有錢出錢」的初衷。況且還有廣大的民衆來做政府堅強的後盾！

第二，戰時理財的不二法門，是開源與節流。開源是增稅，廣義言之，募債也可說是開源之一道。增稅募債應針對富戶，已如上述。至於節流方面，在個人是節衣縮食，在國家是緊縮預算，裁併機構。當今一般人民的衣食已經節無可節了，所謂「節約消費」，自然是專指富戶而言。我們認爲國家正當的預算不宜緊縮，若一旦緊縮正當的支出，抗戰工作就勢難推行。那末，那些預算可以緊縮呢？首先要求的自然是「精兵簡政」。殘弱不能作戰之兵，養之無補於等土衛國；架林疊屋的政治機構，亦無助於行政效率的提高。前者如保留，反而有誤軍機；後者亦有礙於高度行政效率的推行。今年初春，後方各省已遵令裁員減政，並提出「提高工作效

兒童習作

四個銅板的回憶

湖南第四雜貨保育院王子英

一陣尖利安寢鈴聲之後，四週就變成靜悄悄的了，同床睡的汪君正在忙著解衣服，他口袋內突然發出一陣陣叮叮叮叮的金屬相擊的聲音，同寢室的同學都好奇地看著他，他自己也不明白口袋內是些甚麼，便伸手在袋內一摸，臉上竟浮上了一層笑容，把半袋口袋裏拉出。

「叮！叮！叮！」

對掉上一拋，原來是四個赤色的銅板。

「好笑！這還是幾個月前用錢兌來玩的呢！他爲了怕破壞秩序才這樣輕輕的說着。

「從前這條伙還有點子用，現在我連不沒有看見過了。」睡在我左邊的劉君很不客氣的說着。

隨着我們都睡下了，寢室中又恢復了死寂的沉寂，燈光比豆子還要小，數閉眼，所有寢室中的東西都是極模糊的，我望着床上的四個銅子的黑影，似乎觸發了我一件甚麼心事！

這是四年前的了，家是寄居我的一個姑父家中，在一個寂靜的深夜裏，熟睡和平常

舉」的口號，譬如本省省府，許全府機構併為四廳兩處，人員裁去總數五分之一，凡三百餘人。留下的問題不能不加以考慮：各省被裁人員應如何善其後，或令其參加生產，或使其從事他種工作，務必使他們仍舊有機會為抗戰服務。

第三，各種財政措施，要配合限價，配合生產。例如增稅，要考慮有無刺激物價的可能。所謂「政府加一種稅，商人加十個價」的毛病，當局應嚴防。又如徵收所得稅與過份利得稅，政府似不宜把工商業一例看待，同樣課稅，這因為工業生產的週轉慢，利潤較低，商業經營週轉快而利較厚。獎勵生產，充裕物資供應，既是安定物價的要圖，而物價安定之後，通貨發行亦隨之而減少，則政府的財政政策，應顧到生產，便利生產，促進生產。又如就許多國營事業中的專賣來說，限價之後，專賣物品中之日用必需品，因顧全收益，紛紛加價，這似乎大可不必。如果專賣僅為了財政的收入，彌補國家支出之不足，那倒不如索性加稅，不必設置一套重疊龐大的機構，以耗費人力物力。原來世界各國推行的專賣政策，本有財政的和社會的兩個目的。所謂財政的目的，當然是藉專賣的收入，充裕國庫；至於社會的目的，主旨在控制若干民生必需品，平價供給平民使用，減輕人民的負擔。觀察今日中國的情勢，政府運用專賣政策，似乎應當較側重社會的目的，以配合限價。

第四，財務金融人員處處都與金錢接觸，最容易引起貪污的惡念。社會人士對於財政金融機關的公務員，似乎都另眼相看；傳統的觀念認為他們都有「揮錢」的機會；其他行政機關的中下級公務員無不設法向財政金融機關鑽，希望多掙幾個錢。會記得大公報上有某稅務員的投書，坦白承認稅務員舞弊，幾乎是「到處烏鴉一樣黑」，很少例外的。而且報上揭發的貪污案件，多與財務金融機關的人員有關。其實中國政治上的貪污風氣，始終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種風氣如不從根剷除，國家財政恐怕很難辦得好。即使真正「節流」，確實「開源」，但如貪風不除，誰能保證已節之「流」和所開之「源」不致流入私人的荷包呢？如此說來，足見政治裡親切的影響到財政經濟。實明的當局，曾提出了一「檢舉貪污，告發國賊」的正確口號，而且滿街上也可以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標語。然而時至今日，貪污依舊盛行，國賊仍舊猖獗，原因，還是民衆動員的工作做得不夠，民主精神的發揚，應該在百尺竿頭，更向前邁進一步。

但無論如何，上述四個原則是必須遵守的：第一是有錢出錢；第二是精兵簡政；第三是配會限價；第四是肅清貪污。

的有著驚人尖利的鉤子穿在背脊，可是在淪陷區里關於這些是人們毫不關心的，認為這是一件平凡的事，一爐柴火，火光帶着白色，我坐在母親的膝頭上，她一手撫着我的頭髮，一手捏着火鉗，輕輕的將爐里的柴撥動了一下，就發出一陣刺刺！刺刺！的響聲，即刻又是一團紅色火星向四周飛起，隨着也就消失了。

「是這樣的一個年頭，讓他去吧。」這是坐在爐子側邊的父親用苦澀的聲音在這樣說。一豬生的豬圈，狗生的狗圈，貓兒廬生的廬了又喚，好容易養了這麼大，我怎麼捨得呀，我拚命都不能讓他去。」母親漲紅着臉在對父親反駁，我覺得他的手似乎將我抱得更緊，如像一顆心愛的寶石就馬上會給別人搶走一般……

「唉！你就是講不清白，這樣兵荒馬亂，那里還能談到這些呢？你留他在家里，就是毀掉他的性命，和功名，現在他還不知道，將來他就會知道了的，唉！你就是講不清白……」說完，父親用袖子將眼角輕輕的揩了兩下，臉色憔悴得不堪，近年來的家道，是一天不如一天，家鄉淪陷之後房子被燒，有用不能種，種種的不幸把他抓住，現在說話的勁兒都比上年從前了。

母親不再回答，可是她眼眶里面已經是充滿了淚水，她強壓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她像受了別人欺侮的孩子一般，用手將我抱得比前更緊了。

科學和技術

人類怎樣成爲高等動物的？

陳濟泉

(一) 人不是上帝創造的

人類到底是怎樣成爲人類的？和其他的動物比起來，有什麼獨特的地方？這兩個問題，自古以來，就有許多聰明的人在追究着。

可是有些人以爲人類本來就是人類，並且還自尊自大地說：「人爲萬物之靈」，甚至以爲天地和人是對等的，把天地人叫做「三才」，再不想去研究一下人種的來源，以及人爲什麼是萬物之靈？

又有些宗教家更直截了當地認爲人類是由上帝創造出來的。譬如「舊約全書」上說道：「上帝說，我們要照我們的形像，按照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着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然而在更古的希臘神話裏，雖然認爲人類是由神創造出來的，却並不把人類看作天生就比萬物高一等的動物，而是看作天生就比萬物低一等的動物的。至於人類之所以能制勝萬物者，是因爲人類有一種神賜的特別工具——火。據希臘神話所說，大抵是這樣的：當初普羅米修斯爲了天帝宙斯之命，下凡來創造萬物。普羅米修斯對於他所創造的每一種動物，都各自賦予以一種特別工具，或者是利爪毒牙，尖角厚甲，或者善跑會走，能游能飛，總而言之，不是攻擊武器，就是防禦武器，使他們能够防敵，能够覓食。及至最後創造了人，普羅米修斯自以爲是最完善的創造品了，然而却沒有一件特別的武器交給他，祇得私自走上奧林匹斯山，把竊火偷了下來，交給人類。於是人類便藉此戰勝萬物，征服了世界。祇可憐那普羅米修斯却因此觸犯天怒，被釘在海邊岩石上，讓饑魔天天來啄食他的食肉會再生的心臟，使他永恆地受苦。

一種聲總是沒有停過，甚麼時候會打來，神仙都不知道，一聲來了的話，希命換命各顯性命，那裏還管得子女，倘若一下子他換了命，那裏是死還靈老狗命，也是這的。唉！何況他這一未聽說保命院，有衣有食，還有書讀呢？「父親這樣說着，眼睜睜的望着母親。」

母親把我放下了，提着那盞掛在壁上的油燈，將床邊的一隻木箱打開，把衣服一件件的拿出來看過，用手摸着灰，還拿上鼻頭上嗅嗅，又將我的一件細背心，同夾衣，鞋子，襪子，打了一個包袱，放在自己的手中提提，還放在背上試試，然後將他拋在床頭。

「家道敗了，真是窮得做狗屎臭，背心都沒有了一件好的，」母親寬恨的說。

「父親將眼皮閉上，喃喃着：

「有甚辦法呢？唉！可是少爺也好，男得到路上麻煩，加之說說保命院還有發的。」

「孩兒快去睡吧，明天清早就要動身了呀！」母親一邊說着，一邊來拉我上床，給我把被褥蓋好，她仍然復到爐伴。這時父親也慢慢的爬上樓去睡，只剩下母親一個人獨坐，我心中亂着一團糟，總是食不上眼皮，可是不久竟朦朧的睡去了，不過我的耳朵似乎還聽着父親從樓上傳下來吃力的咳嗽聲，母親在樓下敲着銅板聲，後來又傳來了細微的啜泣聲，鍋鏟聲……碗筷聲……和一切使我辨不出聲響的聲響。……孩兒！快起來，就會天亮了，我的乖孫。

其實以上的說法，全沒一點根據，都是些沒有科學知識的人憑空捏造出來的。按照近代生物學進步的結果，知道了人類確乎是獸類的一種，是在比較近的時代裏由猿類的祖先分支下來的，是經過若干萬年的長時間進化來的，這明白了人類在自然界裏的真實位置。不過老實說起來，我們人類跟天生遺留的動物相比，真是很靈笨很遲鈍的傢伙，沒一件高強的本領，聽官也不行，視官也不行，嗅覺觸覺都不行。在自然界的生存競爭中，人類可說是頂龐弱的一種動物了。然而人類不但沒有被別的動物剝削滅精光，反能從動物圈裏跳出來，獨霸世界，這原因又在那裏呢？

讓我先把人類是怎樣進化來的略加說明之後，再來解答上面這一問題。

(二) 人是由猿類進化來的

近代的生物學家，把人類這種東西，從身體的構造和發生上考察起來，從精神作用的方面講起來，比那豬狗等普通的獸類毫無根本上的差異，智力言語兩件事，雖是十分的發達，然而這也不過是程度的高下罷了。那麼，既然把豬狗等類歸之於動物界，就絕沒有單把人類劃出動物界以外的理由了。這件事是已經無庸再說的了；祇要把動物學的書翻開來一看，裏面必然把人類也當作一種動物講的。

把動物界大別起來，先要分為若干的門，這中間有個所謂「脊椎動物門」，是一切身體中軸上備具「脊椎」的動物之總稱，自獸類，鳥類，蛇，蛙，以至魚類，全都是屬於這一門的。把人體解剖着看起來，是和豬狗大同小異，和猿類更是極其相似的，因此人類當然也不能不編進這一門裏去的。動物界裏除開人類所屬的「脊椎動物門」之外，還有十來個門。屬於那些門的動物，身體的構造和人類大有不同，也不能作部分的比較。

脊椎動物分為「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魚類」等五個綱，人類既是溫血，胎生，皮膚上又生着毛，明明是屬於這中間的「哺乳類」了。凡是在動物學上認爲哺乳類特徵的，人類條件都有。所以人類是和豬狗等獸類出於共同祖先，是毫無疑義的了。哺乳類又分為有胎盤的高等種類和沒有胎盤的下等種類，人類是屬於這中間的「有胎盤類」。「胎盤」這件東西，是由包胎兒的膜和母體的子宮壁一兩樣合成的，是一個從母體血液裏輸送氧素和營養分給胎兒的總管。人生產之後，連在臍帶頭上下來的精細形的東西，就是這個「胎盤」，俗稱「胞衣」。

人類之屬於獸類裏的「有胎盤類」，這是上文已經說過的。胎盤的形狀也有種種不同：人類和猿類的是荷葉似的圓盤狀；豬狗的胎盤是作帶狀，把胎兒捲着的；至於牛馬之類，包胎兒

，隨着些，快穿上衣服，便已經給你套好了，還借了一塊肉來賣給你吃……母親極溫和的叫着。

我雖然似乎沒有睡過好久，可是爲與我所驅使，我跳下床來，就急匆匆吃飯，母親將菜碗里的肉一塊一塊的剝我碗裏堆，一面囑咐着，叫我在外面一切都要小心，不要和在家裏一樣隨便。飯後父親下樓來了，我將小包袱背在身上，攙着父親的手準備動身了，走到門前，母親將她的破棉襖解開，掏出個銅板，握着我的手放在我的手中，一面帶着哭聲的說：

「我的乖孩子，你好好去吧，這四個銅板，你拿去在路上充充饑，你娘命苦，在這年間，身上一個毫子都沒有，還靠是你娘的私錢，拿去吧。」她說到這里，喉嚨已經哽住了，兩行熱淚從眼角里溜出來，我似乎受了雷的打擊一般，我是不多要跪下去痛哭一番。可是，我終於拒絕了，狠着心跨出了大門……

月光由窗口射到棉上，外面仍然是非常靜寂，可是只有一二聲野鴉與犬吠，點綴在這靜寂的紙上，而沒有了尖銳驚人的槍炮聲。

目光是越來越亮了，定眼望去，林上的四個銅元，正在放着幾絲微弱的光。突然，眼睛花了起來，燈光也變得成了雲霧般的六角狀的光花，無形中，一個熱淚從眼角滑到耳垂上……

的腰和母的「子宮壁」結合的方法是，所以「子宮」內面的一部和「胎盤」連結，決不一齊生下來。請問人類在胎盤裏是屬於那一部分？不待言的是屬於猴類了。

既然確定了人類是由猴類進化來的，那麼，要把這個進化的途徑，另外再順着時代先後的大序說起來，就是在太古的時候，猴類的始祖在陸地上到處蔓延，牠的子孫漸漸地分為幾多組。其中的一組獲得「四肢都能把握物件」的性能，住在森林裏與果實小鳥之類為生，這是一類「類」。子孫愈加繁殖，散布到各處。後來因為交通的路斷絕了，住在美洲的就成為「狹鼻類」和「熊猴類」，住在東半球的就成為「狹鼻類」，分為三個亞目了。住在東半球的「狹鼻類」，又因為作處，習慣等等的不同，漸漸地分為「人猿類」和「尾長猴類」兩種。由「人猿類」的祖先降下來的子孫，一部分是住在森林裏，用前後肢擺蕩樹枝運動，終久就成為猩猩，黑猩猩之類，一直生存到現在。另一部分往平原地方來，祇用兩個後足直立着滿地跑，不用前足走路，改做別樣用了。因為前足和後足分工的結果，後足就越來越適於行走，前足也更加適於做別樣精細的事了。因此經驗也增加起來，並且那從前就多少有點根基的言語也大為發達，成為真正的言語了。終久就進步成人類，現在地球上遍處都是他獨霸了。

要說現今生存着的一種猴進化成人類，那當然是沒有的事，但是「人類是和猴類由共同的祖先分支下來的」這句話，現在已經要認為是科學上早已確定的事實了。並且就在猴類之中，人類還是和猩猩，黑猩猩之類分離得比較晚些，直到近些的時代纔漸漸地分開來，這也是確乎無疑的。

(三) 人為什麼能獨霸世界

人類之所以能從動物園裏跳出來，成為地球上的霸王，並非因為人類的軀體有什麼特別的長處，完全是由於人類採取了羣居的集團生活；集團生活可說是生存競爭的最有力的武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說：「人天生是社會性的動物」，顯然這種社會性就是人類所以不滅絕的原因。

然而或許有人說：其他的動物，也有能營集團生活的，譬如我們的宗族——猿類，就是營集團生活的動物，為什麼人類獨能發展他的文化呢？我們要說，那就是因為人類不像猿猴一樣，一輩子單營的集團的社會生活，更還於集團的互相策勵之下，共同參加為大家謀福利的社會生產勞動。猿猴與人類社會的區別，就在於勞動。勞動是人類的生存條件。

又有人說：蜂和蟻也會生產勞動，也會集體活動去製造食物和儲藏食物。不過，我們要知道，蜂和蟻的生產勞動，都是靠其本身的固有器官去活動的，並且也祇能弄得各個個體都一樣

旅行記

在紅水河上

孫 源

車到了過江縣城，停了半小時，這裏是車站，要修車——我們木炭車從縣城出後滑路就是修。現在時間已是中午，乘客們亦可趁此機會進城去吃飯。

天下着微雨，路溼滑得很，我們冒雨到過江縣城裏去吃飯。

一個小小的縣城內，一處石板鋪的正街上，門對門有兩家飯店：我們一羣過路客踉蹌而入，老闆，老闆娘，夥計們忙向四圍去借碗筷。我們心掛着開車，匆匆地吃了碗蛋炒飯就回到車站。

車子已經進了站，一羣人圍着吵吵嚷嚷，車子還在，像心裏放下了一塊石頭。

走近一步，只聽得司機直嚷着「滾開法」，原來車不開了。

這是一派江湖氣的前後轉着車是不能再走了，因為軸心斷了，此地就無法修，假如能離開，是會出毛病，翻車的。

「你們客人性命要緊啊，在像昨天那樣翻車，可不得了呀。」

前天在賓陽翻過車，傷了幾個客人。車在賓陽修了兩天，輕傷客人休養了兩天，今日才走了半天，又說不能走了。大家有些呆了，如

。人與動物根本區別所在，不僅在人能集體勞動，能利用本身的固有器官，和現存的自然工具，而還在人類能製造工具，實行分工。

因此我們得了一個結論：即人之所以為人，完全因為他在集團的生活中，利用自己發明的工具，分工合作勞動着，生產着，結果便以此踏出了一般動物的領域，開闢了自己的社會的大道。而人類之所以能够這樣的前進，在其進化史中，可以看出是依着兩條路線的：（一）在對自然環境鬥爭的過程中，改變了自己；（二）同時也改變了自然，改變自然以爲己用。

可是，人類怎樣改變自己呢？第一，就是手的改造。我們人類從四足爬行的時代，進化到抽出兩個手來做工，這簡直是無比的進步。第二，是胃的改造。我們人類現在是動植物性食物都可以食的，但其他動物却是不可能的。因爲有了這種胃的構造，使人類脫離了缺乏食物的危險，無疑也是件偉大的進化。第三，是大腦的改造。由於大腦的發達，人類的思想就發達。

其次，人類又怎樣改變自然以爲己用呢？所謂人類的文化，是人類在社會的集團生活中，與自然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化不過是人類對自然的工作的結果，是人類自身的勞動的產物。隨着人類對自然鬥爭的加劇，人類文化進步了。當在動物的生活圈裏時，一切是受自然支配的。一般的動物都是在使自己去適應自然，即在生存競爭中獲得優勝的，也不過祇能適於變化不息的自然環境而已，其他未能追隨自然環境的變遷的，就不免落伍並絕種了。祇有人類能够跳出這個被動的地位，他並不在追隨變遷的自然去求適應，而是在爭取主動，與自然作鬥爭，使自然來適應自己，結果竟征服了自然，開拓了人類特有的前途。

各國模型飛機運動面面觀

何萬修

模型飛機運動在中國起自前年空軍節在重慶舉行的示範飛行表演及展覽，到現在已開始在各地展開。關於先進航空國家的模型運動狀況如何，在參與目前運動的人是頗須知道的。下面所介紹的便是德、英、美、蘇各強國的模型事業的進展情形。

先看美國吧。模型飛機用的輕木盛產於南美洲白木(Balsa)，以稱得天厚地厚的緣因，美國的模型運動雖非政府極力提倡也非常發達。全國模型工作者達百萬之衆，汽油動力機的制作者也有數萬，列爲全美人民五大嗜好之一。製造模型的工廠也不少，每個廠都是推進模型運動的一有力中心。他們(廠裏當局)領導青年參加模型製作，並做各種高級模型的研究工夫。以汽油發動機來說，十幾年以前僅在一吋以內汽油缸，工程界權威認爲是不可能製成的；經過模

何是好。這是小姑，等第二輪登車是很難的，而灤江縣又小，沒有旅館，只有客棧，即等客難，而且絕無把握。

乘客們顯然有些狼狽了。

司機指點着乘客說可以乘民船到來賓，乘賓有大車通柳州。

可是民船要推八九小時，而火車是每日早晨六時許開，每天只有一班，所以必須附日輪船到那邊去等火車的。

這條水路連常走廣州灣的客商也沒有定過，大家都有些惴惴不安，況且昨日大家說該起某些地方還有搶劫事件發生。

當大家問司機這條水路是不是安全，有錢有一賊，他拍拍胸：

「沒問題呀！」

沒辦法，不走這條路又怎樣呢，車子是一定不開了，住在灤江縣又不興，而且又不知能不能找到第二輪車子……，只有一走。

一羣女傭伙揹着行李，爭價錢。

我們跟着脚夫到河邊。

這條河，河牀非常低，水又非常淺，從岸上到河邊，可難走得很。我們小心翼翼地走到河邊，一些輕快小艇已給先到一步的同事客人擱去了，留下的是二三條大木船。

我們同另外一些同事客人就擱了一條大木船。

我們一共十一人，把船包了下來。不給生客搭乘，因爲據幾位老用門的走廣州灣的客商

者努力研究，幾年來已製成不同尺度直徑的汽缸，直徑最小的還不過幾英寸。除了各個模型飛機團體，模型製造廠，政府設有總管全美模型事業的一個機關，稱為國家航空模型協會，擔任全國模型推進事業及作技術與理論的研究。

一年之內模型比賽是不斷舉行的。不是某模型團體的便是某州的或全國的比賽。盛大的比賽往往在幾天以至一星期的時間，青年們都盡情快活玩一個痛快。比賽場的四周有舒適的旅館，電影場，娛樂場，臨時材料供應站，總理者都愉快地駕了汽車或騎自行車帶上好幾架美麗的模型來參加這個非常集會。比賽完畢時照例每個模型者都把他的模型飛到天空去，那時萬眾齊聲向上，五光十色的乳燕穿插雲際天邊，確是一種迷人的玩意。大會結束的一晚，更盡情地玩。敘餐，跳舞，化妝遊戲，和頒獎典禮是主要的節目。吃的，玩的，笑的都够了，參加者都快活地回到他們的家裏。

英國有模型飛機工程師會(Society of Model Aeroplane Engineering)掌管全英的模型活動。他們對於比賽更加鼓勵，有維爾公爵獎杯(Wakefield Cup)和摩法特獎杯(Moffett Trophy)都是永久性的獎品，獎給國際模型比賽的優勝者，且仿照世運會的辦法，是年勝利屬那國，下屆比賽便假該國舉行，這是個莫大的榮譽，各國青年為之傾倒者不知是凡幾。

現在我們談到蘇聯的模型運動。蘇聯以後起國家在數個五年計劃內建立起偉大的航空工業，也以同樣的力量發動全蘇聯普遍的模型飛機運動。

蘇聯模型運動所以有今日的成就，全是飛行小組制度的結果。莫斯科的航空化學協會負責指導全國的飛機模型小組，由總會各地分會派出大批能幹的指導員去扶助小組的產生和長成。在蘇聯無論什麼團體如少年先鋒隊，工人俱樂部，工廠教育處，集體農場等都有模型飛機小組。八歲到十六歲的兒童多半都是模型小組組員，他們都是未來的航空構造家，飛行家與滑翔家。他們的口號是：

從模型到滑翔機，從滑翔機到飛機。

帶着降落傘跳躍時候，勇敢的試驗。

這就是願作蘇聯空中鬥士的少年們之路。

蘇聯出版的「我要做飛行家」作者說：

「要做未來的飛行家，應當從構造飛機模型開始，而且要有計劃地去學習。習作飛機模型不是紙張的兒童玩具飛機，而是準備航空人員幹部之必要經過的學校。在飛機模型小組內，會變成飛行家與飛機構造師領導航空技術的一代，所以，這不是偶然的，有許多著名航空工作人

說，哥倫生容是相當危險的，因為他們在外面人，帶有行李，會引起歹人好奇心，裝扮乘車，半途上殺人搶劫的。

我們把行李放在船裏，坐定了船開動，船却不開，船家上岸去買東西了。等了好一會，船娘回來了，背後跟了二個鄉下人。

這二個人上了船，就睡在船頭上。我們之中有人出來反對了，說不准搭乘別的客人，因為已經說明是包下來的，船娘准許是她的自己人，是姪子，不是客人。可是我們硬不答應，船娘到後來似乎頗認為我們是不肯讓給多賺些「外快」可憐憐然不滿意。結果，我們加了錢，她才把這二個新客人打發走了，船也隨着開了。

船家就是夫婦倆，看來都在三十開外的年紀，兩人一前一後搖着橈。

我們之間，有人說這水都出他們夫婦倆賺了。

但後來證明並不如此：約兩個小時，在過第一個灘時，他們找了一個助手。

還是個十七八岁的孩子，提一推杆石上跳過來，換了更污濁的波被。

他是通曉的能手，在船頭用了一支特製的槳，插入急流中，用力地撥，船就從急流中渡過，沿途過了不少險灘，都是他在船頭幹，船裏面靜得幾次。

這條河水急，灘險，兩岸都是高山，沒有人烟，只聽得槳打水聲，沿途上，除了這隻助手的停泊在河邊的船外，未曾遇見第二隻船。途中船家又不許我們大聲談笑，以免引起盜賊來。

不過中途風景尚佳，且遠見一塔，塔色不一，有此點綴，近乎江南風光了。

船到九時許才到家，好在月色甚佳，行

員，寫他的自傳，往往回憶自己模型習作的開始。

模型飛機小組的組織簡單非常。由三五個對模型飛機發生興趣的人發起在先，與當地航空化學協會支部發生關係，把飛機模型，宣傳品，模型圖像等拿回自己團體裏。於是選出組長，問學校取得辦事處，把軸修齊起來，佈置好美觀的模型圖表，工作室，並請得支部的指導員來指導技術工作和作簡單的理論演講。有空的時候他們常常到各飛機廠和其他的模型小組參觀。

中央航空化學協會每年都要舉行全國模型習作者大會。一九三九年大會上創立了四個世界紀錄，一個歐洲紀錄。少年先鋒依凡諾夫的模型飛越十五千米，打破飛遠的世界紀錄，馬加諾夫的模型，不停留地支持了一小時飛四十米，這也是世界紀錄。可是涅司吉林克的模型又打破了這一紀錄，四小時內不停留飛行四〇〇〇米。

德國的模型運動是配合軍事航空的目標而產生。在社會方面大眾航空俱樂部負責推動工作，此俱樂部可以說是專門屬於機械的，航空的和國防的性質。工作的實施包括(一)模型飛行(二)滑翔飛行(三)跳傘和(四)輕飛機。

納粹航空團是訓練少年模型幹部的最高機關，團部常常派選優秀的少年到各學校扶助及鼓勵其他一切少年的模型熱；另外常常請專家們演講航空問題；舉行模型教育展覽會和比賽大會。

納粹航空團對兒童的早期航空觀念的訓練是非常着力的。他們若果發現那一個兒童是適合航空的話，或者特別高興航空，便絕不問他的父親是貧是富，或是國內重要人員，總拿訓練的要旨來訓練他。對滿了十歲的兒童先教他們認識名詞術語及各種模型機，然後認識簡單的構造圖，製作初級模型再進至高級模型機和設計方法。有了這種種種模型經驗的兒童，通通都認為是隸屬於希特拉模型製作少年團的一員團員，由十歲至十四歲止灌輸他們初步的航空知識，及至十五歲至十八歲的期間又給他們機會學習滑翔機，由此而養成一位優秀的飛行員。

末了，我且引周盛科先生對德國模型者比賽大會的一段描寫吧：

「當春天來臨，草地青綠的時候，各少年男女拿着自己所製的模型機，齊向萊沙古比滑翔場進發。當到達停車站後，各人立即跑到競賽場附近，那裏已早有着質樸的旅店，歡迎你住宿。及至聖地祭會那天，更熱鬧了。會場中央懸着四條大柱，懸着巨大的標語，在吹奏國歌中，高舉了國旗，由主席致詞後就開始競賽。這時滿山遍野飄着模型機及滑翔機，各觀衆都盡量歡笑。日間競賽完畢，在夜裏還有火炬遊行，無數的火炬隨着樂隊前進，在行列至飛行紀念碑前，各人默禱爲國犧牲的光榮飛行家……」

看了這段描寫，我們無不佩服德國青年的愛國精神，可是被野心家希特拉利用作爲侵略戰爭的砲灰，又不免令人傷感。我們願意把自愛而又愛國的中國精神，即仁愛和平的精神貢獻給普天下青年作爲國防科學運動的指針。

船無問題。

到了來賓，因爲荒涼地方，並無村鎮，只能在船上過夜。

船位小，船十一人，真是難事。船是蓬船，輪前後無遮，半夜風大，天寒，船不穩。

我們一家人只有薄被及薄毯各一條，我半夜冷得受不住，只得起身到船尾去賞月了。

船泊在右壁下，泉水潺潺，月色桂藍，此情此境引起我想到赤壁去了。

天發曙光，我們就上岸，趕到車站去。上岸亦是一件苦事，山石光滑非凡，很難走，有時只好爬。

上了岸，到車站，還得在阡陌之間穿走一些路。

昨晚下了雨，泥路難走得狠。我又須履履夫，又須照顧家裏人，真是煩瑣透頂。脚夫快步走在前頭，不肯消停，而家人因爲路滑難走落在後頭，我既怕行李給挑壞，又恐家人在阡陌間迷路，總定急喊，邊打手勢，狼狽情形確爲平生第一遭。

到了車站，見到昨日同車客人，才知道他們乘小艇比我們先到，當夜上岸，在車站旁所請招待所的木屋裏住了一夜，此我們可幸運得多了。

來賓車站是新建的。四週除了那個招待所及護路隊的住屋外，就無其他民房，即小販亦無一個。原來來賓通車還不久，而這條路路基亦是新鋪的，因此車行的很慢很慢。但我們坐上火車，覺得很心滿意足了，因爲兩天來公路車上連腳都無處放的擁擠，在火車上可以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比較之下似乎已上天堂了。

到了柳州，進了旅館，通個電話給做黃兄，他一連門就說他在公路車站上已經等了兩天，沒有見到我們。

是的，有誰會想到我們走這一條路呢？這條河，後來問人家，才知道是叫一江水。

河。

聚寶燈

(中篇童話) (三)

阿拉伯無名氏作
宜閑

——根據柏登英譯本「一千零一夜」

四

當她進了王宮的時候，上朝的人們還沒有齊集。她看見大臣們和各色的貴人們陸續續續走進朝廷去。過了一會，廷上人滿了，國王出來。大臣們行了敬禮，貴人們也如此。國王在御座上坐定了，上朝的人們全都拱着手，等他下令賜坐。他們一聽到這樣的命令，就依照着等級各自坐了。於是起訴的老鄉們走到國王的面前。他照例給他們一一判結了案子，直到散朝的時候。國王站起身，退進後宮去，大家便分頭走散。

阿拉定的母親看到國王走進後宮去，朝廷上空洞洞了，便也走回家。她的兒子一見她手裏還捧着那隻碗就心裏想：她大約是碰着什麼不妙的事罷。他暫時也不願問什麼話。

他的母親放下了那隻碗，把她在王宮裏所遇到的情形講給他聽，結末是這幾句話：「亞爾罕陀利拉——偉大的神！——嘿！我的孩子，今天我覺得胆量是儘够了，我在朝廷上居然弄到了站腳的地方；雖然我還怕對國王講話，但是明天呢，我卻要向他招呼了。就是今天

，也有許多人同我一樣，得不到國王的接見。但是不要愁，我的兒阿卜爲了你，明天我一定對他講話了。沒有經歷過的事是可以經歷一番的。」

阿拉定聽了他母親的話，非常高興；雖然他對貝爾亞布杜爾公主想念得十分深切，巴望這事件立刻辦妥，可是他也只好忍耐一番。那天晚上，他們睡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阿拉定的母親準時起身，帶着她的碗到朝廷去，她發見那廷門關了。於是她向人們問了一番，他們對她說，國王並不天天臨朝，卻只在七天中間臨朝三次。她這才決定回家。從此以後，每逢她看見廷門開了，她就遠遠站在國王的面前，直到散朝的時候。就是在廷門關着的日子，她也去一趟看個明白；整一個月的情形就如此。國王每次臨朝，都注意到她的在場。但是

在她照例到廷的最後一天，她卻還是看着散朝，不敢跑上前去講一句話。散朝的時候，國王站起身，同着宰相走向後宮去，忽然回過頭來對他說道：「宰相！在最近六七次的臨朝，我每次看見那是一個老太婆站在廷上，我又注意到她的

披風底下帶着一件東西。宰相！你認識她麼？你知道她有什麼事麼？」

「萬歲爺！」宰相說道，「女人們總是怯生生的，這個老太婆到這兒來，大約是要在面前控告她的丈夫或是她家裏什麼人罷。」

但是這個回答卻够不到國王的滿意。他還付宰相，如果她下次再來，那就把她帶到他的跟前。宰相當即把手放在頭上，說道：「這命，萬歲爺！」

有一天，她照例走到廷上。國王一眼瞥見了她，便對宰相說道：「這個就是昨天我對你講過的女人，你快把她帶到我跟前來，我還才可以明白她要請求什麼，成全她的願望。」於是宰相把她帶到國王跟前，她含着兩手向國王行了敬禮，說了一番祝頌的話，便跪下去磕頭。

國王說道：「女人呵！我有許多天看見你站在廷上不開口；你究竟要我賜給你什麼恩典呢？快對我說！」

她第二次磕了頭，回答道：「萬歲爺，我是來向你求恩的；但是首先更懇求你饒恕我罪過，因爲萬歲爺會覺得這是怪特的事罷

國王是非常溫和的人。只願知道她的心願。他担保決不罰她，還吩咐周圍的人們全都走開，只留宰相在身邊。於是她轉向那求恩的女人說道：「你請求什麼，快稟告我，全能的上帝保着你的命！」

「萬歲爺！」她回答道，「我還要求你饒恕。」

他說道：「連上帝也饒恕了你，我那有不饒恕的道理？」

於是她說道：「萬歲爺！我有一個兒子名叫阿拉定。有一天，他聽得傳令官命着黃金就的人們把店門關起來，不許在街上行走，因為國王的女兒貝爾亞布杜爾公主要到「哈孟」去了。阿拉定一聽得這個命令，就起了一種抑制不住的念頭，只想看公主一眼；他躲身在一個看得清公主的地方，那地方就是浴室的門背後。當公主走進浴室的時候，他如心如意地對她看了一眼，可是看得太仔細了。萬歲爺！自從他看見公主的時候起，直到這時候，他覺得活得不愉快了。他要我來向萬歲爺求親。我呢，沒有辦法使他心上除掉這個幻想了，因為他對公主的相思迷住了他的靈魂，他甚至對我說：「你該知道，我的願！要是我達不到我的心願，那我就死了。」因此我希望萬歲爺格外開恩，饒恕我和我的孩子這一種大膽行為，不要為此來罰辦我們。」

國王聽了這番話的時候，他十分和氣地看齊她

，於是哈哈笑起來，向她問道：「你帶着什麼東西了？那手巾裏是什麼東西？」

看看國王聽了她的話，沒有發怒，倒是哈哈笑着，她當即解開了那個包裹，把裝有珠寶的碗放在他面前，這一來，朝廷裏好比點起無數的燈燭來似的，照得通亮了。國王一看到那些稀罕的寶石的光芒，不由得眼花心驚。他問道：「直到今天為止，我從沒有看見過這麼大，這麼美麗，這麼出色的寶石。我想這東西在我的寶庫裏，簡直一尋也找不出來。」

於是她轉過頭去，向宰相問道：「你怎麼說，宰相？像這一批似的又大又精美的寶石，你一輩子看見過沒有？」

宰相回答道：「萬歲爺！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寶石，我想就是和這些相仿的，在萬歲爺的寶庫裏，也一尋沒有。」

國王問道：「就此看來，誰把這樣的珠寶獻給我，誰就可以做我女兒貝爾亞布杜爾的新郎；因為就我所知，再沒有人比他更窮更窮向她求婚了。」

宰相一聽得國王這番話，就呆住了，心內悲傷得很，因為國王是早就許過把公主嫁給他的兒子的。過了一會，他說道：「萬歲爺！你曾經應許我，把貝爾亞布杜爾公女嫁給我的兒子做老妻。無論如何，你總得給我們寬限三個月，在這期間，我的孩可以辦到比這價值貴的東西來進獻。」

國王雖然知道宰相就是最有勢力的什麼

貴人都辦不到這樣的東西，那時因為心地和善的緣故，卻准許了宰相的要求，把期限放寬。

他轉過臉去，對阿拉定的母親說道：「你去對你兒子說，我担保着把我女兒嫁給他；不過我還得給他備辦嫁粧，叫他耐心等待三個月罷。」

阿拉定的母親接受了這個回答，當即國王，並且道了萬福；於是他三脚兩步，飛奔回家，當他的兒子看見她笑嘻嘻地來的時候，他知道了好消息了，不由得高興起來，尤其是因為她這次回來沒有像過去幾天那麼遲，又沒有帶回那隻碗。他當即向她問道：「媽！你一定有好消息帶給我。我想這批珠寶已經發生了效果，國王接見過你，而且賜恩給你，饒恕你的請求了，可不是麼？」

於是她說給他聽：國王多麼和氣地接待她，國王和宰相對於光賜恩日，種種極大的這些珠寶多麼神奇。最後說道：「你還得許我把他女兒嫁給你。不過，孩子呵！在國王親自向我担保之前，宰相却請起國王和他先辦所訂立的私約。他們兩人吃了一會好菜，國王便把日期延宕到三個月之後。因此我有些擔心，只怕宰相對你打着什麼壞主意，或是打算欺騙國王把主意改變。」

阿拉定聽了他母親的話，知道國王已經把女兒許給他了。雖然婚期還得等到三個月之後，他心裏總覺是非常快活的。他說道：「國王既然說定了三個月之後，（唉！好長的時間！）無論如何，我還覺着大大的高興！」

國王雖然知道宰相就是最有勢力的什麼

於是向他母親表示了一番謝意，說：「是多謝她連日奔走勞碌，才有這慶可喜的結果。接下去說道：『上帝保佑！媽！我早就好比進了墳墓了，是你從那兒拖起我來的。我頌揚着全能的上帝，因為現在我感覺到世界上再沒有人比我更快活更幸福了。』」

他耐心等着，等着。那三個月中間兩個月過去了。有一天，傍晚時候，他的母親上街去買些燈油。她看見街上各大店舖開門，京城裏到處是精彩，人們把燭燭呀花呀放在窗裏；她又看見各種衛兵和太監騎在馬上排隊，火把和燈籠一路照耀着。這一番熱鬧的曙眼的景象，惹得她十分好奇。她走進開門的油舖子裏，買了她要買的燈油，便說道：『先生！今天每戶人家和店舖門前精彩，警衛兵沿街排隊，究竟有什麼事呀？』

那油舖子裏的伙計問道：『老太婆，我憑你大的是客邊人不是京裏人罷？』

她回答道：『不，我是這京裏的人。』他接着說道：『你京裏人，還沒有知道，就在今天晚上，宰相的兒子要娶貝爾亞布杜爾公主麼！他現在是在一哈孟一洗澡，這批兵馬帶着武器衝在街上等他出來，他要排起迎親的儀仗來送他進王宮去，公主就在王宮裏等着他。』

阿拉定的母親一聽得這番話，又傷心又愁悶，不知道把這傷心的消息怎樣來通知自己的兒子才好，因為她明白，那可憐的孩子是時

時刻刻巴望着三個月的慶賀的。他當即走回家，一進門，就對他兒子說道：『我的兒！我要告訴你一個消息一定使你心酸。這我想起來也實在難受。』

他問道：『什麼消息？』

她回答道：『貝爾亞布杜爾公主的親事，國王已經把許給你的成約背棄了。宰相的兒子就在今天夜裏娶她成親。我曾經心過宰相與國王的主意改變，我對你說過，他在我面前怎樣對國王吹着耳朵。』

阿拉定問道：『你怎麼知道宰相兒子要在今天夜裏第一次拜會公主？』

於是她對他說：『當她上街去買燈油的時候，她看見滿城怎樣精彩，太監和武裝的警衛兵怎樣排着隊伍等新郎從浴堂出來，她又聽油舖子裏的伙計說，第一次過門就在今天夜裏。』

一聽得這番話，阿拉定就悲傷起來接着是他心裏燒着妒火了。過了一會他想起那邊燈，便定神說道：『媽！你相信麼？宰相的兒子一定是和他成不了親的。現在我們用不着放下去了，你還是起來做夜飯罷。我吃了飯進我自己的房間去，這慶一來，請事大吉了。』

吃了夜飯，阿拉定走進他的房間去，把門鎖上了，拿出那盞燈來，擦一擦，燈的魔像立即出現在他的眼前，說道：『聽候吩咐，我是你的奴隸，是拿這盞燈在手裏的這個人的奴隸，我同齊這盞燈的一切奴隸們。』

他回答道：『聽候！』我請求國王，要他的女兒做老婆，他應許我在三個月之後把燈嫁給我。但是他卻沒有照他的話來辦，他倒把她嫁給宰相的兒子，就在今天夜裏，新郎娶成親了。因此，我命令你，（你是這盞燈的領頭的僕人）今天夜裏，你一看到新郎和新郎的牀了，當即把他們兩個連牀帶到這兒來；我要你辦到這件事。』

魔像回答道：『遵命！如果另外你還有什麼事叫我辦，請你吩咐罷。』

阿拉定接着說道：『現在，只有剛才吩咐你去辦的這件事。』

於是燈的奴隸不見了，阿拉定走出自己的房間來，和他母親消滅晚上的時間。

他料想到魔像快來的時候一到，他站起來，走進他的房間裏。過了一會，看哪！魔像把那一對新郎夫妻連同他們的新牀帶到他跟前了。阿拉定一看到這光景，非常高興。他對那奴隸說道：『把那個囚徒帶到這兒來，放在毛氈間裏罷。』

他的吩咐立即照辦了。當那新郎安歇停當的時候，魔像向他身上吹出了一口冷氣，使他冷得索索抖，宰相的兒子這才覺得很可憐了。魔像回到阿拉定跟前，對他說道：『另外你還有什麼事叫我辦，告訴我。』

阿拉定說道：『明天一早，你回來，把他們帶回他們的房子裏去。』

於是魔像幹了一雙「遵命！」便消滅了。

不一會，阿拉定站起身。這一種意外的成功，使他自己心裏也有些好奇，他親眼看到貝爾亞布杜爾公一輪在他的房間裏。雖然早就有猜測，他的對她的戀情，他卻還是保持着對她的尊重。他說道：「美麗的公主！你不要以為我把你帶到這兒來，於你的名譽有礙。這不會的！這不過是要防止那壞人親狎你，因為你老子，那王上應許過把你嫁給我。請你安心罷。」

當國王的女兒，貝爾亞布杜爾公主發覺到自身在暗沈沈的破陋的屋子裏，而且聽阿拉定的話的時候，她索索抖抖，嚇得出神了。她答不出什麼話來。那少年站起身，脫掉了外衣，把腰刀放在他和她兩人的中間，便在那張床上她的旁邊躺下去；他沒有幹什麼邪惡的事，因為他一直在防止她和宰相的兒子合歡。至於貝爾亞布杜爾公主呢，她過了一輩子最遺憾的一夜。自從出世以來，她沒有經歷過更惡劣的情勢；就宰相的兒子來說，也是如此。他躺在毛氈間裏，因為害怕着那個威嚇過他的魔怪的緣故，一動也不敢動。

天一亮，燈的奴隸就出現在阿拉定面前，他說道：「我的主人！你有什么事要叫我辦請你吩咐。我可以盡心竭力來效勞。」

阿拉定說道：「你把新娘和新郎抬到他們自己的新房去。」

霎時間，魔怪把那一對新婚夫妻抬出去，神不知鬼不覺地，照先前的光景放在王宮裏；

但是那一對夫妻一發覺到有怪東西把他們從那個屋子搬到這個屋子，就嚇得魂不附體了。

魔怪把他們安放停當才走開，國王過來向他的女兒道喜。宰相的兒子聽得門叫開了，當即從牀上跳起身，把衣服穿好，因為他知道這時刻，除了國王再沒有誰可以進來。可是他在離開不久的毛氈間裏冷冰冰過了一夜，正想在那牀上把身子弄得暖和些，這番起牀在他是非常難受的。

國王進了新房，走到他的女兒貝爾亞布杜爾公主跟前，在她的額角上吻了一下，向她道了一聲「早安」，便問她對於新郎是否喜歡，是否滿意。她始終沒有回答，只是用氣忿忿的眼光看着他，雖然他連問了三四遍，她還是默然着，不肯講一句。

於是國王離開她，走到王后跟前，把他女兒對他的情形告訴了王后。那王后不願國王對他們的兒子生氣，便說道：「萬歲爺！這是一般新婦夫妻至少在結婚的幾天中間常有的光景，因為他們怕着羞，有些難為情，還是請你原諒。過些時總會定一定神照常對人家講話的。萬歲爺！要知道，現在她因為怕羞所以沈默着。可是我儘想去看看她一趟。」

於是王后站起身，披束了一番；走到她女兒跟前，道了一聲「早安」，吻了她的額角。公主還是不肯講一句話，王后這才自心裏想道：「一定是出着什麼怪事了，使她愁悶到這樣。」

於是王后問她女兒道：「我的女兒！有什麼事使你這樣的愁悶？我特地來你跟前道「早安」，你沒有對我講一句，究竟你的心事是什麼？快讓我我知道。」

貝爾亞布杜爾公主這才抬起頭來說道：「媽！對不起。你過來看我，在我應當十分恭敬地來接待你。可是且請你聽一聽我的愁悶的原由罷。要知道，我所過度的這一夜真是我一生中難受的一夜了。媽！我們剛才睡下去，就有一個我所不認識的怪人抬起我們的牀來，把這張牀搬到一個暗沈沈的地方，又震又破陋的地方。」

於是公主把夜裏所經歷的一個情形說給她的后聽；他們把新郎怎樣的拖出去，像她一個子冷冷清清的；不一會，怎樣的來了又一個少年，替代着新郎輪在她身邊，把腰刀放在她和他自身的中間，她接下去說道：「這早上，那一個把我們擁擠的怪人回來了，他又把我們一直帶到我們的新房。他一到這兒就走了，但是爸爸卻就在我們剛到，那人剛走的時候忽然進來。當時我正嚇得索索抖，沒有心思對他講話了。我這樣的失禮大約得罪了他罷。媽！我希望他把我愁悶的原因對他說明白，他這才會原諒我的不開口，不至於責怪我。」

聽了貝爾亞布杜爾公主的這一番話，王后對她說道：「我的兒，你放心。如果你把這番的話講給人家聽，人家就要說，國王的兒媳是發瘋了。可不肯把你的經歷說給你父親知道。」

這在你是好的。女兒！你當心，我再說一句你當心，不要告訴他這一回事。」

公主說道：「媽！我是照神志清楚的平常人一樣的對你講。我並沒有發瘋呢。這一番情形，的確是我親身所經歷的。如果因為從我口裏說出來的緣故，你不相信罷，那你問問我的新郎看。」

王后回答道：「我的女兒！趕快起來。你還是聽說了這些胡思亂想，裝扮一番，出去看看爲你的喜事而辦的宴會和遊藝；聽聽鼓聲和歌唱，再看看各處給你賀喜的彩景。我的女兒！」

這慶說着，王后立即把些給貝爾亞布杜爾公主穿女禮的官婢喚過來。不一會，她走到國王跟前，對他說：「他們的女兒的確是在新夜，整夜着清夢呢，接着說道：『不要因爲她沒有回答你的緣故，對她生氣。』」

於是王后悄悄地叫人請進宰相的兒子來，就這事情問道：「告訴我，貝爾亞布杜爾公主所講的那些話可是真的？」

但是他生怕從此失掉了新娘，卻回答道：「娘娘！你所講的那些事，我一點沒有知道。」

母后這才確信着她的女兒所見到的是幻影和夢了。

第九

那兒，想着一夜所經歷的一切。

宰相的兒子是躺在毛廁間裏過度睡眠時間的，所受的苦難固然比公主還厲害，但是他卻隱瞞了那一場事情，抽換了對於那一夜的回憶。一則因爲他怕失掉了的新娘，從而只怕失掉了結王家親的體面，還是使他得到這樣的尊榮，使人們這麼羨慕他的。二則由於貝爾亞布杜爾公主驚人的美麗可愛。

阿拉定在那一天走出看全城和王宮裏的熱鬧。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尤其是當他聽得人們談到宰相的兒子做了國王的女婿，多麼榮耀，這番喜事的排場多麼闊綽的時候。他自心裏說道：「這些可憐見的人們，沒有知道昨夜裏他吃了怎樣的苦頭，還是這樣羨慕他！」

但是等到天暗以後，快到睡覺的時候了，阿拉定卻站起身，走進他的房間裏，把那盞燈擦了一擦。這一來，魔怪突然露了臉；阿拉定吩咐他照上一夜那樣，趁宰相的兒子還不及向公主求歡的時候，把一對新婚夫妻帶到他跟前。魔怪消隱了一會，等指定的時間一到，就帶了貝爾亞布杜爾公主和宰相的兒子一同離着的那張牀回來。他照先前那樣把新郎安放在毛廁間裏。

於是阿拉定站起，把腰刀放在她自身和公

主的中間，便在她的旁邊躺下去。

天一亮，魔怪就把那一對新婚夫妻拉回到他們自己的新房。阿拉定留在家裏，想將宰相兒子的情狀，不由得十分快活。

國王早上醒來，決意去看望他的女兒，要探究她這一次是否還會照上一天那樣冷待他。他從牀上跳起身，披上了袍服，便走到公主的新房去，叫開了門。這一來，宰相的兒子就起床穿衣了，當時他的身子還是凍得疼痛，因爲魔怪把他剛帶到那兒，國王就進來了。

國王揮起袍服來，走到躺在牀上的女兒面前，道了「早安」，吻了她的額角，便問她的情形。但是他卻見到她臉色愁悶，沒有回答他一句話，只是氣忿忿看着他。國王這才因爲她不肯回答的緣故，對她生氣了。他疑心她有甚麼邪惡的主意，便拔出亮閃閃的寶劍來，對她厲聲說道：「你究竟有什麼心事？要不是老實告訴我，此刻我就結果你的命！我好好兒向你問，你沒有回答我一句，這樣的神氣可不是表明着你不敬不孝麼？」

貝爾亞布杜爾公主看見她父親勃然大怒，拿劍在手的時候，她擺脫了過去的愁悶，坐起身來，對他說道：「親愛的父親！不要對我生氣，也不要心裏暴跳。只要弄明白我的情形

，你是可以饒恕我的。請你耐心聽我說，我在這兩夜所碰到的情形。我很知道，你聽了這一番報告，一定會原諒我，憐憫我。你對於你的孩子終究是會心軟的。」

於是公主把自己所經歷的一切情形告知了她的父親，接着說道：「父親！如果你不相信我，那你去問我新郎看，他會把這番經歷詳細說給你聽的。而且當他們從我身邊把他拖去的時候，他們怎麼對待他，把他放在什麼地方，我也沒有知道。」

國王聽了他女兒的一番話，不由得悲傷起來，兩眼淚滿了淚。於是他把劍放在鞘裏，在她額角上吻了一下，說道：「女兒！爲什麼前夜所發生的事情你不告訴我，使我可以保護你，免得你受第二次的苦惱和恐怖？但是現在你還不說事。你起來，拋棄了一切的愁悶。今天夜裏，我派人來保護你，總不至於再有什麼禍殃弄得你苦惱。」

於是國王回到宮裏，當即把宰相召來，向他問道：「宰相，你看這事情怎麼樣？你的兒子和我的女兒所遭受的一番情形，大約他已經告訴了你罷。」

宰相回答道：「萬歲爺！昨天和今天，我沒有看見我的兒子。」

於是國王把公主所遭受的一番苦難告訴了他，接着說道：「我要你當即向你兒子探聽一番關於這件事情的消息。我的女兒也許因爲驚慌的缘故，沒有弄明白她所碰到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我總覺得她所說的一番話是可靠的。」

宰相這才站起身走了。他把他的兒子叫到跟前，便就國王告訴他的一番情形，問那少年，這可是確實的？

那少年回答道：「父親！貝爾亞布杜爾公王所講的毫不虛假。這兩夜的確不是什麼快樂的新婚夜，倒是我們一輩子所經歷的最難熬的夜。至於我本身所吃的苦頭比這還大些，因爲我沒有和她睡在同一張牀上，卻睡在黑沈沈的毛廁間裏，又是臭，又真難堪。我的身子還凍得索索抖了。」

那少年把經過的情形詳細告訴了他的父親，結束說道：「親愛的父親！我央求你去和國王商量一番，他也許可以使我解脫了這場婚事。我做國王的女婿原是莫大的榮耀，我對於公主尤其是愛到極點的。但是像最近兩夜所吃的苦頭，我即再沒有氣力來承受了。」

宰相聽了他兒子的話非常悲傷，因爲他的本意是要使他的兒子從做國王的女婿入手爵位高陞起來。他已經定了這樣的好運，現在如果把這場婚事打消，在他當然是覺得十分難受的。他就這一事件和處理的辦法思慮了好一會，於是說道：「我的兒子！耐心些。且看今夜裏會不會發生事情。到那時候我們要派一個看守人來保護你。這一番尊榮只你一個子消受得到，你不要輕信放棄。」

於是宰相離開了他；回到國王跟前，對國王說：「貝爾亞布杜爾公王告訴他的一番話全是實事。國王說道：『事情既然如此，我們用不着耽擱了。』他當即下令停止一切慶祝，把婚事打消。」

這一來引得全城的人們大大的驚奇。當他們看見宰相和他的兒子淒涼地離開王宮的時候，他們不由得問道：「出了什麼事？這場婚事爲什麼打消了？」

除了要求過和公主結婚的那有情人阿拉定，誰也弄不明白這究竟怎麼一回事。阿拉定呢，他用帽子遮着臉笑了。

但是，國王甚至在這場婚事解除了以後，也記不得他對阿拉定的母親的成約了。宰相也如此。他們所遭受的這場變故是從什麼原因發生的呢？這在他們兩人一點也沒有知道。

(待續)

鴿子

賀宜

我住在一個山谷間的一所草屋裏，這草屋在一種蔥鬱的森林的右邊。

在我的草屋的前面是一塊小小的平地。一年以前，那還是一塊水田，平地的左右兩面有幾條溝渠，那就是先前田畝的遺跡，所以一到下雨的時候，地上的水一時來不及洩流，積聚成好幾個小水潭，鴿子在這裏貪婪地追逐，打滾。有幾只鴿子飛來在水潭裏飲水，翻展着牠們的翅膀，用一種極文雅的姿態洗澡。

這幾只鴿子是我的同事徐君所養的。他的屋子就在小平地前偏右的地方。倚在我的竹製的門戶旁，可以看到他的屋旁籬笆內的高高的木製鴿舍，和那些在那裏咕咕啼啼的和平時生活着的鴿子。

每天清晨，血紅的太陽從大嶺山東面的一獨山頭後面鑽出，他的不甚強烈然而充滿着活力的金色光輝，就散在這平坦的山谷間，照射着松林、平地、茅屋……我被從林中發出的急促的聲響所驚醒後，就在屋前的平地上，以無言的喜悅迎接那萬縷金光，諦聽林間鳥的晨唱，而鴿子，牠們以矯捷的姿態在松林之上翻翔，作種種新穎而令人欣羨的巡遊。那留在鴿舍中的鴿子，也以一種甜蜜的聲響歡迎着牠們的回來，這

種幸福而貼貼之聲正如情話的稱語，使養鴿者悲切，忘却使失去了累次的人倍增切切之感。

這些鴿子的啼聲和翻翔的姿態，常把我帶回到一個失去了的世界中去，使我想起我的故鄉和我父親所疼愛的鴿子。

我的父親最喜歡鴿子。這種鴿子他一生所飼養的，估計起來，繁衍傳佈總在千數以上。他的愛好牠們，遠過於愛我，因為我會因為鴿子而挨過打罵，而鴿子却沒有因為把糞撒到父親和別人的頭上而遭過咀咒或任何的責罰。在我的家裏從來沒有一只鴿子被虐待過。牠們生活我們的家庭裏有如一些被供奉得始終不弛的寶貴一樣，我的父親用去的時候，從來不忘記調劑我們照呼鴿子的飼料，同時還把我們照料鴿子的成績，作為他回來後獎給糖果數量的考成標準。我和我的弟弟曾因此而獲獎，使我們這些小孩子培養鴿子之可親；也會因此而獲獎，使我們不禁悻悻於鴿子之可厭。

然而這些小精靈，却以一種出奇的惹人憐愛之態，纏繞着我們的父親，每當他老人家去餵牠們的時候，牠們像無精氣的小孩圍集一個和羈的老人似的，都飛到他的跟前來，父親的嘴裏唧唧地響着，這是一種名義的讚說，

牠們爭先飛到他身上，有的甚至飛到他的肩

上，有的竟飛到他的手腕上，向他攤開的手掌心中啄穀子或吃麥，有時他順手摸了一個鴿子，牠便咕咕地叫着，翻展而安穩地坐在父親的懷之中，父親就在右膝動它的頸子，察看牠的眼睛，並展開牠的翅膀，計算大羽毛管的數目，隨後他用一種似讚嘆似讚美的聲調，對我們說：

「這小東西放南京是準定根（快）的呢！」

父親常常邀請鴿子作一種短程或長途的旅行，所有的鴿子有很多都會到過蘇州、杭州、松江、上海、蘇州、蘇州，讓牠們自行飛回牠們的巢穴，最遠的還到過離開我們故鄉有一千幾百里的南京。在這些鴿子中間，各有牠們的雅號，有的叫「包龍圖」，有的叫「小南京」，有的叫「銀砂眼」……牠們的雅號是由於牠們的毛色，眼睛，腳爪，或是牠們所曾到過的地方而各異，在我們看來，這些鴿子似乎全是一個樣子的，正像一個鄉下佬看外國人全是秀眼高鼻白皮膚的傢伙；可是父親却帶一眼就看出這只鴿子叫什麼，那只鴿子叫什麼，好像他看我們這些子女一樣熟悉，決不會認錯。

像父親這樣對鴿子的癖好，我們兄弟四人

中只有三弟有點兒像他，他是一個半癡癡的、
厚臉的少年（瞎了一只眼睛）沒有什麼嗜好，
又不大喜歡和別人在一起玩，只常常在宿舍
底下呆著看書。後來父親出去的時候，他覺
得把錢子付託給三弟，比付託給任何人來得安
當，而且以後就是他老人家在家的時候，餵飼
料，換洗滌水等工作也時常很放心地叫三弟來
參與了，只有三弟他能夠象父親一樣地叫得出
每一只錢子的名字，並且和錢子們無猜忌地生
活在一起。他和父親在一處眉飛色舞地討論這
只那只錢子的長劣，在這種的時候，他脫盡了
平時沉默寡言的樣子，以一種熱中的態度從事
考評，而父親呢，也以同志來期許他，有時個
首稱可，有時利用一種老前輩導後進的熱忱
來糾正他。

誰也不能預料到的災難，在錢子們當然也
是不會預料到的。然而不幸的一天終於來到：
生活在我的故園中的那群錢子家庭，隨着我
的故園的破毀而破毀了。那群錢子的不幸的
子孫像他們的主人一樣，遭受着出不窮的災殃
和取滅流離的痛苦。

我記得那一天是民國二十六年（舊曆十月
初三日），蠻無人道的軍軍從杭州進陸，家鄉
從此淪陷，那天晚上我們全家倉卒出亡，把一
切都拋棄掉，可憐的錢子也被遺棄了。在那種
日子中，叔父被殺，重慶過了半個月，我們才
回到家裏。

然而，何處是我們的家呢？

鋼鐵是斷垣殘壁，磚牆是瓦礫堆，那大
天井的圍牆也倒塌了，鴿舍也不見影蹤了。母
親坐在階石上哭哭啼啼，父親沉湎於無一語
，我們像從噩夢中剛醒來的人，淚心還在夢
中，也渴望我們是在夢中。直到聽到那第一聲
危立的高牆上，忽然傳來一陣咕咕咕咕的啾啾
的啼聲，父親回頭看了一看，茫然像瘋了似的
奔去，轟在那牆上孩子似地哭起來：

在那危牆上，我們全都看見了，有五只鴿
子高高地歇在上面。牠們的啼聲，使我們聽了
感到如同一種斷腸的悲泣，配襯在那樣的一個
背景裏，格外刺心。……那絕不是夢呢！

父親不久又寧靜下來，叫我們去找了一些
穀子餵它們吃。他老人家依舊用那種親暱的嗚
嗚嗚嗚的喚聲招呼着牠們，可是牠們却對牠們
警地望望，並不飛下來啄食。父親又叫我們大
家捧得這些，但這樣做也不能動誘鴿子下來啄
食我們所餵的飼料……於是我們明白這些劫後
的小生命，牠們因為目睹了人類的野蠻的獸性
的行爲，在這種極度的暴行，以此已喪失了對所
有人類的信任，甚至對以會對牠們曾是一隻
者」的主人，亦不復能加以信任了！

自從那天之後，我們天天從附近的鄉間出
來整理破爛的磚瓦，天天看見那五只鴿子停在
那破危牆上，牠們從不吃我們的飼料，三弟嘗
牠們找了一只舊木箱，拴在牆上，打算讓牠們
在這懸崖峭壁之間建立一個新的臨時家園，但
是牠們堅不接受，不論是下雨還是天晴，牠們

只是失神地停在那危牆上，縮着頸子，咕咕咕
咕地悲啼着，我們有時故意很響地拍着手去驚
動牠們，好讓牠們飛到田野去找一點食物，我
們擔心牠們會餓死。

直到好幾天之後，這僅有的五只鴿子忽
逐漸缺少了。起先少了一只，過了二天，又少
了一只，再過了二三天，最後的兩只鴿子也失
蹤了。父親嘆着氣說，牠們一定是在「打食」
的時候，給那下人擄去了，要不然，怕是死在
老鷹和貓頭鷹的喙下吧。不論牠們的遭遇怎樣
，總之，牠們從此不回來來了。

現在，從那個日子到現在，不覺又是六年
了。父親已經在愁苦中鬱鬱死去，我呢，爲了
呼吸自由，爲了追求光明，爲了盡我無可辭
的罪惡的責任，把母親和三弟拋棄在家裏，這
離了故井，在這紛擾的山谷間忍受那可怕的惡
性傳染的威脅，和深而且刺的心的創痛。最近
母親寫信說：三弟近在一家米行做事，帶了
一條款子歸來，被僱軍搶去，還說他是私販鴉
片的，把他打斷了幾根筋骨，現在躺在家裏吐
血……

我看見了這些在草屋前面飛動的小鴿子，
聽到了牠們咕咕咕咕的發人心曠令人魂斷的啼
聲，我就再不能管住我的思想，牠把牠們帶到
我的故園，使我又看見了我的憂鬱憔悴的已死
的父親，淚眼昏花含恨無訴的老母，橫遭摧殘
顛轉枕席的三弟，以及那被遺棄在我的故園中
由而無歸地生活過的鴿子。

豆般的穀粒

馬 專

——舊中國活報之一——

我要說考實情，說給大家聽，我的第一篇創作今天還沒有發表，因為這篇創作不是寫在紙上，他不是寫在竹片上，也不是寫在樹葉上，更不是寫在茅廁裏的牆壁上，却是正正經經地寫在土地上面的。我說的這土地，就是我們住在它上面的土地，並不是在天堂上面的土地。

這個創作的故事是發生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場合：

我的家鄉是在南中國的一個很豐饒的省份裏，它有很多的山，這些山有的又高又大，大到你的眼睛看不齊。這些山在長着異常茂盛的樹林，竹叢，還養着不少的飛禽走獸；有的山裏還有很多的礦產，還有更多的煤礦。據一位日本專家的估計，單就我們的那個縣境之內，就埋藏着足供全世界三十年用的煤礦。

在這些高山的高山的裏面，就有着這裏一個那裏一個的村落，它們之間那時的交通就是這樣一條小小的山道，石子路，兩塊木板搭起來的木橋等等。有的地方的道路，甚至兩個村子連在路上，一個必須伏在地上，另一個必須頭顱後仰從他的身上跨過去。你從這個村落到

那個村落去，有時你要翻過十幾個山頭，有時在山坡下走，有時又登山頂，而又往山坡下走，翻過好多小橋，踏過沒有橋的小溪，步過彎彎曲曲的田壟，從羊羣，鴨隊，牛肚子旁走過去，於是才走到你要到的那個村落裏。你到了這個村落，却不一定可以說你的本鄉話，因為這個村落雖然離開你住的那個村落也許不上百里路，你却不可以用着你的本鄉話了，却必須注意喉音的呼喚了，這樣才算是親密，不算生疏的外鄉人了。假如乙村的老四，討了甲村五大媽的大兒媳婦，這兩口子要成爲真正的知心，要培養了第一個小孩子，彼此總算才學會了大家慣說的話。通常這是女的說男家這邊的話；可是兩個人吵起嘴來，女的總是用她本鄉的話罵男家，因爲這樣一來，別人家就不一定聽懂了。也許女的罵男的一聲「烏龜」，而人家却聽爲「富貴」了。

這些村裏的居民，他們大多數是農民，他們安分得就有如他們自己的家畜。而他們的家也安分得和他們的主人完全一樣。他們甚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太陽還沒有出來，他們的夢早就完結了。且先到田裏去幹一場

，待到太陽從山頭出來了，他才放下了工，把褲帶拉緊着，回到家裏，一看，老雞已經把熱水準備好了，早飯也煮好了；往畜牧房一看，雞已經喂過了，母雞也早已從欄裏放出來，飛上那窩裏下蛋了。於是掃過雞，就坐在飯桌前邊了。

太陽爬過了山頭，男男女女都來到農作物裏去了。東西南北都是山，山坡下是做梯狀的山田，從山田下來，就是村落和溪流，肥沃的黑土裏的水田就從村落裏流連着往山田。山田裏種的是什麼，水田裏種的是水稻。山田和水田裏充滿着工作的呼吸，大地和人們的呼吸。於是熱的汗從臉上掉在土地上了，眼裏也發出那乾涸的喉嚨了：

妹妹呀，妹妹，
哥哥的汗呀，
流在自家的地裏，
哥哥的心呀，
掉落在你那邊呀，
就在你的腳下，
就在你的腳下呀！
在你的田裏呀……

不要鬧它，
不要鬧它呀……

哥哥呀，哥哥，

妹妹的田呀，

年年都收了好收成呀，

多謝你的心呀，

這兒已經長了個大南瓜呀，

大南瓜呀，

你從未見過，

我自家兒就搬不動呀，

你過來幫一手呀，

你過來幫一手呀！……

年輕小伙子，

不要專開心，

「早七」晚三呀，

不折又不扣，

完盡納稅呀，

麻繩又抽錢，

一年到頭呀，

流完了汗呀，

拉完了屎呀，

剩下一骨頭呀，

埋到山裏呀，

埋到山裏呀……

白

……在這些歌裏，南瓜熟了，嬰兒養下來了，小孩子長成了，而且開始知道思索了。就在這個時候，就在我知道思索的時候，父親告訴我：

「嘿！爸爸種的田總是那麼些，頂好的收成時光，也只能拖過去；現在，你長大了，你要讀書去了，你的弟弟呀，你的妹妹呀，他們也要長大起來，也要讀書去了。爸爸媽媽都要給你們讀書去了，人多了，錢也用得多了；米也不够吃了……」

我的父親這個時候是一個佃農，他種了做過廣東省實安縣知事的寶祥爺的田，他還種了外鄉郭至深大地主的田地。一年收種兩次，早季納七成租谷，晚季納三成租谷，合起來算就是田主佃戶各得一半。父親只有兩隻手，而家裏吃飯的人却一年一年地增加起來了。

「……米就不够吃了；現在我們要想別的辦法了。」

我也就想別的辦法了。我說：

「爸爸！我們有辦法的。我長大了，我也種你那麼多的田，於是我們就吃不完。」

「你長大了，你就知道你的辦法是不對的。而且到甚麼時候你才學得起鋤呢？你看你那兩隻手呀，人家抓在手裏一扭，就要把你的筋抽出來的。」

父親愁悶着。我也愁悶着。媽媽晚上做人家的麻袋裏來的紙砲壳，做到三更半夜，也是愁悶着。

一五

有一天，父親很愉快了。媽媽也很愉快了。一定是父親給媽媽說過甚麼好話了。果然，黃昏時分，父親從田地裏回來了。他就帶我到厝角邊的後門口，拚着一坵小小的水田告訴我：

「到下半年，我們就有豆殼大的穀粒了，那時我們種的田裏就長成三倍的穀子來了。那時我們就富有了。你讀書去了，家裏也造了新房子了，買了水牛，也買了奶牛了。給你天天吃牛奶，你就像個肥胖的人丁。」

我的腦壳就突然漲大起來，新房子啦，水牛啦，奶牛啦，就進我的腦壳裏來了。我的頭壳就沉重起來，就靠在父親的腿上，抬着頭注視着父親了。父親就很慈愛地俯下身來，低聲地告訴我：

「這是爸爸昨晚想起來的，只有你的媽媽知道，別的人們都不知道的。你要答應我不告訴別人，我就說給你聽。」

「自然，」我叫道：「我決不說的。」

「你看！父親攪弄那坵小小的水田說這：『你看，本來秧苗是隔一尺左右種一把的，現在我在這水田裏每隔三尺種一把；本來是下三次肥料的，我就打算下三倍的肥料；本來是種它三次的，我就來多種它幾回。這樣，當然呀，這些秧苗就要比平常的稻子長得三倍高大，那時結的穀粒就不過平常的穀粒了，那時結的穀粒就比平常的豆殼大。爸就用這豆殼大的穀粒做種子，下半年所有的水田裏都要用這種子種。」

……

出豆般的穀粒來了，於是我們登完租穀納了糧，銀錢剩下許多的穀子。於是我們富有了，我們將有新房子，也買了水牛，也有了牛奶了。你就去讀書，你就天天吃牛奶了。」

「爸爸！我就像個肥胖的人了！」
「是的，那時爸爸就太富了！人家不敢欺負我們了。」

我們的家裏充滿幸福的希望。父親天未亮就偷偷地去那小小的水田裏下肥料去了。因為每逢我早晨一醒來不見了父親時，母親就告訴我說：

「早起的，他就到那裏去了！自然是到那裏去了。」

於是我實在也睡不著了，也就絕早地起了床。

這是個小小的水田，它是在我的厝角邊。一邊是着田橋，一邊是着石子小路，一邊和別人家的田接連着。它就像一塊大大的三角板，一邊不上五步路，究竟有多大，我沒有算過幾何三角，我實在是說不出來。我父親在運田裏種了那幾把秧苗之後，鄰近有了謠言了：

「南松行一定是從甚麼地方學了道了。」
不管人家說的甚麼話，我都一一記在心裏，深深地要記牢父親的話，我決意要幫助父親。你們自然會得到，我一天要到那小小的田裏幾回。過早我就要跑到那裏撒下第一回糞尿，晚上就要偷偷地把作肥料用的煙卷子，在每一把秧苗的根都埋藏下去，偷偷地在池塘裏洗

過脚，回到家裏就爬上床去，整夜地夢着那些秧苗長成了，它結出三倍大的穀粒了，在那豆般的穀粒上面，有了新的房子，也有了水牛，有了一切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到別的水田裏的秧苗已經快要結成穗子時，我們這小小的水田裏的秧苗果然長得高大些。它的葉子綠得黑油油，露珠停在葉上打滾，也要滾得你眼花。我們看那綠得黑油油的葉子裏面已經有着肥大的穗包，我們預料到它長出來的一定是豆般的穀粒。父親叫道：

「看吧！過幾天，人家就要證明我確是學了道了。他們要知道我們神仙幫助了！人們將不敢欺負我們了。」

這幾天是異常的悶悶，一天就比一年還久長，我總是整天地在這小小的田地周圍守着，有一片葉子給蟲咬斷了，我就聚精會神地去找那可恨的害蟲，我找到牠，就把牠放在石子上，提起腳後跟，重重地踏下去，於是石子上就只剩下堆深藍色的黏漿了。我甚至於禁止胡蝶停留在葉子上，我雖然捉弄牠不著，但總得要牠忍耐不住的，牠就憤怒地飛開去了。我是一心一意地看著我的稻子。晝昏時光了，太陽快要落到山後面去了，她不得不對我表示親悅，她要把我的稻子吻得發出金光來，連我的眼睛裏也發出火光來了。晚上，我要留在厝角的牆邊，從黑暗中留意着稻田裏的動靜。一陣風吹過了，稻田裏發出沙沙的聲響，我知道

我的稻子一定是在快樂得搖搖擺擺了。我的心裏多快活啊……

不知何時，父親早已站在背後了，他默默地抱住了我的脚，撫摸着他那瘦瘦的脚，把我的額伏在他的膝上。於是父親就跪在地上，把我的頭撫摸着，就像我的頭是一粒穀粒似的。於是母親在家等得不耐煩了，她的聲音就突然從我們的背後發出來：

「回家睡覺去吧。豆般的穀粒準會有下。觀看菩薩前我已告訴過多次了，天子顯靈我也捐了二斤油了。我們心裏想着的心事，神靈當然完全明白了。我們從來不做虧心事，神靈不會沒有眼睛的。豆般的穀粒準會有下。現在回家睡覺去吧。」

過了幾天，那悶在穗包裏的種子就像那穗包開穗包。果然與往常的種子不同，往常的種子起初總是朝天抬着頭的，到穀殼裏的白色的液漿豐滿時才傾斜下來，液漿成了米粒時這才倒掛下來，成熟了。而我們的種子衝開了穗包就沉重地傾着，於是父親叫道：

「看呀！這準準要結成豆般的穀粒了；不然不會這樣沉重的。我們將要有新的房子了，也將有牛奶了……」

「爸爸！我將要像個肥胖的人了！」
不上幾天，謠言傳得更厲害了。說我的父親真的學了道，他種了與眾不同的稻子了。傳是我們都不說一句話，只生怕人家盜取了我們

新書
評介

讀「南洋風雨」

立
偉

在象徵着饑饉和恐怖的大陽旗下，我南洋地區的同胞們是慘苦的，然而更慘苦的卻還有河一敵寇所佔據的南洋羣島的僑胞們，因為那些羣島的周圍全是無情的海洋，在太平洋戰爭進行期間，當地的僑胞們甚至連音訊也和祖國完全隔絕了。

我時常掛念着那邊我所熟識的許多親友以及一般的愛國僑胞。當馬寧先生所著的「南洋風雨」脫稿的時候，我使用最親切的心情把那原稿從頭到尾細讀了一遍。我受了深深的感動。我敬佩着那些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之下，幹過艱苦的教育工作，使僑胞的愛國思想普遍發展的學校教師，以及那些爲了救國運動坐過牢受過刑的愛國青年。我咀嚼着那些用了種種手段殘害過民衆的貪婪勢利的殖民地官吏以及那些謀殺了人命還向死者遺族敲詐的殖民地醫生。我同情着那些在森林膠園裏流着血汗的不相稱的苦工們。我覺得這部文藝作品是充滿着熱情和真實性的。

作者馬寧先生在南洋羣島住過多年，不但熟悉着當地華僑社會的生活，而且對於馬來民族也有着深切的了解，因爲在南洋各民族的解放運動中間，他實際上是幹過先驅工作的。「南洋風雨」是他在南洋羣島居留期間的回憶錄，有着報告文學的性質，其中他就自己在當地所親歷的種種，用優美的文辭筆調描寫出來。有的是重要的大事，雖在世界歷史記錄上也有着永久存在的價值，可是由於殖民地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我們直到這本書出來以後，方才明白了那些事件的一點真相。有的是作者所接觸的零碎小事，那些小事雖然似乎無關重要，卻也真正反映了世界經濟恐慌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在南洋社會中間所引起的重大的轉變。這轉變我相信在南洋羣島未來的命運上是有決定的意義的。

這是怎麼一種轉變呢？一句話就是：嚴酷的時代已經使南洋殖民地的一切人民由覺醒而團結起來了。這團結的力量是無比地偉大的。我們從「南洋風雨」裏所描寫的一二八戰事期間種種僑胞團結放被捕華僑的羣衆運動的場面可以得到具體的證明：

「中央警察局的機關早已下了鎖了，那一丈多高的機關在羣衆緊密的包圍下，顯得畏怯的失掉了光輝；憤怒的羣衆抓住鐵桿站在機關底下的水門汀牆壁上。只見警察在牆上徘徊着，在牆下的走道裏是無數的馬來警察，防守在門裏面的是武裝的馬來警察。」

——關於釋放華僑！

的穀種去。三更半夜，父親有時會把我指在懷裏，像在夢中似的念念不已：

「豆穀的穀粒啦……」

但是，最後的一天終於來臨了，幾乎全鄉的人都圍攔到我們的小小的稻田周圍來了。而且用着各色各樣不入耳的話來批論了。並不是因爲已經放飽了豆穀大穀粒，却是那綠油油的稻子，因爲枝葉過於茂盛肥大的緣故，穗子還沒有結成穀粒就倒落在水田裏了，稻子也破裂了，全都倒落在水田裏來了。真是多麼意外的事呵……

又是黃昏時光了，父親留在那小小的水田邊，蹲在那石子路上，把高擡的掌心托住他那尖小的下巴，傾斜着他的細小的頭顱，睜着一條條細細的眼睛。這時誰也不來管我們的閒事了，只有我和父親的影子倒映在田裏，影子在那倒着的稻子上；可恨的太陽，她這最後的一點情面也不給，把我們的影子藏過了，反留下一個逐漸逼近來的黑影。於是父親伸出他的瘦削的手抓住我的耳朵，告訴我說：

「聽吧！聽着我的話！田裏究竟種不出豆穀的穀粒，我們沒有，人家也不會有。我們窮人終究是不能够靠種過日子。」

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篇創作，我參加我的父親的創作的過程。這篇創作正是正正地地寫在大地上面的。

這是全亞細亞共同的前途。

……官下。馬。警察突圍——圍攻警署。
突然，一位華僑爬上了領事坐來的小汽車頂上，他站在上面，用馬來語叫道：

——我們是愛國的華僑，我們反對日本強盜進取我們的國土！我們慶祝日本皇儲即位！
——我們沒有罪！

接着又一個又一個地上去，羣衆自發的演說家們，他一句我一句，用他們生平所知道的馬來語，用一個一個的單字拼成了革命的語言，吶喊着。

警察持槍的馬來警士感動地放下了武器，他們給警官的回答是沈默的立正。

於是很大的聲浪衝激雲霄了！

——馬來人中國人攪起手來！
中央警察官的電話響了，他們去召集皇家警察——印度孟加里警察。

……馬來人的浪潮中穿過，憤怒的華僑大眾又用各種出色的語言吶喊着，每一隻馬的周圍是數不清的人的頭人的臂。有的人手裏舉着的是一本皇家英文課本，有的人手裏舉着的是臨時拆散下來的腳踏車零件，屠戶手裏有屠刀，小販手裏有扁担，有的手裏是皮鞋，有的手裏是本紙，有的是赤手空拳；雷鳴般的吶喊着，天空震動着，地面欲裂了。

雄偉的孟加里，印度人的孟加里……他們給這偉大的巨響的回答是不進也不退，不哭也不笑，是鐵化的人像，是釋迦牟尼的莊嚴的化身。

——印度人中國人馬來人聯合起來。

……終於是馬來亞的真正武裝出現了。他們是蘇格蘭騎兵……
全副武裝的蘇格蘭騎兵隊沒有辦法衝開羣衆的鋼鐵鐵壁，羣衆愈憤怒，羣衆愈英勇，羣衆離陣，十幾萬的華僑市民的力量，不是威武所能屈，不是槍彈所能屈服……

那裏有這樣的傻瓜，敢在這樣正義的這樣團結的大衆面前舉起武器，他們知道他們是會粉身碎骨的，連他們的坐騎都會骨肉不剩呀。整個殖民地是炸彈，一燃就爆發的呀！

然而殖民地的統治者卻故意抹煞了民衆有不可抗的力量這一種鐵的事實。他們甯願讓侵略的特務網密布在羣衆上，來危害他們的統治權，卻不肯把壓迫民衆的手腕放鬆一點，使民衆變成自衛的力量。他們那一種以假借主義爲本質的保守政策終於收到了最大的惡果。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用閃電的方式把那些資源豐富的熱帶殖民地搶了去了。

現在同盟國正爲消滅共同敵人而並肩作戰。這次戰爭的目標是明明白白的：「奪得一切民衆的自由和民主。」可是國際的政治家們卻有不少人似乎還以爲科學武器的力量大過了人民羣衆團結的力量，不肯承認殖民地人民要求真正解放的絕對的權利。我想這種觀念和態度必然要解決不了最後的殖民地問題的。「南洋風雨」就使我更有這樣的確信。

自 導

風土記

內江的糖業

——續 錦——

雖是四川最大工業之一，然而內江的糖業在四川也同樣的著名。

四川產糖區域廣達四十三縣，巴有悠久的歷史，每年產糖數量的三萬萬担，而以內江周圍田較多，產糖豐富，又因爲水陸交通便利，內江就成爲川省糖業中心了。

中國大多數事業都是聽其自然自滅的，糖業自亦不例外。關於甘蔗種植，老百姓還是默守成規，下了蔗種就只知道露天吃飯，盼望一個好收成，至於借種改良等是完全不講的。幸而四川省農林改進所在內江設有甘蔗改良場，除研究本省各種品種外，還借來爪哇、印度、美國、菲律賓等，菲律賓、廣東等地的蔗種試驗，其成績優良的如爪哇蔗PONSIN和印度蔗TONGS已在本省大量推廣，農民亦已借種。該場除了推廣優良蔗種外，對蔗種栽培，病蟲害之防治，及其他研究工作亦不遺餘力，確對糖業事業貢獻殊大。內江省中一帶製糖多用土法，製糖之程序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一）榨蔗——用石碾一對，以牛三只或四只拖曳，甘蔗置於兩碾之間運壓，壓成之蔗汁由石碾流入「渣桶」，青渣作坊每日約可榨蔗一六〇〇〇斤至一七〇〇〇斤，（如用機械榨蔗，產量

（可大大增加），糖廠工作多在二八角亭內進行此為製糖的第一步工作；（二）熬糖——用黃糖約糖灶，有鍋七八只，頭二兩鍋為「泡鍋」用以煮蔗汁，後數鍋為熬糖鍋，分渣清（加石灰），熬煉，結晶等數種步驟，蔗汁經過相當時間熬成糖清後，盛入「漏鉢」（口徑尺餘）中，熬糖之端俗稱「糖房」，此為製糖之第二步工作；（三）分蜜——糖房成之糖清盛入漏鉢，俟其凝結後，另敷黃泥於鉢上，下置「漏罐」，糖蜜徐徐由鉢入罐，此即所謂「分蜜」工作，工作之場所俗稱「漏棚」。成糖一次須經過十五日左右，屆時再將漏鉢上所敷黃泥除去，下面即是一層「白糖」。漏罐內糖蜜仍可轉質成二次糖清，此為製糖之第三步工作。

• 第一次糖清將漏鉢注入漏罐者，名為「原水」，二次三次糖清注入漏罐者，名為「二三泥水」，次項泥水和以時蜜，可再「上漏」（即放進漏鉢），最後為「滲水」，因成本關係，糖坊已不再「上漏」，退而成為製造「酒精」的原料。此種土法製糖工作甚為簡陋，但尚合乎科學原理，全國土法製糖工業，還算內資一帶最發達最良呢！

尾或細紗製成），濾出，約十五分鐘即可製成白糖，此即竹筒漏糖分蜜者，茲略述使用機心後之優點於後：

一、製出白糖，量高，價廉，且用土法分蜜，每次白糖產量不多，且能損甚大，機心機由糖清濾糖可出白糖四成或五成，土法僅能出三成，新法分蜜可用淋水洗滌，製成之糖色光潔，顆粒亦較土法為大。

二、製糖時間迅速——糖清冷卻後由機心機搖製，十五分鐘左右即可出糖，土法須十五日左右。

三、設備簡單，使用便利——土法製糖須有漏棚，漏鉢，漏罐，不但糜費，且需築空間安置，新式之機心機則使用簡便（可以用動力亦可以用人力）搬移亦極便利。

製糖副產品，如蔗渣，所含纖維豐富，為造紙極好原料，「滲水」（糖蜜轉製白糖，由漏鉢底部小孔流出之水）又是製造酒精，酒精，代汽油的原料，製糖工業原是利益甚厚，而可以充分發展的工業，可是聞名全國的內江製糖工業，不但技術落後，而且基礎亦非常脆弱。目前內江的繁榮，大家都知道，它一半靠交通的方便，一半是由於產糖的原故，可是這種繁榮真像建築在沙上的塔，經不起一陣風就會傾倒的。

在糧價高漲的今日，種蔗之利益遠不如種稻之製糖的原料——甘蔗，產量逐漸在減少。至於負責研究和改進工作的農業改進所甘蔗改良場，它的工作已有顯著的成績，過去幾年的經費是沒有問題的，後來經費一脫離了，現在就是一個「脫班」，所爭得的經費早已不敷應用，該所同人不堪生活壓迫的，早已改行，等而該所尚有一「餘勇可敵」的同人，否則這樣一個提襟肘見的局面，也就難以支撐了。

農村經濟的貧窮是大家知道的，都市的貧困原來不會離開都市，現在因為活動受了限制，轉而經濟貧困的農村進攻了，茶館裏的士紳們，當地的銀行以及農莊以高利貸予農民，農民在重利的剝削下所負擔的利息至少在六分以上，去年某一時期竟高至十二分以上，這種慘痛的高利貸剝削，只有使農民瀕於破產了。

比較新式的糖廠，在內江有中國糖廠，糖廠，它的產量和高質在當地是首屈一指的，然而人事管理和機器補充修配的困難却限制了這新興工業的發展。

因為戰時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川糖產有供不應求的現象，其結果是產區貨積如山，無法運出，糖商資金大都束結，糖的損費，成爲著眼現象，而銷糖區域因爲不暢，求過於供，價格飛漲。

自從食糖實行專賣後，我們除了可以在報紙上看到一點關於「專賣利益」的數字外，還聽得一片糖價高漲之聲，其真實效似乎還看不到，記得當局曾經說過：

「在糖尚未受政府扶植的時候，種植甘蔗，甜菜以及製糖者，因其方法未加改善，質量均差，兼受高利貸的影響，因而使成本增加。但在實行專賣之後，凡此種種弊病均可一掃而空。譬如，如何選擇品種，如何改良製法，政府當局可從延請專家前往指導，幫助蔗戶增加產量，提高品質，而使成本可以減輕，銷路可以暢達。」

這樣的管制糖業，我們認爲是確實而切實的。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糖是特種消費品，而不是必需品，如果管制不得其法，不從根本上設想，不但會影響糖業，且將使消費者減少消費，蔗農降低其生產數量！

研究英印關係之專著
英國與印度

儲安平著 每册國幣十五元

本書主旨在考察一六〇〇至一九四三年間之英印關係。不僅就過去英印歷史關係加以扼要之敘述，並進而就各有關問題及未來局勢作偵審之研究。首述東印度公司如何滅亡印度，以及此殖民公司何以終又消滅？次述印度民族運動演變之背景，印人對於各次「印度政府法」之爭執，以至於克利浦斯訪印之行何以終於失敗？最後敘述英國能否允許印度獨立？印度能否在外交上得到實效的援助？甘地政府之評價若何？在何種原則下印度始能獲得獨立？對於上述各問題，本書著者均徵引翔實之史料詳加解釋，並予以客觀而欲肯之評斷。其有助於讀者之明瞭英印關係，非淺細也。



戀愛·結婚·家庭

宗魯·宗誠·陳游合著

每册國幣十三元

戀愛·結婚與組織家庭是極平常的事，但也是生活的極重要的一部份。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為這些問題所苦惱。坊間有許多講戀愛婚姻的書本，但大多投人所好，講求戀愛的方法，如怎樣誇耀你自己以獲得愛情的俘虜之類，這些書本，對於青年朋友可以說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一戀愛·結婚與家庭」一書，以新穎的見解與細膩的筆致，將戀愛·結婚與組織家庭問題作一明確而扼要的敘述，使青年朋友對此極複雜的問題，有個明確的認識，從而解決若干切身的問題。青年朋友讀此一書，必獲益不鮮。

西北問題

張其昀 盧溫甫著
任美鏗

每册定價國幣十一元。

西北半壁為高原與高山區域，雖農墾移民較有限度，而林牧礦藏，希羅無窮，在國防上尤有重要關係。現在建設西北已為舉國上下認為建國時期中之一項重要工作，此項工作，洵屬目今之要圖。惟欲促進建設，必須就其地理環境，因勢利導，方能事半功倍。本書係史地專家張其昀、盧溫甫、任美鏗三教授集體研究之作，對於西北之地理環境與經濟建設，以及雨量溫度農墾等問題，均有縝密之探討，凡所建言，悉本實地之觀察，積久之研究，故語必徵信，足供國人參鏡，並備當局採擇，洵注意西北問題者之最好參考資料也。

桂林科學書店印行
桂林：西門路七十六號

讀者
自學月刊

徵求自由定戶

代辦全國
圖書雜誌

本店設有函購部專
為外埠讀者代辦新書
雜誌，手續簡便，辦理
迅速。

來函請址以正楷寫明

- 一、本店歡迎讀者惠顧訂閱本誌，但在戰時原料工價漲落不定，暫不長期預定，只預定半年及收受自由定戶。
- 二、自由定戶繳款數目不拘，但最少須先繳國幣三十元。
- 三、凡直接向本店定閱本誌之自由定戶，採辦華華書店出版之書刊，得享九折之優待。
- 四、本店接到定戶之來款時，即給收據。以後每期雜誌出版當儘先寄發。
- 五、自由定戶如恐雜誌中途遺失而須本店掛號寄遞者，請予照函時聲明，掛號郵費由定戶負擔。
- 六、惠顧函請逕寄桂林環湖北路二十四號華華書店。

本刊創刊號要目

創刊的話.....	編者	漢華漁生
我的自學小史(一).....	編者	張仲友
我們怎樣觀察戰局.....	編者	張仲友
什麼是「日本軍閥法西斯」.....	編者	張仲友
思想怎樣產生的.....	編者	張仲友
漫談讀報.....	編者	張仲友
自學算術的報告.....	編者	張仲友
國文自習談.....	編者	張仲友
受贖買之話.....	編者	張仲友
說通貨膨脹.....	編者	張仲友
瘧原由的故事.....	編者	張仲友
學習的故事.....	編者	張仲友
王陽明的學習方法.....	編者	張仲友
怎樣培養良好的教師.....	編者	張仲友
談抄襲.....	編者	張仲友
關於寫作題材.....	編者	張仲友
立志.....	編者	張仲友
古詩今譯.....	編者	張仲友
萬年寶(隨筆).....	編者	張仲友
鮮紅的花(書評).....	編者	張仲友
假如我有一個母親.....	編者	張仲友
聚寶燈(中篇童話).....	編者	張仲友
國際小辭典.....	編者	張仲友

自學雜誌社印行 華華書店總經理

桂林環湖北路第二十四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四四八號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登記證警字第一八九號
本刊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雜誌